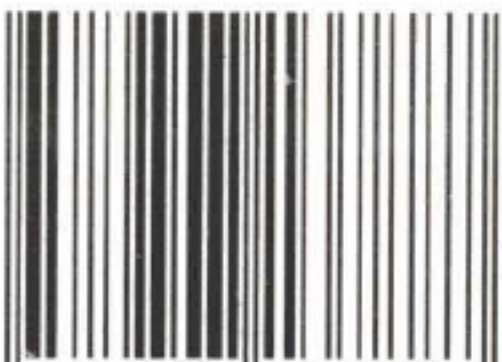


荒人之手記

朱天文

ISBN 978-7-80713-788-7



9 787807 137887 >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http://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http://www.amazon.cn)

定价：25.00 元

[247.57

385

芸川人筆記

朱天文

山東畫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荒人手记 / 朱天文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5 (2009.10 重印)

ISBN 978-7-80713-788-7

I. 荒…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8165 号

封面题签 朱天文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mailto: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48×210毫米

9.5 印张 2 插页 12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20000—2500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文学



# 目 录

## 荒人手记

## 附录

- 奢靡的实践 213
- 来自远方的眼光 216
- 废墟里的新天使 229
- 神姬之舞 黄锦树 236

# 1

这是颓废的年代，这是预言的年代。我与它牢牢的绑在一起，沉到最低，最底了。

我以我赤裸之身做为人界所可接受最败伦德行的底线。在我之上，从黑暗到光亮，人欲纵横，色相驰骋。在我之下，除了深渊，还是深渊。但既然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天堂，自然也不存在有地狱。是的在我之下，那不是魔界。那只是，只是永远永远无法测试的，深渊。

止于此，止于我。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到此为止。

我已来到四十岁人界的盛年期，可是何以我已历经了生老病死一个人类命定必须经过的全部行程，形同槁木。

有谁说，养心如槁木死灰，又使槁木如萌芽。我却不是。我也不是弘一法师那样，他用他前半生繁华旖旎的色境做成水露，供养他后半生了寂无色的花枝。

我想我是，当我以前恐惧一次次飞蛾扑火的情欲袭卷来时，以及情欲过后如死亡般的孤独，我害怕极了面对那种孤独。而现在，我只不过是能够跟孤独共处。安详的与孤独同生同灭，平视着死亡的脸孔，我便不再恐惧。

## 2

我兼程飞抵东京，换青梅线到福生，福生病院里见到凹陷在床褥之中的阿尧，和他一起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五天。我依旧会说，爱滋诚可怖，孤独价更高。

阿尧在托带给我的录影带里跟示威群众呼喊手势，“Act up, Fight back, Fight AIDS”，未曾打动我，说服我。他相信组织和运动，我却悲观得从不参加任何三人以上的会谈，嘉宝说，让我独自一人。我废然道，世界最好把我忘了罢。阿尧勇猛迎战爱滋，生命像沙漏眼看它流光，我恍见萤光幕上乌贼如恒河沙数来不及的盲乱交配把海水都焯成霞红，好像

阿尧无法履饱的杂交的一生。

我得出去走走，阿尧的母亲端坐床边睡着了，密闭窗外是无声的台风雨。阿尧待人热络多情，而把所有的乱暴都发在他母亲身上。我始终厌恶他用坦白不遮蔽的态度对他母亲，堂皇将情人带回家，我说阿尧，房子不是你的地。我们屡次为了这种事斗气，我怪他侵犯别人的感觉，加诸他母亲，则根本是拿着利器在不断戳戮一只没有防卫能力的无壳蜗牛。我说阿尧，我们的世界，狂野又荒凉，妈妈她一辈子不会理解的。不是不愿意，是不能。不能的，一般人都不能，他们秩序的宇宙是也很脆弱的啊。

永无结果的争辩，花落人亡两不知。注定了，与时间拔河热烈投入交欢的阿尧，鼓吹同志爱，同志反攻，同志空间，同志权利，他是走上街头的正片。我呢，我不过是乡愿的负片，懦弱藏身于幽暗橱柜里，以昼为夜，苟活于纲常人世。

阿尧母亲视我如子，早年我喊她黄伯母，后来依随阿尧喊她妈妈。我每说妈妈，一种叙述句的语态，仿佛太尊敬一个人以至不够资格对话，便托虚像以陈辞。我离开妈妈和病床，安静如雪的病院，暴露于强风大雨里。伞撑好了，浑身已湿。但我得出门走走。

我用伞吃力顶住风雨，雨就像风箱吹出的宇宙尘，一股一股，片刻忽止，跟着瀑天瀑地不要命的浇下，又陡然变向，把伞刮翻去像掀掉我整块头皮。但我得出来走走。

昨天午前阿尧从耗弱无息中醒来。我说的醒，是他只剩下两个窟窿的眼睛渐渐汪出水光，聚拢成一浅泉，够把我映照其上，于是他也看到了我。我守候这一刻过久过长，屏气凝神，好怕一点呼吸把它吹散。往事，往事，如露亦如电。没有阿尧，我的少年时代将是一片空白。阿尧醒来的眼睛，从我脸上移开，他是想移往我背后的亮影罢。然而来不及了，台风前悍晴无云无灰无垢的白白光线就可以除灭他。他眼中一黯，消失了，昏迷至今。他醒来的一刻可谓稍纵即逝，可喜我们没有错失，刹那叙别了此生种种，我已干涸无泪。

九〇年阿尧感冒消瘦去检查，果然得病。八八年就有了的，彼时他在纽约和旧金山。对象是谁，不复记忆。服 AZT 七个月，掉发，厌食，呕吐。停止用药后病情还可稳定，胃口稍有。去年春天我来东京看他，他当时的体力，居然任我跟他聊了两整夜。都是回忆我们少年和青春期，每一部电影，每一条主题曲，像落魄王孙在出太阳的冬日里把绫罗绸缎取出晾晒。我唱着，“纠正，无法纠正的错误。触及，无法触及的星辰。战胜，无法战胜的争战。实现，无法实现的梦幻。”

梦幻骑士，彼得奥图和苏菲亚罗兰，我们总是唱他们的歌曲，想我们的心事。樱花开到六分，日日新闻抢报花讯，我们亦终于解谜了昔年一件公案。

考上大学的暑假，我们骑一辆他家的铃木一百CC去十分瀑布玩，两人轮流载。瀑布区常有人烤肉，熏黑的岩壁左折右拐，爬过洞前望见里头残肴弃掩很像史前人居。雄武的金狗毛撑开蕨叶大伞遮蔽了天空，数片阳光倏现倏隐，精灵般在林中狡黠嬉戏，忽而停在阿尧发上，忽而飞过他脸颊，忽而扑来盖住我眼睫使我目盲。我们越走越急促，鞋下厚厚的腐叶踩出泡沫叽叽作响。我们乱了脚步，他追我还是我追他，互相叠沓，狄帕玛的窒息人的跟镜把我们逼到水边。无路可退，我一步跨出跳上水中岩，定一定，再跳上一个石墩，再一个，回头顾他。不料他几乎是踏住我的影子跟过来的，迫我弃地跃出，同时二人落在前面一块苔石上，险险滑跤，扶持抓住。水帘从我们头顶射过，阳光精灵穿梭而去幻造出万千虹霓，冰彻的溅在脸上。我以为要跌到水里了，会嗤地冒出白烟。但我离石仆在岸边，爬起来站往一丛阔叶木下面，心如击鼓，打得我晕眩。有黑甜之香弥漫，蛇样的藤物吐放着白兰花。阿尧没有跟上来，停留瀑间，仰着脸大口吃水珠。好久，久得把他浇熄，把我歇止。我未明白期待的是什么，



只感到一股结结实实的落空坠得腹底难受。

我们默然走出湿漉漉的林子，我变得更静，他变得更沮丧。游人都在玩的时候，我们就草草折回台北了。

往后好长日子，我不断追忆。电光石火一瞬间，阿尧的鼻息压上我脸可是他没有亲吻我，为什么？

那一瞬间我对同性所激起的强烈情绪，吓坏了我自己。其惊怖，无异天机泄露。我看到不该看到的事实，迅疾掩住，已经迟了。

整个燥热长夏我捧着我自己的黑暗度过，小心翼翼像维护一盒放射性元素。它的能量裂裂在我怀中跳跃，只要一去回想瀑布间事，它便发生核爆释出一片强光，粉碎了所有的前因后果叙述次序。无可追忆，追忆无物。我抛掷于筋疲力竭里，那个对门大女孩一遍一遍放着 Tie A Yellow Ribbon 练舞步的夏天里。

面对阿尧，我向自己否认，是的我什么都没有看见。我是无辜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装成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如此断念，竟至记忆也果然渐渐被修改了。我擦去不愿承认的真相，重新书写文本，于是我也真的忘了十分瀑布的实情。遗失的地平线换日线，一日无踪，我与阿尧之间从来就没有过。

直到去年夜谈，阿尧悠悠说起，记得吗，十分瀑布。

是呀，的确有那么一天，他还健康，我还年轻。

那时候差一点亲了你，阿尧说。

啊！有吗？我很诧异。

阿尧说，可是你没有勃起，我一闪神，就过了。

勃起，对的，勃起。二字如符咒一叫，把失踪的那日从乌何有之乡叫了出来。瀑布间我们片刻贴着时，我清楚感到阿尧的勃起像只拳头坚实的抵到我肚子。然一触即离，使我每在执迷追想的过程中恨不能有固定剂将这实感冻结，如此可以目视，察看，明白。混沌性觉醒，乍被我自个吓退了，藏身地穴深处，待六年后遇见杰，它破土而出把我吞噬。当时我怎知，年未二十阿尧已历尽沧桑。

阿尧告诉我，颠簸山路之上，他那样放纵想象跨骑在后的我如果与他肛交，他想得手脚麻软终至必须停车。问我记得不，我们曾靠崖停车，遥望海中龟背般的礁屿。此崖三貂角，昔年即西班牙人所称圣地牙哥。歇歇后换我骑上路，他扶住我腰恍恍渗着汗，风吹即干无比驯良的，他说，也像做过了一回。

他望着大海的侧面，现今我才醒悟，因为根据后来我丰富的经验，那是痛快做过一场之后的脸。是红潮跟汗退尽

但皮肤细胞尚充气未消时的脸，白若凝脂。衬出像画在它上面的墨黑的眉毛，润红的唇片。以及，眉睫层中的眼睛，渺目烟视，仿佛在看激情的余温像天边晚霞一点一点黯淡下去。这个面容，当时使我好慌张避开，专心极了的望大海。

原来如此，我咀嚼着出土的史料，二十年后回味过来，甘涩如榄。我说阿尧，原来如此。

然阿尧的体力，已不能费辞，久了，只吐单字，我则永远晓得他要讲什么的帮他完成章句。他说，楼上的。我会补续说，老的到楼上去，啊八又二分之一，我们的试片室时代，台映巷子那家蚵仔面线，多道地的蚵仔，哪像现在这种肠子代替品，所以呢阿尧，费里尼是过去式，大师老矣，我们也要变成了楼上人。然后我开始背诵八又二分之一的各个片段，所谓背诵，是把镜头衔接顺述一遍。阿尧阖目开耳，老戏迷听戏似的，浸淫于熟稔的唱腔念白里，温故知新。我与阿尧，两个白头宫女，絮絮叨叨到天明。

日本的阿尧家，两层楼小洋房，是阿尧妈妈所有，背后一棵老樱蔽荫三四户人家。我每到东京都住妈妈家，唯春天这次专程为看阿尧，两人算碰见。以前我来东京，他去了台湾。我回台北，他又已带欧洲团赴阿姆斯特丹。病后他甚少

下楼，妈妈长途电话到台北要我挂电话给他。妈妈夹台语日语说，电话费她会出，打那种对方付费的，要我劝阿尧运动，莫懒，多走动，即使累也要动。阿尧也果然依我言常在榻榻米上散步，扭颈，转头，甩手，特别做给我看，算报答我来日本看他。

他自称一缕芳魂。从屋里欲到外面，手握在门把上，半天，连拧转门把一下的力量也没有。我知他很虚弱，不知虚弱至此。

我做他的拐杖走经院子，穿越僻静马路即公园河堤。他三步一停，眼皮都不能抬起，眼观鼻，鼻观心，奋勉行路。忽然樱花落了满身，他闭气不动，集中意志护持住形骸不至于溃散，全部人只剩下用力抿成一条线的嘴巴。我不敢碰触，陪他柱立。静待风止之前，雨阵般飘飞的樱花里，我好像数千年前逃离焚堕之城而又忍不住回头一望因此变成了盐柱的罗得之妻。

妈妈每次上楼送茶食，铺床，添被褥，向我传述主的道理，是借我讲给那个根本不听的阿尧。妈妈唯一系念阿尧还未认罪悔改，她的后半生只为了阿尧能够信主。托钵无门，我是妈妈的机会。

总是，妈妈拉开纸门进来，举止不惮繁琐。年老较为迟

缓的妈妈，起坐进退，一如能乐里的人顿挫有致，舞蹈的但更接近仪式。

妈妈倾身将茶搁到我面前，依旧把陶杯在手里过半圈才奉给对方。杯子有脸有背，我不知妈妈怎么分辨，终归她要把杯的脸朝向客人供上的。

我珍惜妈妈奉给我的每一钵茶，捧施粥般饮尽。日本茶的海苔味，窃窃置我于从前，长安西路阿尧家，面砖洗石子有山墙的楼房，洋溢西医消毒水的爽利气息。我在他家第一次吃到金黄米果上面星布海苔屑，盛在故意缺角的玉色碟子上，妈妈身上有幽香，我像成年男子一样被礼遇着。

日本人妈妈，台湾人媳妇，她会括引犹太书说，男人将他顺性的用处用在逆性上，将被抛入刑火中。

阿尧叫她无极老母。

在东京，我经常最后一班电车赶回福生，妈妈留客厅一盏灯给我，壶热水满让我可以泡茶。白天我起床时妈妈多不在，我换下的衣裤已洗好晒在院中。桌上水果盈篮，妈妈晓得我起床不吃东西，只喝茶。但为了不使妈妈失望，我会过量的吃掉一只苹果几颗草莓，或一个夏柑，妈妈把吃夏柑需要的蜂蜜跟刀勺也配备好了。

我又爱食腌类，赞美过妈妈的烫绿韭，炒银芽，那是在



给阿尧信中表示对妈妈的谢辞，从此妈妈记住了。她会花整个上午或下午潜居厨房内，刺绣般将一根一根豆芽摘头截尾，只留肥嫩无纤维渣子的中段。并且购得日本人不食的鸭肫鸡肫，费大力剖去肫里坚韧的谷黄色硬皮，好似制作工艺品。我无言以报，阿尧说，这是无极老母的荣幸，她很爱嘛。

我与妈妈偶尔在室内共处，恍惚置身能乐舞台上。长长时光的哦然无辞沉缅于一种湮染之境，发乎言，亦咏亦叹，其实又什么也不必说的。叠，榻扇，障子，廊檐，斜斜一松，多么熟悉的小津的景框构图，罕见摇移，到了晚年则镜头几乎固定不动，唯一的标点符号是跳接。如此静观的眼界，能乐的节拍，我享悦我自个成为小津镜头里的人。

妈妈曾经答覆她的亲戚，那人调笑阿尧不婚，妈妈说，我的儿子不结婚是一个不结婚的问题，你的儿子结了婚却千千万百个问题呀。妈妈好愉快的跟我描绘，台日语，我半懂半悟，是这样的罢。

尽管妈妈痛恨那些电话里来找阿尧的男人，一概回绝，也是客气的语法说，对不起，他不在。阿尧带情人回来，她谦逊退出家门说是去购物。挽着草履虫水藻暗纹的提袋，或到教会帮忙，或搭十五分钟电车去稍远的立川，在高岛屋吃

点心和抹茶，在伊势丹超市七点打烊前购得杀落半价又新鲜的鲑鱼刺身。她满载而归，补充了一冰箱的百威啤酒。她蛰伏楼下，掩着榻扇，偏安一隅，听见脚步杂遑下楼，阿尧偕伴进来房间翻冰箱找吃喝。她开着很大声的电视是为告诉彼俩，榻扇内有人，可是并不能阻止他们狎闹不散。妈妈非常，非常痛苦，匍在叠上喃喃祷念。有时一夜，有时二三日，直到陌生男人离去，她才出蛰登楼，消毒瘟疫般把房子狠狠清理一遍。

妈妈上楼来了。拾级而上的佝偻的影子抢先映抵纸门上，魍魉巨影，无极老母之影啊。

阿尧说，我想，我们掉进了鼠路。

那里，死人遗失了它的骸骨，我默念。艾略特的荒原诗句，吾等年少最爱。

妈妈走到纸门前蹲下，我目视巨影逐渐变小最后跟妈妈合而为一。我不能不忆及，我仍记得他的名字叫小岳，我们双双跪在原木地板上热烈抚吻时，他突地仰身倒向角落，那边造有一块枯山水，地灯打上来的光烘托着碎石细竹。他翻手扭转地灯，把我们的影子射到墙壁和天花板宛如天神。他是那样，那样看着我们庞大黑影在纠缠而跟我肆加轻狂，令我不顾一切与之共赴。



我端详陶杯很像一粒富士苹果，不上釉，砺且涩的触质，意味繁华落尽，我有些看懂杯的脸和背。它在松柴燃烧的窑里因着热度分布差异，这一面吸纳了更多热生出较深的色泽，杯之脸呢，佛火仙焰，劫初成。

春天四月，我遇上樱花如火如荼开，最美丽即死去的樱花哲学，太风格。我抚视阿尧口部和腕上像瘀伤的一斑斑褐青，蓝紫，卡波西氏肉瘤，会蚀入脏腑，亦使淋巴结肿大。我叹，阿尧，你还是不救赎的。

阿尧说，救赎是更大的诱过。

年届四十，我们逐渐放弃想要说服对方同意自己了。他以为他既淫荡一生，到底了，地狱去吧，余皆废话。

于是我们的下半夜谈话，在情绪高挑未及动气的白热化状态中嘎然截止。他的身体，他再不能了。

灯泡，突一耀更亮起来。被我折了方向的灯翼，光源投向窗外照白半树枝樱花。妈妈娓娓跟我们引述新约章节的时候，阿尧撞开窗伸手出去抓花吃。冷空气灌进屋来，料峭春寒，我上去掩窗，见阿尧死灰脸，一唇淡黄花粉，哆嗦着嚼花。深夜玻璃窗上的景物，花静人白。阿尧无声沉入昏倦，紧蹙的面容割伤我心。

我已目睹日落，人们尚期待日出。

顶着台风雨踏经福生市街，我淋成水人。

这街甚怪，家家门口牢缚斜耸的竹枝子，上扎五色彩条，街头缚到街尾盖住了天。也许是为盂兰节盆踊扎的，前日我依稀听见击大鼓和亢入云霄的吹笛声，那么就会有盆踊队伍像海潮带来翻滚闪青的鱼群涌进河道，把两边观踊的店家跟行人一起溯卷去。现在，杳无人迹，风雨打响竹叶子且把彩条刮横了在空中劈飞。我穿越其下，觉得大自然威力的怖吓。忽然风雨停歇时，彩条直直垂落下来，雪白的白，朱红的红，新艳绝伦不似人境，我步行之中，好想，好想折返。

一生没有一刻像现在，我如此渴望看见人，随便一个什么人或是背后传来的足音都可以。人，是需要人的人，芭芭拉史翠珊唱。孤僧如我，居然无能免俗。我掉下了眼泪，在歇而复起的大风大雨里痛哭着。

阿尧，已经不在。

### 3

阿尧不在了。铁打的事实逼视我自己，不在，意味着什么呢？麦可杰克森说，我生来是为了长生不死。

这位西方不败，月球漫步者，五岁即是杰克森家庭合唱团成员之一，神秘与童贞，蜡像雕琢般的脸孔所费不貲，付出了上百万美元代价。他极少极少曝露于媒体时，必使我心惊肉跳盯紧荧光幕，太怕那些闪耀不休的镁光灯和拥挤过热的室温，会把他脸融化走形。他垂挂在鼻额跟两颊卷乱如藻的发丝，令我怀疑是为遮掩裂罅。我的梦魇，有一天他终会在全世界人眼睁睁之下蜡融掉了，正像传说中

的洞窟女王一样。

他的隐遁密宅，卫士布满各通道转角。疑惧有鬼故只在卧室流连，监控器能看见宅内每一处，镭射音响四通八达，放起音乐足可震跑鬼魅。除了儿童，他不接纳任何访客。跟小朋友追逐射水枪，比赛电动玩具，打枕头仗弄得羽絮四飞，并跟小鬼当家那个窜红全美片酬暴涨的克金小鬼结成莫逆。他的保镖们扮成众神，守护卧房，以防恶灵趁其睡眠中把魂拘走。他新专辑的平面设计，集巴洛可和天方夜谭和民族异色的巨大面形，分明一座秘教殿寝。当今之世，我竟然亲见一人如此之怕老，怕死，怕不在了而至效起法老王的造金字塔，其绝望，惨烈，蔚为本世纪奇观。

不在，伯格曼说，就是没有了。毫无借口不能回避的，没有了，永终的没有。

布纽尔一天一天老去时，他不害怕死亡。唯一一桩，他所不解，当他不在以后，世界会继续下去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再也，再也无法知道了，他渴盼每隔十年从棺材里坐起来读一份当日的报纸。

彼二人老过，有人早夭。

前不久我看过梅尔吉卜逊老戏新演，哈姆雷特临终前于其挚友怀中说，我死了，你还活着，把我报仇的缘由让那些

不知的人知晓。并且他又重复一遍，如若你真是爱我，在这严酷尘间，将我的事情传扬。

渺小，壮哉的执念啊。他怎知传播一句话，尚且会被谬误成“猫在钢琴上昏倒了”，何况人的一生。哈姆雷特每每惹人厌烦，唯他将死之善言如此耿耿于怀自己的作为和声名，使我非常哀伤理解着什么叫做，虎死留皮，人死留名。

名字，名字，永生的符号。人花一辈子功夫铸造它，打磨它，希望它会是钻石星光穿透亿万光年的时间廊仍旧发亮。它是没有宗教人的宗教，异教徒的天国。不过连这个，我也不抱希望。因为我与阿尧，我们已注定是没有名字的人，没有奇迹。

活难，死亦不易，像我养的无名鱼。

它们起先是一群，铁钉大小，乍看以为是小时候沟渠常见的大肚鱼。学生到后山烤肉，用捕蝶网在溪里捞了许多，回程路过我住处敲门而入，专为喝克鲁伯煮的咖啡，他们自助式，熟练如归。喝毕，这一批还算懂事会洗净杯盘才走，他们未经同意把一塑袋鱼就送给我，建议给我的吉吉猫打牙祭，中有一人果真就要付诸行动，真是太乱暴了，被我急急阻止，这样，鱼便留了下来属于我。鱼的性命都在我手中，我得负完全责任，是个虐刑。而我也从来不参加学生的烤肉

郊游，因为在那冗长的等吃过程中，无非三两个劳碌命热心于火前司烤，人力闲置和肉香四溢却久久吃不到东西，遂搅得大家脾味浮躁，不停扯淡玩语言暴力。他们精力旺盛，发现鱼蟹，就跑进水里竞逐，兽性大发的抠泥洞非拔断了一只蟹脚才罢手。犹嫌不足，会有人骑摩托车出去找到最近一家店买来捕网，大肆捞鱼。烤肉的火烧得岸上石头疮痍，烟熏焦了树下垂葛。然后他们把鱼和网丢在我家，三支网还贴着新标签，连同活生生的鱼群一起，连同他们的青春，用后即弃。这些，都让我痛苦。

我把鱼先从塑胶袋放出置于面盆内，这种充斥市场紫灰相间宽条纹的塑胶袋，是丑中之丑，恶中之恶，一经制造，万年不毁。我跑了周遭可能卖容器的地方，不意在一个芜杂文具店瞥见玻璃鱼缸。大小一列，荷叶边的缸口，盘圆像妇人之臀的缸身，腰间系着缎带蝴蝶结，积灰甚多，是好久前一阵饲斗鱼风刮过的遗迹。鱼群移驻缸里之前死了几尾，分散扔到阳台花盆任其腐化。我极有限的丁点常识，装满一桶自来水让氯沉淀，轻舀桶面之水灌注鱼缸，少半新水，多半故乡水，盼它们好生适应，思索它们该吃何物才好。

它们散兵游勇各自漂浮着，自缸上俯瞰灰蚯蚓，侧边平



视是扁的，斑纹闪动也有些热带鱼的意思。度过一夜一天，我诧异它们还好好活着。只有两尾先后仰身坦腹沉在缸底，我用筷子夹起，一尾太小了不成个鱼形，我亦将之抹在花盆土里，尘归尘。我专程跑下山去水景店买鱼食，就买了最普通一罐砖红色的砂粒，说是虾粉做的。我且带回一个很简单像水晶球的大鱼缸，准备长期饲养它们。

我用指甲捺扁一粒虾砂，捏起撮成粉撒在水上，不料鱼们立刻虻集来争食，我太高兴了，大约此鱼甚贱所以好养。我变成地母型的妇人，幸福看着孩子跟丈夫吃光自己煮的食物而加倍供应，源源不绝，不满足不罢休。它们吃得更多，排泄多，混浊了水。我担心氮过盛，勤劳换水，仍采取留一半旧水换一半新水的方法。新旧交替过，鱼们总密麻伙成一队沿着缸壁窜跑，是不习惯呢，是干净的水好快乐呢，我察猜不定，必待它们慢慢静止下来，复取得平衡各个在水域中漂浮，我才心安。我决定克制住喂量，减低它们骚动的频率。

一星期过去，鱼们与我似乎正摸索出一种相处的规则，忽然，一天之内纷纷死了一批。

征兆先是失去重心，鱼颠蹶于途的努力不使身体倾斜。若倾斜超过了四十五度角，鱼会抖擞一振朝前冲，借冲力把



身体扳正，平稳浮一刻，又斜了。几番起落，终将放弃前，鱼倒栽葱的以吻抵住缸底游游游，最后，一松口，飘开，像慢动作放映栽一记大筋斗，仰腹跌在缸底，不动了。其生与死之角力过程，石磨般磨苦我的心志。

我恐怕死气传染，加紧换水。鱼们索性绕壁狂奔，绕绕绕，便搅出一层蛋白色雾翳。我揣测也许鱼口密度太高导至死亡，就拨部分鱼到丑陋的荷叶缸里。移山倒海，像做化学实验扰得我好焦虑，恨没有养鱼知识能够应付。换水不换水，喂食不喂食，刻刻挫折我，到后来我不再撒虾粉了，鱼已不食，粉粒胀泡于水中很像毒菌。

鱼一批一批死，我不能再丢到花盆以免腥味引来虫蝇，端看它们仍然晶亮的斑斓，在水龙头下冷冷冲去。劫后余生，两尾。

大的一尾，不可思议是在窗台槽沟上发现的，不知多久了，用纸卡铲起来姑且放回缸里，没指望它活。它怔怔定在水中好一会儿，居然扇乎扇乎鳍，一摆尾，动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真难相信它有鱼跃龙门的神力跳出缸去因而躲掉一场瘟灾之后，又挨得过早劫，活了。小的那尾，我亦致上最高敬意，或许它的遗传基因带有某种抗体罢。

总之，我佩服它俩的存活，心甘情愿照顾它们。

我帮它们弄来黄金葛插植，虬乱须根布在水里形成茂美的丛林，桃状叶涌出缸口覆泻而下，令人满意的居住环境。日子稍久，缸壁即生出一膜薄绿，虬根也溷开绒绒的绿，二鱼的粪物积底为沃，缸里已自长成一个生态。

我往往痴看二鱼，废寝忘食。它们出入丛林间，乍烁乍晦像宝石的碎片。有时却成了清洁工，一整个下午忙碌清理环境，用吻把淀物推推推，拢做一处，用吻细细叮啄葛须使之峥嵘，用吻上上下下磨亮缸壁。偶尔，它们各据一方对峙，剑道高手般蓄着内功好大张力，瞬间，爆发，一冲擦身而过，不明二者接招了什么，已又各就各位，再一回合，直到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撼撼水波打乱磁场，否则它们简直着魔一样不会停止。它们敛鳍浮在那里时，仿佛冥想中，谢绝打扰。但只要我一撒粉，马上，猪羊变色露出狞恶的面目。

且看，大的那尾占尽便宜后，掉头攻击小尾的把它逐到缸底，随之快速升空，用吻扫荡水面粉末。太霸道了，我几次插手干预，公平分配一下。但我听说日本一位天皇喂鲤鱼，或天鹅？也是最壮的一只抢最多，吃最多，御侍们都不平啰叱起来时，天皇却也不厌那只，和悦布食像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皇自幼被教成无所憎，无所惧，他不知世间有什么

恐怖和危险，他如果遇见一条眼镜蛇亦自会施之以礼的。天皇之境，非我一介凡夫能及。

我有意让阳台一瓦盆里的孑孓滋生，每日舀几枚倒进缸。赭红的孑孓在水中蠕升蠕降，迅疾得很，二鱼像杰出外野手奔逐接杀，好吃得不得了哇。我知太宠溺它们，可是难自禁。初夏盛产的季节，一舀满是孑孓，二鱼明显都长大了，斑彩历历如绘表示它们很健康。我好想知道它们是否一公一母，若是就更开心了。

这样，一日我猛发觉大尾的那只竟倾斜了身体在划水，魂飞魄散。

小尾的用吻去戳它，它会往前奋游两下，好像醉汉振作精神哂笑说没醉，没醉。小尾的是在攻击它呢？鼓舞它呢？近两步，远一步，戳一口，忙逃。我束手无策，眼看它翻倒露出肥白腹部，逐渐变成异类了。小尾的在攻击它，戳揉一阵以后明白它并不能威胁到什么，就再也不屑一顾游开了。

是撑死的，唯有这个原因。我给太多孑孓，它依例要垄断，吃进去的来不及放出，撑死了自己。这完全是人为之过，我追悔莫及。

仅余的一尾，活到次年二月大寒流来时冻死了。此间，我

每每看它一鱼，好寂寞的鱼啊，我发出像耶和华神的喟叹，“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亦认真考虑过是否要去后山溪捞一尾同类来相伴。

球形玻璃缸容纳着窗户外整块天光云影，鱼和缸的比例，如太阳系里一颗行星。鱼因着没有了嬉戏竞争的对象，虽然这个对象也常常欺压它，它游摆水中的姿态变了。它像一座发射成功的人造卫星，无重力，无意志，不过是放到轨道上就可以运转自如了。它会一直运行下去，除非我打破鱼缸，它不会死的。它浮在那里的样子，无嗔无喜，怨爱不兴，莫非涅槃，但这样的不死鱼，是否太无聊了呢？我不时伏在缸口吹气，制造出许多涟漪，甚至牵动到较底层也能起波澜，让鱼慌乱跑一阵，也好。

缸中一鱼，成了我书写当中每次停笔思索时的视线所在。鱼在我可以看见的圆弧景框里出镜入镜，因折射角度而变幻。它幻若彗星拖着辉煌的尾巴迤迤出镜，又变成莫内日出印象里的晕光现身。随后消失不见，留下很长的空镜，长得超过我的等待极限，使我忽感不祥，仓皇爬出座椅，巴到缸前寻找，神经质的害怕它跃出缸掉在不知哪里了，急出一毛发冷汗，却见它好端端就停驻水上，与萤灰的表面张力融成一片难以辨识。它仍会跟从前一样打扫环

境，用吻把秽物推拢在缸底，我好可怜它像广寒宫里执帚的孤单嫦娥。

我认为它当然会一直活着，跟我终老。它已形成我生活的一部分，日久，彼此相忘。故那一天我发现它坦腹死时，错愕不能相信。我才读到报纸说南部虱目鱼大批冻死，可是毫没联想到我温暖屋里的鱼。死别，便这样，在我最放心无事的时刻，突然拜访。肉身，脆弱不堪一击。

我将它埋葬花盆里用指头抠开的土坑内，以叶覆之，纪念我们为一年共处的亲密时光。

我留着缸继续养黄金葛，深叹植物的执拗的向光性，每隔时日，就得把缸移转面向，教这群葛叶的翠灿脸好歹朝着我罢。生，是也如此之强。

我看过BBC拍到的象之死。象瘫痪着宛如倒塌的城塔，象的同伴们伙成圈在拱它，用硕壮无比的鼻额连结做墩，奋力要把它支砌起来。几次，几次，几乎都要成功了，象又塌下去。试尽了力气后，群象忽然解散开，喷出亮亢的鸣呼，俩俩厮磨骚乱中，有象终于架起巍峨的前肢搭骑到另只象的背上，性交模拟，它们要用性之颤栗激起同伴的生之欲情？将死之象躺在地上，眼睛澹澹平视前方，灌木丛生的大地被它绝望的同类们撼踏得震裂开来。



我亦看过饿死之人对这世界最后凝视的一眼。她耗竭仆在野地里，浓稠黑眼珠大大睁开着，此时所见地面的小草，离离摇曳像春水朝天边漫涨，蜻蜓草上飞，好温柔晚凉的风把她掩熄了。远方的雷鸣，萨耶吉雷拍摄的死亡。北部印度一个绿色小村，因日军攻占缅甸阻绝了米粮输入，有水，有草，人却苦穷默忍的如枯花萎地而灭，印度式之死。

妇人说，生时应当快乐，因为死时会死很久。

还有浮士德说，没有什么被证明过，也没有什么能够被证明，我传授的每一个学说，结果总发现是新的错误，确定的只有一点，我们来就是为了走这一遭，其间所有的正是我们所遭遇的。

我狂走于台风雨里时，阿尧不在了。

我看到路标明示，清岩院，存心直行去，以为是佛寺或神社。在我毫无一点心理准备之下，栅门内赫然涌现出一大区墓碑，着实惊骇了我，把我雨泪滂沱的滥情顿间收煞。这回，我才看见景物，物中的我自己。我已浑身湿透，骨头里都泡了水，仍行礼如仪撑着一伞真是太愚蠢。

但是这回，我清醒的愿意愚蠢下去。我开始巡视一座一座墓碑，细看上面的碑文。因为清醒，森森感到毛耸。我就抬头瞭望四方，那边是桥跟大马路，这边是公寓人家，不错，

我正明亮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屡屡被我咒骂的现代社会，此刻，竟是多么亲切可爱啊。所以我冷静读碑，风雨飘摇的偌大坟场独我一人。我必须用这种几近自虐的巡墓礼程，才能碾平最初的锐利的痛楚。

阿尧已死，意味着生命中我与他交集重叠的好大块也随之不在了。无人共知，共享的记忆，有何意义，视同湮灭。我必须淋雨受风寒，大病一场，以此挨度太过沉重的伤悼。

碑上所载，都是衰老善终之人罢，阿尧毕竟嫌少壮，这里没有他片席之地。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会一批一批死掉更多比阿尧还年轻的男男，女女，甚且蔓延童儿。去年十二月一日凭吊大会，鸟瞰镜头摄下广场上的众多小蚂蚁人抬着一幅浩浩旗幔。奇丽拼贴布样的幔子，由家属捐出爱滋亡者的一衣一毯缝制而成，其面积扩展之迅速，举世咋舌。阿尧，将找到他适宜的位置，在那锦绣波扬的纪念旗幔上，战将，阿尧。

我离开清岩院，回到市内。驭前一家麦当劳，大金字M，都市妖兽蹲踞空中。我忝列拒吃麦当劳的一员，此时却像重逢亲人感激跑上去拥抱它，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吃麦当劳。我恍然大悟，台风天罕见人迹，原来都聚在这花房般光敞的速食店里了。



我喝很烂的咖啡，取其热度焗暖身体。我想脱掉袜子晾干，猛见鬼蓝色两只脚丫子，吓一跳。昨天出医院吃饭在西友买的袜子，无印良品，遇水褪色成这副德行，要投书抗议。我傍窗远眺台风肆虐，市街被它打得抬不起头，而我安全蜗在封闭室内，是充满体味的人群里的一分子，不虞挨揍，不遭叱咤，我在活着啊。我像原始初民，又逃过一回闪电袭击之后，穴洞中顾视自己仍旧好手好脚存在着，真庆幸。我真庆幸我居然，居然，并非HIV带原人。单单纽约一市，遭HIV光顾者，已近三、四十万人。阿尧死了，我还活着。

不久前日本广为流传说，KYON得了爱滋病。KYON，小泉今日子，第一代广告女王，银幕上皆是她巧笑倩兮，举国披靡。她不作怪也从没有绯闻，再厉害的新闻或周刊记者都抓不到她把柄。谁都别想拉下这位沁入日本国民之心的无冕女王，除了爱滋。可怕的谣言，致命杀伤力，末世纪的黑骑士。

我看见小泉今日子在巴塞隆纳奥运会场替麒麟啤酒拍的广告，文案说，“会给我巴塞隆纳回忆的人，此刻正在日本的某处流汗”，横批说，“我想喝芳醇的麒麟LAGER。”

我亦遇见金婆婆银婆婆热潮。现住名古屋市的一百岁双

胞胎，成田金，蟹江银，二人相加两百岁。金已齿牙尽失，吴依软语，银则尚存稀朗门牙，谈吐世故。她们于敬老节被发掘后，一夕间成为媒体宠儿。她们拍了一支广告，朴味十足。金说，我从来都不生病。

银说，我也是一向很健康。

我喜欢红肉的生鱼片。

我喜欢白肉的。

我平常都自己洗衣服。

我也是，一直还做主妇的工作呢。

男声旁白说，这两位同为一百岁的老婆婆现在仍都是家庭主妇，名字合起来恰是象征吉利的金银。狮王公司今年也正好满一百岁，它创立于明治二十四年，那时还是挽着武士发髻的人随处可见。狮王生产的厨房洗涤浴厕用品，陪伴日本人迄今亦满一百年，今后仍将扮演您日常生活里的好伙伴角色。

金说，今后我还有许多有趣的事要做。

银说，我也是呀，我觉得人生来日方长呢。

而在另一支DUSKIN广告中，金婆婆答复记者满一百岁的慨叹被用做台词，立刻成为年度流行语。金婆婆说，像是欢喜又像是悲哀的感觉。

悲欣交集，弘一法师的最后遗墨。

我还活着。似乎，我必须为我死去的同类们做些什么。但其实我并不能为谁做什么，我为我自己，我得写。

用写，顶住遗忘。

时间会把一切磨损，侵蚀殆尽。想到我对阿尧的哀念也会与日消淡，终至淡忘了，简直，我无法忍受。如果能，我真想把这时的悼亡凝成无比坚硬的结晶体，怀佩在身。我只好写，于不止息的绵绵书写里，一再一再镌深伤口，鞭挞罪痕，用痛锁牢记忆，绝不让它溜逝。

我写，故我在。直到不能再写的时刻，我把笔一丢，拉倒，因为我再不会有感情有知觉有形体了。

如此而已。

## 4

我同类们的最伟大的原型，耶稣基督与一行十二门徒。

基督他别无选择背上代人牺牲的十字架，出卖他之人在他身上烙下吻记。他永远若有所思，愁眉深锁的绝美造像。他的裸身，荆棘刑，已成美学，我们最好的时候，无非向他看齐。

然我不参加阿尧的同志运动。阿尧只差没有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所谓同志，queer。新品种的同性恋，骄傲跟旧时代断裂。前爱滋与后爱滋，其间并无连续，气质之异是要开国改

元，重新正名的。故而先得厘清楚，不是 gay，是 queer。阿尧说，queer，怎么样，我就是这个字，我们跟你们，本来不同，何须言异！

阿尧坚持，gay，白种的，男的，同性恋，这是政治不正确说法。queer 则不，管它男的的女的黄的白的黑的的双性的变性的，四海一家皆包容在内，queer 名之。

是呀我同意，语言的使用本身即讯息的一部分，我百分之百拥护我钟爱的李维史陀这样说。

比方最近的事当然是关于五百周年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不不，不是发现，是遇见。前者意指欧洲中心的地球观，贬抑美洲印地安为边陲。新的多重焦距的眼光，政治正确说法应该是，美洲大陆遇见哥伦布。我自谴身为黄种人亦受欧洲白人洗脑，走经幼年期充斥着远东近东之词的地理历史时代，我已长成我所使用的语言的模样。很难学习阿尧的积极，我的光景不过像，到老来牙齿和骨头都钙硬时，医师持着好利索的矫正器械向我笑咪咪走来，令我窘迫极了，嗷嗷奔逃。

早年阿尧就是快乐的 gay 时候，我水深火热陷在我是或我不是的认同迷宫里。后来我承认了，乃至近年霸占我身体的欲望猛兽终于也觉得这是一座颓黯老宅遂思撤离之际，我

才敢放言我能接受如若没有伴侣终将独自过活的下半生,gay的命运,我说,我很好,很欢愉。

阿尧用狎侮的眼睛看我,哦你很欢愉你也很好?他那不发一言的笑神,总是有效把我惹怒。他已弃gay一词如敝屣,而我仍温文尔雅戴着这顶过时礼帽的蠢样子,实在太可笑了。

他说,fuck the gentle。他晚年越来越积极的姿态和对他母亲的乱暴,到了挑衅,攻击的地步。如此自曝于第一线,我真不忍卒睹,一朝万箭穿心,我坚拒去收他这种尸。

他死之前,八七年华盛顿爱滋祭葬。八八年,曼彻斯特终止第二十八条。八九年,丹麦准许同性恋合法婚姻除了不能领养。九〇年,kissing in,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九一年,outed campaign,站出来运动。沉默等于死亡,无知亦即恐惧,医疗照顾是权利。反制AZT制药厂,屈服了魏侃降价昂贵的AZT百分之二十。今年,遵行大不列颠法律的香港也解除了——禁止肛交,阿尧生时及见,引为莫大胜利。

他晚年种种,我后来始悟,那是连他都不自知的预感到来日无多,他也乱了。我若及早明白,也不会跟他缠辩和赌气。天啊我们在纽约台北的国际电话里辩论,辩论什么我完

全不记得了，多么无谓的内容并且以怨怼收场。他问我有没有看他寄给我的读物，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不看，我说不想看。他那边是午后大白天，我这边凌晨两点钟，夜与昼的十万里之隔我们都不讲话了，任凭分秒计费的嘟叮声于其中掉落。我熬不过他，我说，好啦这是长途电话，可以啦。他很可恶的不回话就挂断了电话，冲突而无和解，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后来我也才明白，他打电话给我从来不是为有任何事情，他只是想听到我的声音跟言语。这音言连系着他的过去，像一根绳子及时抛出套住不使他无止尽坠往深渊。这有内容的谈话，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人，不是兽。他在异乡某个街头某电话亭紧紧偎住听筒的瑟缩身影，好像变蝇人里那名悲惨透了的蝇人最后找到他的女朋友，恳求她，帮助，帮助他变回人。

这个身影往后经常浮现我心。我记起的是，一个星期天下午接到他电话，我习惯先问，你那里几点钟？

他说，不知道。

我望窗外是秋黄天空一只雄伟的蜈蚣风筝在摆荡，咕咕鸟挂钟过了四点，我马上帮他换算出来，星期六夜里，不，清晨三点多吧。



他说，不重要，没关系啦。你在干吗？

我说，没事，看书喽，你呢你在干吗？

他说，我会干吗，你想我还会干吗。

我说，啊耶你小心身体，这么老了。

他说，你在看什么书？

忧郁的热带。

没看过。

我知道他没有看过，也许三十岁以后他就再不看书了。

我含混报一下作者名字，很心虚这是我结交的新欢而他没份。便是电影，他也只看到德国三杰中还活着的温德斯。旧雨新知，对于我们长大成人后各自谋生甚少重叠的部分，我总谦卑看待，不忍冒犯。

果然他说，没听过。

搞结构人类学的。我抱歉介绍，仿佛李维史陀是我情人。

他说，不管他是谁，念一段来给我听。

啊！我张口结舌半天，从何念起？

他说，就念你现在看到的地方，念来我听。

我如蒙宠召，忙把书拿来，飞快简介一下李氏，以及我正读着的篇章，讲巴西丛莽里卡都卫欧部族，他们处境的没落，使他们更强烈要保存下来过去的某些特质，最清楚

是呈现在纹身艺术上。他们认为，做一个男人必须画身体，若任身体处于自然模样，跟野兽就没有差别。这些印地安男人对打猎捕鱼家庭都漫不经心，而一整日教人在他们身上绘图。图纹使人具有人的尊严，见证了从自然跨越到文化，从蒙昧兽类变成文明人类。且图纹依阶级有风格设计之异，故也包含了社会学的功能。至于卡都卫欧艺术特征是，男性女性的二分。男人是雕刻者，女人是绘画者。我抑制着热情向阿尧吐诉新欢，告一段落。

阿尧说，很好，我赞成，继续。

Tristes Tropiques，我柔软的念了一遍法文书名，然后恋人絮语般开始爱抚下列一段文字。我念着，二百五十五页，卡都卫欧妇女的图画艺术，它最终的意义，神秘的感染性，和它看起来无必要的复杂性，皆为的是解释一个社会的梦幻。一个社会渴望要找到一种象征，来表达出此社会可能或可以拥有的制度，但这个制度却因利益和迷信的阻碍而无法拥有。现在，美女以她们身体的化妆来描绘出社会集体的梦幻。她们的纹身图案乃象形文字，在描绘一个无法达成的黄金时代。她们用化妆来颂赞那个黄金时代。因为她们没有其它符号系统能够来表达，所以那个黄金时代的秘密，在她们袒裸其身的时候即已显露无遗。

我还未念完，电话断了。我一直等他再打来，没有。

他声音里的暗症浮胀，相隔十万八千里也难逃我耳目。必是周末的吧追逐，随后到蒸汽屋里与十几人大风吹。器官仍肿着，欲火又燃起来，永不履足，却因屝乏而告终。我太瞭了，那吐一口唾沫在掌心随之伏匍吮搓的狂迷仪式，无从遏阻，像红菱艳中穿上了魔鞋便旋舞不停直到筋疲力竭仍不能停止，至死方休。

那轮番吸吮的各类津液混拌一气，涂抹了众体复涂抹自己，胶结为一层烂泥沟味道的面膜，驱除不去，蛛网似的裹缠着他。在那清晨黑夜，垃圾飞灰的街道，路面地铁通风口腾涌出白烟，他蝇人般沙沙沙蹒步的形影，烫烙我心。

八六年重拍的变蝇人，科技视觉，淋淋展示了断体截肢剥皮的形变过程，但也再没有四七年版恐怖凄美的戏剧张力了。悲惨的是，即使阿尧变成了蝇人，包括我在内也熟悉这种经验，我们都属于是四七年版的变蝇人，太古典了。当广告词快速风靡在孩子们之中，那些无邪又无知的年轻脸蛋悍然道，“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像对我面上吐了口痰。我保持风度微笑转过身，掏出手帕把痰擦掉。

当我偶然一打开电视，闯进来一个新人类的头部冲到镜

头跟前凸变晃动，扮鬼脸怪叫，“我真的——喜欢——喜欢——我的脸！”骇我一跳，急按键消灭他。是什么饮料或泡面的广告，这般乱暴侵入我卧处，令我愤慨极了。当阿尧站出来：“queer，我就是这个样子又怎样！”我好想跳上去用块布毯把他掩盖包住推下台。孩子们有的是青春，阿尧你我，一副臭皮囊，何苦献丑。

当我们共同的好友高鸚鵡也收山在家，弄一个工作室，每日与电脑对坐八小时，唯一生存动力是保养身材。高鸚鵡从不语言，午前谢绝访客，这段时间他会一身精赤涂满紧肤霜，腹部则抹上减脂油后用保鲜膜层层裹扎住，如此坐在终端机前工作两小时，才解除武装。某日我半途下车去他那里，还一本闽南建筑的书。对讲机中他老大不高兴我的突然造访，铁门亦配合他节奏不情愿的弹开一条缝。我爬上三楼他宅，他隐身门后把我放进屋。原来他在敷脸，裸露着大眼圈大嘴巴和两个朝天的黑鼻孔，山魈之类。放下书，我要离去。他既已原形毕现，就留我下来喝自制的金橘茶，掀开毛巾浴袍露给我一眼，保鲜膜捆着肚腹颇似德国猪脚。我说，不都上午在做吗，现在快傍晚了。

此话引来他一串怨声载道。说是前两日他把舞台设计初稿交出，讨论到很晚去啤酒屋吃消夜，闹到快天亮才回家，一

睡竟至黄昏，醒来照镜，不过熬一下夜脸皮就耷拉了，很沮丧，只去游了泳，回来玩电脑又玩过头，迟睡，迟起。真懊恼出门一趟便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活次序打乱了，所以才弄到傍晚在敷脸，颇忧愁晚上十二点以前又无法入睡，明天又会晏起。他劝告我，充足的睡眠比什么保养品都有用。尤其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子夜交替，阴阳气消长，最催人老，此时若能熟睡无梦，绝对是厉害的驻颜术。他问我，做脸吗？

我说，我不能做，会皮肤过敏。

他附耳说，海泥面膜，听过没？

我食指触触他脸，浅灰带砂质的胶乳，这个就是？我只知道有火山灰。

他颌首说，对的，也含火山灰，还有陶土，泉水，最主要的是大西洋某海底的泥糊。不含香料，完全天然的，不刺激皮肤，可以试试。

他带我去他卫浴隔间展示瓶瓶罐罐，一边细心向我解说，海盐跟海藻疗法。他告知我，从前那种活细胞胎盘素什么的，光听名字就很可怕，都是用动物做实验，全无环保概念。应从海中粹取，其存在八十四种矿物质和示踪元素和胺基酸，好比钾，能平衡电解质，有助神经电波运转，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释出能量。好比镁，具修复力，润



泽肤色。钙和锌镇定人，锌能引爆体内上百种酵素起化学变化，加速代谢。矿物盐有很好的去角质效果。又一种死海结晶的精油磨砂露，能恢复活力，磨砂之后，接着做一个从头到脚的死海泥护肤。他出示一普通保特瓶，内装半瓶死海的水，是他昔日一位情人参加以色列朝圣团于死海之滨亲手舀回来相赠的纪念物。他缅怀往事对着瓶子也对着我说，死海，你知道吗，它曾经是埃及女王跟希巴女王美容养颜的游泳池哩。

他这样倾囊以授，我也不吝贡献出秘方。我是采取食物疗法，亦即重新思考饮食习惯，以此来改变身体的结构系统。我有位鼻癌友人，遍访名医治疗无效后，决定吃素，用食物疗法的原理来跟癌细胞抗争，活到今天。我的敏感体质，最好从内功下手，顶多听从妹妹建议我的，拍拭婴儿油。

茧居族创造了沐浴流行。高鸚鵡的卫浴间连床，果然占据了他房子的三分之二大，余下是一湾料理台兼吧台，与一组轻质铝钢桌台配备旋转椅和档案柜，皆带轮子可一齐游牧移动。他那有蒲葵盆景的卫浴间，不是棕榈是蒲葵，以及那整面玻璃砖墙采自然光入屋，又用一扇百褶叶窗式的屏风把光筛滤进来，凉椅藤凳，恍惚置身南洋热带殖民风情里。

我与高鸚鵡亲密的喁喁交换着各自一套养身术，好像船难被冲上岸的幸存者，交换逃生经验。曾经都度过疯狂的放浪生涯，幸存者，我们，不再为追逐对象或被对象追逐而打扮自己了。幸存者，只为己悦容。当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怕死的，几近病态的在保健身体时，阿尧老骥伏枥仍出入那些场合拼命，充斥他周遭的新人类，新新人类，X人类，他将饱受多少乱暴和屈辱呢，令我不寒而栗。

我们提到远方的阿尧，冷淡岔开不愿多谈，仿佛他是个病重快要死了的人，徒然挑起我们的痛处而已。

高鸚鵡到吧台调配金橘茶，我随手放一张CD来听，是新时代音乐，电子合成乐器精确模拟出空山灵雨，一阵风摇水潺。高鸚鵡在吧台后叮叮当当弄匙弄杯，鸢尾紫毛巾浴袍，向日葵黄的绷带式浴帽把稀疏毛发收勒一空，底下是灰泥面膜已涸成一副面具，活似巫师。递给我的一瓷缸流金液体，长生不老药啊。

合成乐器忽扬起鲸唱虎啸，飞越河山。高鸚鵡说，应该学学中文电脑，很省事的。

我在看他桌台上的电脑，我说才不要，活在世上的乐趣本已不多了，我要保留最后一点书写的乐趣，一撇一捺，皆至上享受。



他过来指点说，这里面至少存有百万字以上的资料。

我说，打出来看看。

他热切教我操作，举例叩了几颗键，显示幕上跑出一列字，知定法师地藏菩萨本愿经讲义。字销掉，复现，密麻一堆似乎是佛门术语的注解。

我俯前细看，太怪异的文字组合了，必须用嘴念出否则无法进入眼帘。我念，菩提萨垂，摩诃菩提质帝萨垂，简称菩萨！菩提、觉，萨垂、有情，哦菩萨原来就是觉有情！菩提、道，萨垂、众生，哦也可以叫做道众生。摩诃、大，质帝、心，摩诃菩提质帝萨垂，即大道心众生。我笑起来，简直在做口腔肌肉训练，动员了平时唇舌发音的死角，我说高鸚鵡，存这个干什么？

他正替般若舞剧设计舞台，相关不相关的资料先搜集。我考他，什么叫般若？

他叩一键，又一堆密麻字。我念，般若、慧，有三种差别慧，生空无分别慧，法空无分别慧，俱空无分别慧。我咀嚼句子如咀嚼一根纸莎草的茎，有意思。

他受我催眠的也拾起字念，提婆、天。欲界六欲天，色界四禅十八天，摩琉首罗天，无色界四空天。所谓四空天，我们合声念，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

我嗅嗅他疏可见底的头毛，还擦一〇一？

他回头瞋我一眼，一〇一，根本骗人的，擦生姜还好些。

当我们焦虑着头发秋叶般一把一把掉落，怵目惊心，各种偏方于彼此间相互传递。闻知有谁去大陆探亲或观光，托买半打一〇一生发剂，纵使伪药仿冒品的消息甚嚣尘上，也抱着侥幸之心，擦了反正不会死但说不定就长出头发来了呢？每试一样新法子时的期盼，实践过程中神经质的频频揽镜检视长了没长了的疑惑，且因触摸头皮太繁而至麻痹无感，灰了心，不顾烫发最伤发的大忌，求一速之功，藉烫过松卷的发毛掩蔽。挽不回眼见发量日趋稀薄，发质燥裂，发色枯焦，心田好荒凉下去。最后不得不承认，世间从来并没有生发剂，正如从来没有过长生不老药。承认青春不在，同时得为年轻时的过度预支体力和精神付出代价，早衰，多癖，隐疾，或早夭。

当同辈的我们之中，越来越多人参禅习佛，信仰新时代，鼓吹整体健康，要从形而上的心念来统合情绪和肉体。当仙奴跟唐葫芦两人津津乐道前世追溯疗法，催眠疗法，再生，拙火，气提，夏克提，真气，自性，秘教密语的把我排除在旁，似乎他们握有进入来世的护照很可怜我却我没有。我妒恼起来，不为没有护照，天啊那个地方我是根本不要去的，而是他们

尽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专有名词，太没礼貌了，有失待客之道。我不悦说，新时代，何不承认它也只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一种慰藉罢了。

冥顽不灵，不堪与闻大道，我从仙奴唐葫芦他们脸上读到这个讯息，便告辞离去。我很后悔没能把下半截话畅快说出来，若再有一次机会我会说，新时代？当我们年轻，貌美，体健的时候，谁理新时代！没有前世，没有来世，只有衰老，然后死亡，这个事实。

阿尧说，救赎是更大的诱过。

当新时代音乐的环境录音，甚且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深央录到移栖的巨鲸发出低邃鸣声，以及在全然真空无声的外太空，将太空中的电磁震动频率转成磁性脉冲模式，变为可以聆听的天体交响乐章。当我们一批幸存者，我与高鸚鵡在新时代音乐的冲刷医疗里喝着香浓金橘茶，远方异国的阿尧，同时履行他同志理念也同时挥霍他螳螂般性交后即弃的生涯。

当阿尧的过往情人，露水姻缘，朋友们和我，纷纷逃往高山大海躲避黑骑士降临，我听见背后硫磺与火燃烧的地方不论它叫所多玛或是蛾摩拉，阿尧呼喊我的声音，一通国际电话，一包托谁带来的牙买加蓝山，我忍不住回头一望，看

见那地方烟气上腾如烧窑的霎时我也变成了一根盐柱。

但我是甘愿的。立在隐遁和焚堕之间，遭受风化雨蚀，饶是这样，我才感到没有背叛阿尧。

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独若秘藏，故名地藏。高鸚鵡的电脑储藏库向我解码了何谓，地藏菩萨。

原来如此，观音十二愿，普贤十大愿，释迦五百愿，地藏本愿。原来熟人在此，“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典出这里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我高兴得在高鸚鵡头发上啄一下。

我已来不及告诉阿尧，东京回到台北家里几星期后，我在翻找资料时掉出若干贴纸，是他从前寄给我的。贴纸上印着各式符号跟标语，沉默等于死亡，无知亦即恐惧，Act up, Fight back, Fight AIDS。它们散落地上，人微言轻仍坚持吐放出恫吓。我捡起一张张贴纸收好，好想告诉阿尧，并不是我不参加他的同志运动，归根究底，我只是，我只是太怕，太怕呼口号了。那些我必须跟随集体一齐叫喊一齐挥舞的举动，总令我万分难堪，无异赤条站在大街上，丑态毕露。我来不及说阿尧，原谅我只因为我是一个，一个有肢体语言障碍的伶仃人啊。

## 5

阿尧会原谅我的。

多少年前，我们在广场上如痴如梦的人山，旗海，皱纹纸花潮里，翘首盼见高远处锦簇的楼台上伟人终于显身了。很小很小的伟人，挥摇他白色手套臂膀向哗哗哗喧腾的子民答礼，跟着呼起口号。那时我从未意识到也会生老病死的伟人已八十几岁，那曾经透过广播知悉的浊重口音，一旦亲临谛听，比较尖细，比较微弱，马上被四起八应的口号澎湃淹没。我听见了伟人的肉声，伟人原来也只是个人。我周围成千上万人都举起拳头在呼喊万岁，渲染成一

片咒唱洪流。我背后突然劈响好像天裂开，簌簌簌飞出陨石，是和平鸽，掠空而过。气球亦从我几乎跳跃可触的头顶滑逝，彩鸟般麇集着向西翔升，从容优雅极了，升到空中淡然离散。唯有一只继续飘高，我仰望它，它带着我快要滴出水的心往那高空飘去，高过了府塔的最尖端化成麻点消融于湛蓝大气层。

我们头戴帆布蓝鸭舌帽，被编派做为旗帜图案中的青天部份，二年级生做白日十二道光芒，别校生是满地红。女校学生戴着马粪纸圈成的环冠糊满洋红绉纹纸花，各被编作字，阿尧堂姐的学校担任了华字的草头盖，另有亮黄纸花的则组成了衬底。还有双十，和梅花。俯瞰广场，好一匹瑰丽织毯覆盖住，口号呼动起来，蠕蠕把织毯掀了掀，曾是多么激励过在场之人。那个幸福的年代，只有相信，不知怀疑。

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帝坐在天庭里，人间都和平了。

那样秩序的，数理的，巴哈的人间，李维史陀终其一生追寻的黄金结构，我心向往之，以为它也许只存在于人类集体的梦中。

我来不及和阿尧讨论，并非我不支持他的同志运动，我只是很迷惑，很在意，若是那么秩序的巴哈乐境，物各有位，



事各有主，男的男，女的女，星与星默默行健不乱，仰叹浩瀚法则的美丽，庄严，在其中，可也有我们同志的位置呢？或者我们是例外，被剔除不在的？

我好想李维史陀给我解答——我常常不能相信史陀是今世之人，只要我买一张机票到巴黎径赴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试验室，就可以亲聆法言。

$E=MC^2$ ，宇宙最后方程式，宗师们毕生的结晶，释迦牟尼也不过一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我想请教史陀，他的矩阵代数模型，相克相生的烹饪三角形。他的亲属单位三原子，血缘、继嗣、姻亲，乘承比应衍变为复杂的关系网络。此网络使人类区别于自然，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们无从区分自己跟自然的界限，它们还没有从自然脱离开来。此网络成为可与自然匹敌的独立体，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他做为人类学家的终极，要找出空间时间纠结埋藏下的结构，那个超越经验的深远的实在，其恒固，连时间流动也不能冲倒。

我好焦急问，然则我们这些人呢？占人类也许百分之十的属种，如何座落于他的矩阵里？结构如何说明我们？我们是网络筛出的畸零份子吗？

我们是巴西中部博罗罗人村落中的那名单身汉吗？在那

里，祖先与活着的人同等重要，所以不承认无子女之人具正式资格，因为得不到后代崇拜的人就无能跻身于祖先之列。孤儿亦然。单身汉与孤儿，将被归入残疾人或男巫一类。

巫扮演着非社会的角色。他是一种神召，和某些灵，不管邪恶的或强力的，订了契约。他会医病，预知未来。灵守护他，同时也监视他。灵借他的身体显形，全身痉挛，不省人事。他跟灵结在一起，不知谁是仆谁是主。他明白自己已然被召唤，其征兆，体内一股恶臭，他逃不掉了。

无从选择，不能改变。

正如大多数被征召的，嚎啕起来，为什么会是我！

不可选择的存在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如果改变，会怎样？改变自己即否定自我吗？否定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我曾经一整个秋天到冬天掉在这个把自己问倒的抑郁里。那股气味，尘霉的书蠹味之上，不时拔窜出一阵尖锐的阿摩尼亚味。我独自坐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内，任书荒废，意念一个接一个生灭竞逐，把我驱往最终是一片妄念垃圾场的不毛之地。我什么都不能想了，呆看高耸气窗外一方格黄苍苍天，就像空洞无物的心任其凉索下去，天黑时，风拍得气窗哆哆震响。极少人进出研究室，门推开了，灌进来走廊彼

端厕所的龌鼻味。

当然，不会有任何答案。存在或不存在，答案永远不出现在思考中。史陀老早就说了，存在主义对自体的种种冥想过份纵容，把私人焦虑提升为庄重的哲学问题，太容易导致一种女店员式的形上学。

答案，只在履步唯艰的行动里偶然相逢。对于每个存在的每个样态，它都只能是独一无二的。

我的亲爱的同志，小鸟，两次自杀未遂。他一直以为那个黑洞般的邪灵是源于社会亲属父母的压力，结果他在自杀里遇见了答案。他告诉我，那邪灵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它来的时候，欢迎它，与它谈话，然后，你会习惯它。

五十八岁爱滋去世的傅柯，他的传记英译本在伦敦问世了，报纸刊出他照片，两手抚抹光头也许是对镜整装的特写，蛋形墨镜架在白面上好像猫熊。他早年受尽折磨，每每半夜外出，留连酒吧或街角以觅露水之欢，回来却被罪恶感击垮，瘫倒于地不能自己，要电召校医来制止他自戕的冲动。此后十多年间，他自我放逐流徙各地远至北非，七〇年代初才回到法兰西学院。他最后在写着的性意识史，未完即病逝。

好艰涩唠叨的性意识史，依我看来，无非他的忏悔录。他

提出的性与权力的关系，广泛被学者括引，延伸，炒作，太好用了。然而这班学者不过搬弄语言，记号跟记号所指的对象从来不发生关系，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对象的存在。学者们在做一场智力体操训练，专技替代实相，让他们在学院里罢。

而傅柯不。他是有对象的——他自己，跟他所存活于其中的世界。二者之间，他真想问出个答案来。

在别人，是辩术。在他，存亡之秋。

他亦即性，刻骨铭心给他激悦给他酷痛的性，他用了一辈子功夫去实践。当他渐渐能看清楚它，理解它，说明它的时候，他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它跟他一齐埋入土中，像无价之宝乍现于世随即不知所终。后代寻宝人，一切一切，仍得重新来过。

答案的代价，要用肉身全部押上换取。而每一个唯一的答案，是注定了，无法传授的。

我很悲伤，走过漫漫长日，就在我们似乎摸索到自己的一个答案时，我们也老了，快死了。这千辛万苦换来的果实，这一肚子的经验，眼光，鉴赏力，都将化为尘泥，无益于人。我们好热心想授予晚生者，但我们被认为是过时的。年轻人，就更别提了，他们简直不晓得这帮老鳄鱼如此念兹在兹是干什么呢？有阵子我太过悲伤，面对一课堂学生的片刻，凄然

说不出话，良久，只能自壮行色的发出吆喝，大家到外面晒太阳吧。

是的性意识史，他与史陀多么两异。

属于史陀的答案已经在那里了，成为一种活着的姿态，深隽的，凝注的，雍容的存在。至七年前还有巨作出版，《妒忌的女制陶人》，史陀说，论题仍是相同的，不同是感性的内容。宗师健在，我与他同活一世，看得见他不时又别出新裁，依然敏锐，我甜蜜得背转身来，拭去幸福的眼泪。

傅柯不然，他难掩愤情。面对性与权利互相盘错筑起的，好一座堂皇的性意识机制，他先讽之，继挞之，他一手插进面缸里了。他发觉，自己也是性意识机制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从它而生。他不料，打到自个门上来。

他揪出自己，招供说，第一个被性意识机制包围被性意识化的人，就是游手好闲。别忘了，他出身富有的资产阶级。

他坦承，劳动阶层一直并不受制于性意识机制，他们自活于联姻机制里——合法婚姻，多生育，乱伦禁忌。

他以为性意识萌芽于中世纪基督教忏悔。明确说，从十三世纪初发布的新忏悔守则，指令所有教徒必须定期的，绝无隐瞒的自白。自白的核心，当然，是性。到十六世纪，自



白演义为苦行，神修，神秘主义。其用以分析和陈述肉欲的千百种方式，已发展成一套丰富细腻的技艺。数百年间，性之真实，透过这种言说传播下来。

它一度严格属于宗教的范围，隐蔽不留痕迹。十八世纪末，它开始脱离教会。性之真实，不再用以往那种言说了，罪恶与救赎，死亡与永生。它被另一种言说取代，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性还了俗，进入治安的范围。语言本身，性的符号，受到猛烈冲击。

它是健康状况的身体问题，不是最后审判的哲学问题。肉欲从天庭降诸地面，附身人体。现在，新的技艺手段完全不同了。不靠权柄，靠技术，不靠禁律，靠正常化，不靠惩罚，靠管理。肉体成为知识，知识产生权力，复杂而多样的渐成机制，无远弗届普及开来。

性意识，如此，以科学言说为屏幕，在回避性的同时光明正大传播性。性成为公共事务，不仅没有受到压抑，反而愈来愈扩散到事物和肉体外面，刺激它，表白它，让它开口说话，命它讲出真相。性意识成为一时代人的求知之志，自相惊扰，喋喋不休。傅柯说，我们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傅柯，总而言之呢，就是不要被收编。

尽管现在，性权力的组织多么开明仁慈啊，它早已废除



了铁和血，改用更精致的训导和调节。尤其对所谓，违反自然，它好努力保持着医学语态，描述的，中立的，不掺道德判断的。它像为植物分类一样，帮形形色色的性实践命名，鸡奸啦，兽奸啦，恋物癖，恋童癖，窥淫癖，暴露狂，性倒错，自体性欲癖，老年性欲狂，巨细靡遗，时增新词。违反自然，业已形成专门学，享有它给予的自治权。这是社会头一次，如此降尊纡贵，恳请每个人陈述自己肉体享乐的秘密。

但是傅柯，他一点也不领情。

他的骚乱的内在，他的同性恋身份，他坚拒被管理。他讨厌心理医生跟专家，笑他们是出租耳朵攫取性秘闻而率先进入性兴奋。每思及权力善心要负责起他的性，并且好温柔的触拂过来了，他便焦躁难安，苦思反击。

他不断在字里行间放出警讯，太狡诈，太太太狡诈的性意识机制了！它使我们欢欣鼓舞服从于性意识的专制，还使我们深信，我们已从性公开和性透明里得到了解放，从性享乐得到了自由！

他慷慨陈辞，激扬文字。他抓起矛戈挥舞着冲上前，挑去罩纱，他要揭开它的真面目。

他大吃一惊。

此刻，他眼中的性意识机制，已自我运转膨胀成一座庞

然大物。原本，寄存于联姻机制里的性意识机制，曾几何时，不再受繁衍后代的束缚了。它脱开生殖的制约，一径强化肉体锐度，官能质量，追索幽昧难于捉摸的感觉之迹，筑起性享乐殿堂，纵情不返。

他似乎预见，性意识机制，今后必将带来浮士德式的诱惑，一个社会，用全部代价来换取性本身，性的主宰。为了性，值得一死。

他来不及多讲了，遭灭口的证人，仅及提供一条线索。吐出最后一口气，似偈似讖他说，性，一切都是性。

未完成的性意识史，到这里，没有了。

他似解脱，没解脱。似得到答案，没得到答案。

我一路跟他跑，跑到崇峻断崖上，天绝人路，他不见了。我大声叫他，没有回答。

地到无边天作界，不不不，那不是泰山极顶摩崖石刻，不是无字碑，那是一九四三年的断崖公园。

那断崖，阿尧曾去凭吊过。二次大战期间田纳西威廉斯于米高梅制片部工作的一段日子，住在圣塔蒙尼卡断崖公园附近。公园种满大王椰，崖边一道石头围栏。整个灿黄夏天，沿加州海岸伸进陆地七哩，实施灯火管制以防日军空袭。每天晚饭后威廉斯骑脚踏车到断崖公园，园内遍是年轻军人。

太平洋回光返照，他骑车经过，巡逡幽冥中的磷亮眼睛，投合者，他即掉头骑回来，停在旁边佯看海景。他会擦亮火柴点上烟，借火苗的瞬间审定猎侣，果然好的，便相偕去他住处。不好的，他会再钓第二个，第三个，夜夜不休，在他那栋叫断崖名邸的公寓。

阿尧告诉我，若不是威廉斯写下日记，谁也不敢相信曾经有一夜，他跟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他一连玩了他七次。

那断崖，我稍稍朝下一瞥，魄眩神摇。我站在那里，感到了也许傅柯也感到的，色情乌托邦。

在那里，性不必担负繁殖后代的使命，因此性无需双方两造的契约限制，于是性也不必有性别之异。女女，男男，在撤去所有藩篱的性领域里，相互探索着性，性的边际的边际，可以到哪里。性远离了原始的生育功能，升华到性本身即目的，感官的，艺术的，美学的，色情国度。这样，是否就是我们的终极境地？我们这些占人类百分之十属种渴望到达的梦土？

傅柯无语。

我站在那里，我仿佛看到，人类史上必定出现过许多色情国度罢。它们像奇花异卉，开过就没了，后世只能从湮灭的荒文里依稀得知它们存在过。因为它们无法扩大，衍生，在

愈趋细致，优柔，色授魂予的哀愁凝结里，绝种了。

是的，恐怕这就是我们凄艳的命运。

过去的，或是掠逝的，或是要来的，航向拜占庭。

航向色情乌托邦。那些环绕地中海，远古远古多如繁星的不知名小国，连神话都没能传下来的，终结者。我们是，亲属单位终结者。

## 6

航向地中海。

我们是日落之后到日升之前产卵的海生闪光虫，一片闪闪亮白曾经让哥伦布以为那是陆地。

我们的婚礼，毕竟，阿尧不知，是在世界最大教堂，教宗所驻地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举行的。

我在忍冬和蔷薇绿叶爬满的花棚阳台上写明信片，八月末，但我饱满的幸福感好像闻得见花开的浓郁香气，不时要涌出水面般深呼吸一口，才能潜笔书写。

明信片一张寄给妹妹，若望保禄二世的大特写，精雕权

杖，白色冠冕绣藻纹，妹妹会反覆细看。一张西斯汀教堂全景，给阿尧。

我写亲爱的阿尧，祝福我吧，我在罗马，他姓严，我们非常相爱……即便是现在，一如当时，写到这句话我仍难以继，我得站起来走走。

我闻见当日早上那杯卡帕契诺撒肉桂粉的气味像飓风刮来，我避到角落，让它摧枯拉朽自我屋中扫过，破墙而出。我转过身来看，从飓风过后满室疮痍里掩袖望回去，看见了今日台北的低压云逼在窗外，而当日早上永桔熟睡在蓝染布大床上。

永桔，跟我，至阿尧死时我们长达至少七年的伴侣关系，七年！我连名字没告诉过阿尧。

我倚傍门侧凝看永桔，天啊他这时的睡姿，俊美无瑕如米开朗基罗壁画中的亚当。昨天，我们在西斯汀大殿下仰叹真迹良久。莽莽云汉，上帝创造了男人。壁顶这端的上帝，那端的男人，彼此伸出臂膀，和食指，在空中几将要触及到的，数百年后，激发了史匹柏拍摄出 ET 与人类男孩第一次接触时的经典画面。然我哀哀感觉到，上帝与男人，他们的神情，手势，不是触及，是诀别呀。为了世界的建立和延续，“你将离开你的父母”，无论如何，何时何地，都永远是一条金箴铁



律。对于我们，亲属单位终结者，你将离开你的男人，一个，或一个又一个……

最幸福的片刻，我每每感到无常。

我忍耐住溢满胸膛的眷恋不去骚扰永桔，让他好睡吧。我把木门稍掩住，挡开东晒的太阳。他稠密带点自然卷的乌亮头发，流映着霓虹薄光，发脚湿湿渗汗。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我坐回白漆铁桌椅前，椅的背跟脚做成像蔓须翘翘卷起。我继续写，此刻我的心情，你还记得那首词吗，水远山长愁煞人，就是这样。我们去了梵帝冈。NHK 出资修洗西斯汀教堂壁画，一边拍纪录片。前半厅已洗干净，现洗到中段天井，听说八八年到九二年洗最后审判那部分。当然，去了西班牙广场，相同镜位拍下照片，想象赫本当年。我们打算去费里尼的故乡瑞米尼，也会去威尼斯，翡冷翠。开学前回台湾。

信发纽约，除了东京的妈妈家，我只有这个地址，阿尧却很可能在任何地方革命，云游。我一直疑心他是否收到这信，虽然他的同居人不识中文但会保管好他的东西。我至终没有得到他给我的祝福，电话里，托带给我的货物附夹的便条里，病中相伴的日子里，都没有。

唯有一次，永桔接了通电话交给我，是阿尧。醉醺醺的声音，要我猜他在哪里，我说，你喝太多啦。

他说，给你一个线索，听着，我在，波，本，街。

喔，我说，纽奥良。

他开心死了，啧啧亲吻着电话，含糊朗诵起来，我听懂一个意思是，当棉花称王，砂糖称后……以下的咕噜噜呢喃中，忽然我听见一句，刚才那个人是谁，姓严的？

我以为听错了，确认一遍，什么？

他纵声一跃，清晰念出白兰芝的传世台词，我一直依赖陌生人的慈悲……

我屏息等他说下去。

但他也像白兰芝无声消失于舞台，留下嗡嗡的话筒在空中悬荡。我着急叫他，唤无人，筒里是混浊的环境声。在那酿有后劲强极了的飓风鸡尾酒的法国区酒店，他这只老鳄鱼若是被抢被杀或猝死了，我一点都不吃惊的。

我勉力回想，他说了吗，姓严的？那么，他是收到信了。还是，根本我听左了？

几回，我如鲠在喉。本来我可以最轻松不过的问他，有没有收到我在罗马寄给你的明信片？可是全被我的怯懦，莫名其妙的自尊，一再延宕，终成哑果。我既已向他吐露了爱

情，他不回礼应对，我是绝不再提的，除非他问，而且，要看怎么问法。

他电话里的轻率，我好纳闷，是否他压根不把此事当事。是否他早已洞察，无非萍聚苟合罢了，久一点的，缘尽即散。我仿佛看见他用那种犬儒的笑神，再度把我拨惹。许多次假想辩论中，我跟他一来一往问答不休，永桔付以最大耐力和好意倾听，每也熬不过我几近歇斯底里的冗长独白而昏昏睡去。我一人辗转反侧，竟至把自己翻跌到床铺下，惊醒了永桔。永桔坐起来瞧我，好气又好笑说，没见过有你这种人哦。

我唉声叹息不能平静，非得永桔索性也不睡了，起床弄喝。

可人儿永桔，侃侃的一撇一撇步去厨台那里，浑翘，结实，他就有这个自信任我一览无遗，百试不爽的听我由衷发出咏赞。我惆怅说，要是阿尧能认识你就好了。

永桔侧转四分之一脸向我，他这角度最俊，像煞希腊男神。他说，你不怕他把我抢走啦。

我瞬间领悟。此刻，阿尧死后的两个月，书写当中，文字告诉我，阿尧吃醋了。

因为我与阿尧，我们之间的感情，如同一个九十岁老人的记忆。老人们的记忆很奇怪，越近的越淡忘，越远的越记

得。老人们的生活，过去，像是一张一张珍珠色的停格，后来到现在，则像快跑的片子一团糊了。我们亦然。越到后来，当我们越分歧，越多新人新事参加进来的总和超过了我们往日所一起拥有的甜美资产时，我们变得，死命护守住共同的，而不愿去碰触相异的。我们后来并不多的相聚里，除了叙旧，叙旧，仍是叙旧。多么愉快，且总是把我们从残酷大地洗脱出来的叙旧，其实又是多么脆弱。一旦触及现在，我们对待彼此的过分认真，和在乎，难以苟同，就争论起来，好伤。我要到这时候才明白，见色忘友，我那样晕陶陶向阿尧吐诉我的爱侣，曾是多么打击了我们之间的情契啊。

情字这条路，多方面来说，阿尧都是我的启蒙，前辈。当时，我自管痴想能带永桔去见阿尧，不过为博阿尧一辞之赞罢了。得到他的嘉许，胜过世间各种福证。我巴巴捧着所爱到他跟前，他若激赏，我高兴还来不及，他若要，我会给吗？我不知道。但在阿尧前面，我是如此骄傲，如此淡然，我想，我会给的。我喃喃呓语，永桔呀，你们一定会很投机，他喜欢法斯宾达，你也喜欢，你们可以痛快谈一谈亚历山大广场。

永桔对我抗议了，用一杯琴可乐堵住我嘴，可不可以暂时不谈你的老情人，他说。他就是不相信我跟阿尧没睡过。

我口干舌燥，一杯琴可乐灌下去，享受冰凉气泡在鼻尖

迸跳且炸上眼睫，打个大喷嚏，真舒服。我瞧永桔，他偶尔拿阿尧来逗我，远在天边的阿尧竟成了我们的催情素。可不是，可乐里一点琴酒，已足使我满面飞红，翦翦双瞳。

酒仙永桔，漱漱口，他给自己弄了龙舌兰酒。将盐巴抹在手背，持柠檬片，喝时，啜一下柠檬，舔一口手背，把酒送进嘴里。这个过程，他只消微微予以色艺化，必定燎起我原始大火，发狂跟他抱一场，这样，才铲除了阿尧在我脑中的纠缠。

那年初秋，我们借住罗马的莫莫家，白天踏遍城内古迹，晚上缱绻到天明，苦日短，苦夜短。终至两人都泛出黑眼圈，约定彻底休息一日。哪里也不去，听音乐，睡觉，看书，做菜做饭。

莫莫不时骑单车过来，带来他女友做的玫瑰酱和桃酱，抹饼干吃，喝普洱茶，铁观音。莫莫女友犹裔波兰人，对莫莫的两个中国人朋友很有好意，约了见面吃饭，夜晚我们在一家十九世纪老店廊下叫了炸鱼，喝冰冻伏特加，等她。她在内政部上班，正忙于替大批申请政治庇护的波兰难民当翻译，结果还是赶不来。我们曾在街边仰头望见她打开公寓窗户丢下来一本导游册子给莫莫，朝我们摇摇手像古堡公主随即隐没。



莫莫家，我猜原本是閩人的居所，宅院进来大门边，低洼于马路的小室，白昼也要开灯，以橱架隔间，分出厨区，音响摇椅区，书桌打字机电话传真机区。室中央仅可容身的铁皮螺旋梯，我跟永桔有本事二人同爬，麻花绞藤般嬉缠而上，豁然开朗，大床垫，浴厕。推开百叶门，轰隆隆滚进眼盲的铄金光线，跨出门槛，屋顶上花棚平台好一片绿海。我坐在那里，仰看攀满菖萝的楼堡，现今分住两户人家，跟莫莫共一扇院门进出。俯看莫莫的毛泽东选集，喝霉味甚重的茶，为试试装茶的那筒劣质锡罐上倒有一个风雅的名字，庐山云雾，是青茶。

我念道，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是长征路上，经骷髅山作的十六字令。原来一位会作诗，一位不作诗，分了两岸风流。

莫莫推荐卡带我们听，昂扬的进行曲，欢颂着红太阳，社会主义的祖国。事过境迁，那班抖擞极了的男女齐唱真令人讶笑。但莫莫仍兴奋起来，跟着唱，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祖国的舵手！叫我们注意听，是藏族在唱，然后换哈萨克人唱，乌兹别克唱……莫莫用他意大利人特有的肢体语言表示着荒谬，太荒谬了，使他看起来很像一名跳舞病患者。可这里头也按捺不住的，是他逝去的青春鬼影在跃跃欲试召唤着他呢。



我们得凝聚最多耐心凑兴，以免失礼。莫莫更献宝放出电影主题曲，马路天使啦，夜半歌声，渔光曲之类，果然又引起识货者的连连赏叹，我们扮演着十足知趣的朋客。当莫莫尖起假嗓子随磁带秀一节“苏三离了洪洞县”，永桔抽着苏联长滤嘴烟，在那氤氲烟幕里用眼神把我从上到下痴痴吻一遍。逼我赶紧自救，换个彼此看不见的角度自笑。但永桔打量到侧面我鼓起的笑颊，呵呵呵调侃起来。莫莫却被鼓舞了，以为我们在笑他，红挣挣的又去开新酒，长筒陶瓶，介绍是荷兰酒，执意每人喝一杯，不管每人腹内混合了多少种奇怪的酒。我们挨到莫莫好怅惘离去，牵着单车的身影，五步一徘徊，突然高呼一唱，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祖国的舵手，消失于转弯黑暗里，我们已烈火燎原一路烧回屋子去了。

休息日，可惜莫莫没有出现，否则我们会全心全意奉陪，相声到绍兴戏，都行。不为借住他的房子，而为他天真烂漫的中国热怎么到了这样一把年纪也不稍稍减退。他七四年远赴辽宁大学念书，毛装蹲在畦垅里的照片，种菜吗？黑白的，但他眼珠无所遁藏的地中海蓝，流落番邦的，在那个天际线垂得低低的北大荒旷野里。

他一屋子摆设，达摩圣像，贵州织品，郑板桥的竹和拓字，苏州版画。陕北老妇用大红土布缝制成的狮龙，小毛驴，

虎头鞋，百衲袋。吊在灯下的皮影偶，女蓝五号电影海报，床头一对木框裱的其实甚烂的草书联子。以及云南蓝染布做成的罩被覆盖住整张大床，我们睡卧其间，宛若浮沉于密密的水藻珊瑚枝子里。我目睹这一切，怎么像是目睹着我自己的青春残骸，遍地狼藉。

曾经，一伙人奔走相告聚齐了，窃听不知打哪儿录来的带子，民谣，小调，管弦乐演奏的梁祝，穆桂英挂帅。朝圣的心情，把灯都熄了，点一枝蜡烛，杰坐在录音机前负责操作，灵媒般控住一屋人呼吸。带子跑了好一会儿，只听见杀杀的空跑声，蓦地，啱——一叫，似男似女，拔起我们一脊梁鸡皮疙瘩。好嘹亮的男人音，鸣骷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杰烫灼灼的眼睛望向我，确定是这一刻，我们互相电着，开启了往后，往后，我必须像撕开一块大疤的，往后我惨厉的初恋。

我曾经，每听到信天游，那几声劈裂喷呐，令我心一抖滚下热泪。我也简直恋物癖似的，着迷于北方大褂那种蓝染。所有这些，重逢于罗马莫莫家，却怎么都变成了感情淬光之后的糟粕，一如唐僧抵达灵山渡河时骇见水面溜下死尸，是他脱掉的凡身俗骨。

近来我物欲越淡泊，衰老的兆征。

我与世界，若即若离。如此靠近天堂，而无坠毁之虞。永桔谓，再没有一人比他更能了解我的酷。他说，像戴维斯的小喇叭音色那样行走于蛋壳之上。

不要演奏你知道的，演奏你听到的，戴维斯说。

永桔发现莫莫居然有一张戴维斯CD，反覆眷听着。他告诉我，这张WALKING，是PRESTIGE唱片公司时期录制的，五四年纽约，二十八岁的戴维斯戒毒成功，改变酷爵士风格，演奏质野有力的硬咆勃。

他教给我听，戴维斯几乎不用颤音，仿若人声，时而遥远忧思，时而坚定，明亮。有一种空间感，很简洁，戴维斯说过，他总是注意在听是不是能把什么省掉。

永桔模仿给我看，戴维斯吹奏加了弱音器的小喇叭，仿佛对着麦克风吐纳。没有明确起音，起于恍惚不定的瞬间，又同样，结于无所终之处。永桔背转了身去，戴维斯常常背对听众吹，吹完独奏的部分就下台。永桔如入无人之境，随底下传上来的怡荡奏乐在那蔷薇棚壁前忘我摇曳。

他那好极了的节奏感，像跟音乐在欢爱。眼看他耳鬓厮磨就要到达时，忽又脱身迤邐去，延宕愉悦。旋律好顺忍的绕住他，依从他再又来一回。似有若无的触吻，他亦迎接，亦推拒，而已让那轻触吻遍全身，把他松松拨弄开，把他弹棉

絮般，弹得松软又蓬高。但他仍不允，教那亲吻有点急起来，似踩着，没踩着，终至顺忍所可依从的极限时，他就回转来，变得很驯良，听天由命的任凭去。可这会儿，旋律倒又不急了，引领他缓缓朝前去，摸索着，犹疑着，是吗？对吗？思寻着。然而他已嗅见真理的气味不远了，激动起来，是的是的，就在前方，咫尺天涯。他超前跑过去，凌驾于节拍之上的急奏追随来，是啊快到了快到了，他们在真理逼人的光芒里热烈啮吻着……

我妒羨交加，拭去眼角的泪光千万莫让他发现。

昨天我们在圣彼得教堂听弥撒，傍晚五点那一场的，稀落少人，管风琴先响起来，像天使之翼从高阔无比的堂顶覆垂下来，我伸手握紧永桔。一列白袍披红襟神职人员走过我们旁边通道到前面祭坛，永桔回应我，握得死紧，如同世间新郎新娘于神前缔约。既然人的姻亲制度里我们注定是无份的，那么在这里罢，这里米开朗基罗设计并开始建造，造了一百年才完工的圆形大屋顶教堂，缔结我们的婚约。

我们在一起三年半，信守忠诚，互相体贴。但我不敢设想未来，如此一对一的贞洁关系，只是因为爱情？天知道，爱情比丽似夏花更短暂，每多一次触摸就多一次耗损了它的奇妙。

似乎，我们只是刚好在都发过疯病已经复元时，彼此遇见。渴望过一种稳定，放心，不虚空的生活，胜过其它一切。我们只是正巧在许多方面，同步了，因此幸运的维持着平衡状态。我们互相有一份约束，恰如古小说里的娴美女子婉拒追求者所说的话，“我是有约束的人了。”

唯有过过毫无约束日子的人，才会知道有约束，是多么幸福可骄矜的。

我们彼此同意，甘愿受到对方的约束，而因此也从对方取得了权力，这就是契约。契约存在的一天，他的灵魂跟肉体完全属于我，因此我得以付给他从外到里淋漓尽至的满足。

记得吗，“特权，就是打仗的时候走最前线。”这个定义，曾让蒙田在他的论文集里大惊小怪描述了一整章。蒙田会见三个被带到欧洲的巴西印地安人，他问在他们的国家里，国王享有什么特权？

不，不是国王，是酋长。中有一位酋长印地安人好傲然自得回答了蒙田，特权，就是打仗的时候走最前线。

我的特权，就是性爱的时候给他酣饱。我得以授予我的慷慨，这是幸福的。

往昔没有约束的日子，我跟千百个身体性交，然而，后宫年轻漂亮的女奴们，在苏丹怀中都变成了一样。我想填饱



欲望，却变成色癆鬼掉在填不饱的恶道轮回中。太久太久，我根本忘记了跟灵魂做爱的滋味竟是为何。我不曾指望遇见永桔，彼此倾慕，愿意交换自己。以肉身做道场，我们验证，身体是千篇一律的，可隐藏在身体里的那个魂灵，精妙差别他才是独一无二啊。

于是我们订下契约，互允开发。当爱情夏花日渐凋萎，我们尚存足够多的好奇心继续开疆拓土，一时间仍兴味盎然。

而我，而我依旧不敢，设想未来。

异教徒？或是背教变态性倒错者？我们怎敢信誓旦旦。我们不过近似，首度石油危机那次突然风行起来的泛美广告辞——享乐今天，明天会更贵。

看哪，神都会毁坏，何况契约。

就是圣彼得教堂，持有进入永生天堂钥匙的圣彼得座像即在前方垂瞰信徒，弥撒的进行中亦难掩一股倦怠气。仪式也成了制度和习惯，神就差不多快死了。现在，让我们背教者的甜蜜好心情投射给昏暮沉沉的弥撒上，使之一变，换上来瑰丽色彩，如同一切一切的仪式之初。

看哪，奥深的后殿中央青铜椅上，放射着圣灵鸽子，万丈光芒。正殿主祭坛四根大柱支撑起青铜屋顶，设若这是女娲的断鳌足以立四极。祭坛地下三十多年前发现了记载中的



圣彼得遗体，修成一墓。祭坛内有忤悔堂，九十五盏油灯，昼夜不灭，设若这是天地际极的二烛龙在守护。记得吧，那首诗，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我们要长命百岁，做爱到很老很老的时候也不厌倦。

我们握着的手没有松开过，至分完圣饼才离开正殿。出大门，看看上面的渡海圣彼得，十三世纪马赛克作品。天已黑，教宗高高的住处灯光亮起来，广场上橘黄灯球也亮了。来时毛毛雨，广场边起虹。虹出双色，鲜盛的是雄，叫虹，暗的雌，叫霓。我们互做霓虹，在难以承认我们合法关系的现代社会，但愿我们能存活着好比偶然雨幕把太阳光晰显为七彩让世人看见。

我们数着广场回廊的多里尼式圆柱，环绕对称筑成半圆形，听说有两百八十四根。数过来大半时，我们在—列无人踪的柱影底下悻悻亲吻，差点不禁，听见群鸽西归疾雨般扫过耳边，忘记了数到第几根柱子。

良久，我们让澎湃起伏慢慢平坦下来，流入四周的罕静。列柱，跟它们的黑影，跟西元初移竖此地的埃及方尖碑，纵深交错幻如大峡谷，吸纳着昔往今来无数计的时间，以至太过饱和，流沙无声把人没顶其中的时间冢呀，吓到了我们。

我们一语不发，手携手火速逃离，生怕稍慢一点它那巨

大无息的阴影便追踪而至。

逃出大理石建造的繁丽商店街朝圣路，我们沿台伯河缓缓走去巴士站，永桔说，所以我最不喜欢看古迹，只会让我感到死亡。他哽咽着，感到生离死别。

是啊我说，鼻子酸酸的，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以便活到很老很老还可以做。

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回台湾之后，选个黄道吉日去验血。不论万一谁是阳性反应，我们都同意白头偕老。

“在一切之中爱慕与事奉”，银戒背里一圈刻文，我们揣摩是这个意思。卖各种华美圣器的店铺，我们挑选到算是最便宜的信物，互相赠给。我拉过永桔手指亲爱啃食着，不含了点欲色的，任他指上的银戒咬得我牙龈酸麻。

我记得，他在戴维斯的小喇叭演奏里忘情摇摆，看着看着，我的人整个像只剩下一泡裸露无任何自卫力的心肠，软嗒嗒淌着水晾晒于白昼下。

## 7

最幸福的时刻，我总是感到无常。

我每每害怕永桔太好的节奏感，太匀称的体格，巧夺天工，必然早夭。我时时希望他鲁笨些，不惜用灰垢抹黑他掩藏他的美貌。他在蔷薇棚壁前狎音乐起舞时，我简直如目睹宙斯从天而降化身为一只宏伟的天鹅把他强暴了。我常常故意少爱恋他一点，做出冷淡的样子，免得造化窥伺，一妒之下将他掇走。

我们到超级市场购物，推着篮车于货架之间流览。他走前面，转瞬消失于通道底，我忙推车跟过去，尽头左右一望

不见人，顿时着慌。我折西走到底不见他，返东退回来不见他，气急败坏险不撞散堆叠成塔的洋芋片，却见他好端端站在那里挑起司饼干，而我仿佛一刹那白了头发。

不久我看到一部口碑甚差的港片，梦中人。的确它如影评说的，空洞，贫血，耽美，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完全无可药救。我不能相信，它竟拍出一段岔出剧情之外的气氛戏，超级市场里的周润发对林青霞，与我同出一辙，其迫息和绝望，使我惊异是否我曾在睡梦中去导了那样一场戏，或者那镜头什么时候潜入我意识里把它捕捉了去。至于弥漫片中的氛围，前世今生，因死别未能消耗的情欲到来世再烧，是由于无结果无后代的性，癫狂而抑郁，我深信，非我族类断难拍出。

耽美。我想起一位酷似尼金斯基的年轻人，高颧骨，翠绿上翘的杏眼，经过第一夜的第二天，穿越海滨沙丘他对他的情人说，昨夜你让我了解到美好的疼痛是什么意思。

是呢美好的疼痛，这是耽美的本来面目。受虐与耽美，原来是一对孪生姐妹。

被献祭，被注视，被动的存在体，隐密却蓄满风雨。好像少女青春期的悼亡之苦，埋葬了童年，告别了她的独横自我，顺从进入成人生涯。若这苦痛一直涨高漫过闸口，她会

变得自虐，诸如吃泥土，嚼粉笔炭块，喝食盐水，拿针扎手。我们亦然。或因长年处于背叛人也被人背叛的宿命周期里，我们都有受虐和耽美的倾向。

在幽闭剧台上，一抹聚光底下，委婉弃于地的平源之战里的静御前。她身着也许有十三层如大婚时穿的华衣，连同她黑缎般直发，一层叠一层盖满台阶。她掩面回首，男人被杀，女人被掳，城国灰飞烟灭。

在莫内妻子卡蜜儿临终的脸上，弥留着最后之光。油画似草图，笔触很快，卡蜜儿晦淡已变形的容貌，黄色转白，转蓝，转入灰暗中，莫内来不及要抓住那消失的色彩和光。濡沫之妻，变成物体，与诸物体无异，为光所照，为光所弃。

在罗丹死前五年雕塑的舞者尼金斯基身上，技艺令人叹为观止，妄想用块，面，线条肌理逮捕瞬息万变的流逝之姿，其紧迫跟逼临，竞逐无已。欲以肉身贴近永恒，直到七十七岁死了罗丹还是未能脱化他山林牧神的羊角羊蹄啊，好枉然。

凡我族类，不被准可的，允诺的，不被祝福，一如魔阵布下了魍魉坎途，难有善终。我与永桔在偷来的忠贞爱情里，戒慎被命运三女神窥破遂收走我们之间的信任。不确定感，像防腐剂使我们努力经营过一种纪律的生活，也像轻雾笼罩四周使我们依违迟迟，坐对生愁。

我跟守财奴一样，攒着眼前的运气眼前人，一点一点挥霍我们相处的时光。永桔离开我去做他事情时，不成文默契，我们绝不留恋，吻别，最稀松平常的仿佛他不过是到街口超商买些食物马上回来，或他在浴室暗房冲洗照片而我去办公室和学生谈话。我们甚至回避眼睛，害怕看见了自己的软弱。别离前夜，我们不做爱，因为，因为那真是太惨了。我们会提早一天两天，且故意草草，严防伤别所掀起的恐怖肉欲将我们歼灭。前夜，我们会去有家庭的朋友家度过。根据经验，切忌族以类聚，言不及义的斗嗔斗笑斗讥，或泡吧泡KTV，酒精声光，轻易便瓦解情绪，搞得一塌糊涂。

通常，我偕永桔到妹妹家，也就是看看电视录影带，妹妹张罗吃喝，两小孩吵吵闹闹，央我扮大野狼追逐他们却又吓得嚎啕大哭。妹夫跟永桔默默下象棋，二人整晚上没有声音。小孩们睡后，洗了澡的妹妹坐在我旁边同看影带，香沁沁的，手底总不停或削水果给我们吃，或串陶珠，缝缝绣绣，让我感到安稳。世界并不因我和永桔的分别而崩盘，我们亦很快就会见面。如此带着好健康的心情连袂回家，好忙碌的各自弄睡，仿佛平庸极了的夫妻关系只是顺着惯性运行。那么，惯性就会理所当然推我们到下次在一起的时候，其间，并无空隙能让意外介入。是的，我们必定再见，恩爱如常。



我们的小心翼翼几至迷信，唯恐意外趁人不备奇袭。一次永桔出门前说我走了，令我心为之摧。所谓一语成讖，我走了，这不就是。我准备着随时得到出事通知，任何一通电话铃响，我颤栗去接，若听见说，请你来医院一趟，我将一点不觉意外。当日永桔亦有所感的比平时多打了电话找我，家里，学校，小咖啡馆，家里，电话总是追踪到来，而我发抖接听，片刻间怔喜难言，俩俩也说不上话，真苦。经此一事，我们又多增一条禁忌，留心不使用走了，去了，拜了，之类同义词。我们在布满机关的蹇途扶持前行，唯恐一个不在了另一个怎么走下去。

他离开最久的一趟，赴川滇缅甸拍丝绸南路。当然，我们互不送行。只在门口结结实实拥一下，好明朗的兄弟情谊，没有牵扯。他拎着行李三两步下楼去，我掩门兴叹，也克制得住不去阳台贪看他背影，以免坐实了命运的戏弄，果然变成最后一瞥。我闭目反刍他的言语，他曾从兰屿打电话给我说，能有一人这样让他想念着，真好。守贞的感觉，真好。像白山茶只为等待那位独一赏花人来到，才一层层绽开它繁似堆雪的花瓣。多么不吝言辞的永桔呀，教我涕零，我将之铭刻胸口火烫如一块大大的腥红A字，直到他回来，亲手把它摘除。

他走后，我去理了头。理过凉飕飕的颈脖，着风吹拂，把心田都旷废了，长出漫漫荒草，满目只有寂寞，寂寞，一望无边的寂寞。

早年，缺乏经验我曾被这股寂寞打败，败到非人境界。现在，我不过是江湖走多，自忖有些力量可以对付。

我会勤跑妹妹家，参加他们的家族活动。这使我蓬生于麻中，不扶自直，养住健壮的脾味。我会谢绝各种夜间聚会，不冗谈，不宴饮，不狂欢，不昼寝，甚至不嗜读。设法早睡早起，大早在日光里慢跑，使我够力气来度过永桔不在身边的每一天。我甘愿约束自己像一句古语所形容，待字闺中。

然后，面对夜雾光临寂寞掩至，我便敞开大门让它进来。

寂寞是不能排遣，打发的。我太明白，遣而遗之，随即，它又来了，而且这回，它要的更多。寂寞唯有一途，就是与寂寞彻底共处。

它盘据着全部身心，使人无书可阅，无乐可听，无带可看，书写无字。我几乎听得见它白蚁般在蛀空我的心房，骨髓，脑髓，窃取了我的躯壳栖息其中。我白痴般坐地板上，看守一屋子永桔住过的痕迹，床铺空空如也。我玩弄自己的性器，何以却是如此疲赖，无味。劳伦斯说，所有的性都来自脑中，诚然，寂寞蚀空的脑子使得性欲也变得不能。

于是我放弃一切心智运作，开始体力劳动。灯火通明的半夜，大整理，大扫除。后来我看到隐遁的麦可杰克逊终于让欧普拉去他的梦幻谷采访，晚上凉风里他走到外面，奇怪他的庄园和游乐场修整得那样人工一丝不苟，像一所优良的公共设施，一座模型陪葬物。游乐场永远令我伤感，想到马戏，小丑，假日，童年，曲终人散，而那旋转木马音乐真是太荒凉，像一缕亡魂依绕不去还在凭吊往日繁华。麦可对摄影机介绍他的旋转木马跟摩天轮，灿晶晶开亮着似两盘钻石座落于绒黑夜幕中。他说他有时会半夜一人去开旋转木马骑，天啊这是我所见过最最寂寞的人。

有时，寂寞不仅是心理上的，它侵袭到生理。挺常见的方式，无来由我会突突心悸，一股急湍冲击胸腔似乎向我预示什么不祥之事，直至我喘息困难，歇倒墙边用力深呼吸几口，才渐消褪。不久，还会再来。它也会沉甸甸朝下坠挂，疑似脱肠。且分不清是站立过久，劳动过度，它会像钳子一样咬住我颈背肉，锐痛难忍，摆平于床上。我干睁眼珠，肉体疲惫之极，但要到寂寞也倦了，乏了，才双尸缚抱在一块儿的沉入睡河。

日复一日，我的白痴岁月，空心佬馆，端靠常识度日罢了。其荒莽无文，恍若白垩纪侏罗纪的一支大爬虫。

爬虫日子我唯一读得进眼的东西，是一篇色彩研究，关于红绿二色在中国诗词里的视觉意象。

我带在身上数念珠般反复诵读，事实上，这篇研究更接近一册搜罗殆尽的色彩元素周期表。它胪陈了几个色彩系统对于红绿的各种命名，单是日本人所著中国色名综览，依据MUNSELL色环罗列，以明度顺序为先，明度相同的，彩度高者先，红色，即有一百四十种红。且看，色谱七·五R的红，润红、淡藏花红、指甲红、谷鞘红、淡桃红、淡罌粟红、苹果红、颊红、瓜瓢红、铁水红、草莓红、曲红、法螺红、桂红、榴花红、汞红、烹虾红、胭脂红、蟹螯红。

绿谱，一〇GY的绿，艾背绿、嘉陵水绿、嫩荷绿、纺织娘绿、水绿、绣球绿、螳螂绿、豌豆绿、玉髓绿、青菜绿、巴黎绿、青梅绿、萤石绿、秧绿、莴苣绿、豆绿、琉璃绿、藻绿、柞蚕绿、麦浪绿、蛇胆绿、青豆绿、淡灰绿、深琉璃绿、浮萍绿、草绿、紫杉绿。

逃避开文字的逻辑，连符号性也屏弃掉，文字成了万花筒碎片，组合为缤烂景观。我放逐其中忘返，纯粹的色感花园，如在苍蝇之复眼所见的世界里营飞。

是谁语焉，我享受一个故事里的并非它的内容，亦非它的结构，而是我加在光洁表面上的擦痕，“我快速前行，我省

略，我寻找，我再次沉入”，本文的欢愉呵。是的，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凯撒进入罗马城时千古一欢。

何以解忧，唯有方块字。

而歌德说，颜色学的关键在于严格区分客观的和主观的。这是颜色学造诣甚深的歌德所发出的偈语，俳句。

自然界的色，是本来就有着的呢？抑或透过我们眼睛看见的才是呢？又或者是莫内晚年患白内障而至须赖颜料签条来选色，画了二十多年的睡莲，最后画出是视觉消失之后的记忆之色，是无视觉无光无色彩里所见之色？

我是？或我不是？我曾在自己把自己问倒的追问里迷失了。如今，迷失依然，但何须多问。我愿效善男信女每天把金刚经念几遍，不必知道经义，只是念在铿锵，绵密的声腔音节中，念到死，像血液打着拍子流过人的身体而舞者逐之浮沉一生，炼渡彼岸。我念着我自个的经，红绿色素周期表。

鲸鬣红，城上闪闪鲸鬣红。

嘴初红，养来鹦鹉嘴初红。

水底红，初日圆圆水底红。蛮锦红，窄衣短袖蛮锦红。桃毁红，妆成桃毁红。拨刺红，惊鼓跳鱼拨刺红。剪来红，清香拂袖剪来红。兽焰红，松火红，宿烧红，大谷红，腮上红，后霜红，踟躅红，海绡红，舍利红，宫花寂寞红。



半折红，半丈红，一窗红，一点红，一笑红，蜡想歌时  
一炷红，黄金拳拳两鬓红，何处飞来十二红。

闹红一窗。

依红，泛绿依红无个事。

粉红，人在粉红骇绿中。骇绿，惊绿，惨绿，颓绿，仄  
绿，浮绿天无风，冲绿有人归，吹绿日日深。

蒲叶吴刀绿，遥看汉水鸭头绿，铜生绿，金间绿，丹如  
绿，霜留绿，侵衣绿，裁笺绿，勿叹蓝袍绿。

窄窄红，窄窄红靴步雪来。袞袞红，岸岸红，日日红，子  
夜红，去年红，花开不如古时红，明日的无今日红，骷髅红。

红赤朱绛绯丹。

绿碧翠。

金井碧，钗梁碧，酒脂碧，檀栾碧，琅玕碧，天醴碧，蒲  
桃碧，鸳鸯碧，曲江碧，潇湘碧，靡芜碧，秦淮碧。血化碧，  
朱成碧。

碧成朱，颜尚朱，两绂朱，不能朱，两违朱，傅面朱，唇  
砂朱，寒水朱，提梁朱，杨朱，我朱，厝朱，骈朱，纡朱，铅  
朱，银朱，金朱，紫朱，黄朱，丹朱，蓝朱，墨朱，朱朱。朱  
太赤，血不赤，千点赤，三月赤，奔虹赤，羲轮赤，剑气赤，  
须恨赤，妒君赤，空欲赤……



## 8

一朵红，正月长生一朵红。

委尘红，老人偏喜委尘红。

我念着我自个的经，挨渡寂寞风暴，一如变蝇人阿尧在天涯海角向我打呼救电话。歌德曾说若是他没有造型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基础，那么面对这个恶劣时代及其每天发生的影响，实在很难立定脚跟不屈服。

飘摇之世，伟哉歌德，能用诗文和颜色学植物学当做他的定风珠，走完高标一生。渺小吾辈，文字族，不过学了点法术，一套避火诀，随时随地即可遁入文字魔境，管它外面

凶神恶煞在烧。

外面，外面是，一个吊梢眼男生出现在我桌前，脆脆的说，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吗？

我坐窗边这个位子很久了，躲开交通尖锋时间。可以看见外面骑廊下人与地摊沸成一团，也可以凝望窗玻璃上叠叠的物影深深处灯泡三五支浑如月子，男生就从那里头朝我走过来，直走到我跟前。我从那里头看他，很久了。

但他显然已误会我的意思，在对面坐下来，摆手向女侍要一杯墨西哥冰咖啡，跟我推荐只有这家店有，加了墨西哥咖啡酒，浓得不得了，没有酒量的要注意，免得喝咖啡喝到醉，逊毙。问我要不要也叫一杯，我说不用。

他看出我无意交谈，丝毫不以为困，打开背包，拉出一串线管原来是耳机，和一座玲珑剔透的宝蓝色随身听。他戴上耳机，灵巧拨弄好指示键，软坨坨垂坐那里聆听卡带，两手压在腿下让脚悬空着，有时俯首，放任茂黑漩涡的头顶心给我看尽。有时侧斜脸顾盼店里，流动眼珠，漠漠又幼稚。他那一身家当，帅奇表，金项链，红绳络一块绿玉挂在颈下，大胆小妖精，多半有人养他罢。他洁白的FIDO DIDO恤，同牌子塑黑背包，上面挥撒着歪歪倒倒的印白字母昭告天下，“费多只是费多，费多不惹谁，费多明了每件事，费多不评断。费

多就是年轻，费多不老，费多就是天真，费多有力量。费多来自过去，费多是未来。”

都是费多，哪有我们置喙余地。

费多一代，其口音听起来是六十年次以后出生的人种的国语——不不，正确说法叫做北京话普通话，活在台湾的今天，此国语非彼国语也。只是费多并不管这些，数十年过后，台湾妈妈的话也要被哀悼了，那时候，通行的国语，将是现前这个费多小儿的国语继续异变下去的咬字和腔调。只要打开电视机，充斥于各频道综艺节目里的国语，就是。到那时候，我辈人的国语，上个世纪的白雪遗音，会被讪笑也好，怀旧也好，都将一个一个凋零殆尽，尔后，这种语音，就从地球永远消失了。

费多小儿，我无法直接目视他，他过于年轻的身体像大太阳下的金属反射光，我不得不戴上墨镜才能去看。之前我从窗玻璃的幽邃处发现他跟几个男女孩子围坐嬉闹着，比我所有学生都更小更小的费多小儿们，月中兔影般，杳思不可及。后来他们都走了，敏捷轻翘像一尾尾雨后生出的红蜻蜓蓝蜻蜓，经过骑楼马路一哄散去，令我由衷发出礼赞。

咖啡端来，费多望着我脸听候吩咐。我只把视线留在那杯冰冻冒珠浮堆鲜奶泡沫红樱桃的咖啡上，介乎沉吟，介乎

颌首，莫非鉴赏什么艺术品？他似乎获得了我的许可，遂动手吃。

如此，他坦荡极了的吃，再不觉得有欠而要对我周旋，因为他是那么俊俏可喜任由我看，物超所值，是我占了大便宜呢。他以耳机，以费多T恤和背包上的费多宣言，表明了，谢绝打扰。他独享于自我天地里，何庸我有礼应对。

费多小儿是美的，他善知自己是美的，那股子必定于做爱时要打舞台光的自恋劲，天赋异秉。LIMELIGHT，聚光灯，我曾经夜夜漂泊其间的小吧馆。氢氧焰燃烧石灰照耀出强烈白光的舞台，美丽受难者如嘉宝冰雕般的四分之三侧脸供奉在上，被看，被宠，被崇拜，然后倏时枯萎，他达到了难以言喻的潮巅。尤物们生下来便是被看的，他要这样好像才能完整。

好像，我们都有一个雌雄同体的灵魂。

被看，被取悦，好难取悦的，神秘莫测的阴性体。见到吗，诸多出土于中亚跟小亚细亚远古神母时代的，泥陶阳器密麻摆满殿中为了取悦大地女神。是啊，看看顶原味普罗的色情读物，无非都在描写女体的快乐和满足，非如此不足以刺激男人，满足男人。剥开数千层文明外衣，推倒意识篱障，女体溢散着气味，引诱哺乳，致使勃大阳器让隐晦女体发出

“是的，还要”的呼喊，是雄性一类的种族记忆，集体大梦。

我往往延宕欢愉，着盍于灯下我的情人的脸，似仙似魔，好像他并非跟这个实体的我在一起，而是跟一个在凝视他的魅惑之力在展开着，放恣着。我只是那个凝视之力的媒介，他自个被自个纵情暴露所大量释出的韵味，沼气，弄昏迷了，沉沦得无以复加。他越沉沦，我越粗暴。粗暴又温柔，泫然欲坠的温柔吻住他。

被凝视的阴性，与凝视着的阳性，并存于我们身上。

我每每讶叹，阴性体是他自己的一个创造物，他被他自己所创造出来。他只是展现，展现即存在，展现即欢愉。他像神话里的，布满星星的身体吞下了太阳变成一个水平线，而太阳行经他身体时，他创造了夜晚，然后他产下太阳又创造了新的一天。

他从不说明自己，因此他是一元的，灵魂即身体，不曾分开。最美好的时候，他像是舞者所自视自矜的，杰的私淑大师曾经说，身体是件神圣的衣裳，是你的最初与最后的衣裳，是你进入生命亦是你告别生命之地，故而你应以爱敬的心对待它，以喜悦和畏惧，以感恩。舞者崇拜他自己的身体，他凝视着自己，脉脉无语。他顾影自怜。他像一首印地安人的歌唱着，忽焉美在前，忽焉美在右，忽焉美在左，我走在

美中，我就是美。

我很讶异，所谓神性，亦即阴性。

阳性体呢，他才是那根从亚当身上剥离出来的肋骨。

他长成雄性的模样，与他的雌性一类共同存在，却又这般不同。面向这个含默的被动存在，他又好奇，又困惑。他探看着，触近着，抚摸着，试图去理解，说明。他做为他自体，但他又是一名观察员。有诗云，死海无生物，听见鱼发声，当这个无语的汪洋终于对他掀开波澜时，他狂喜极了甘愿葬身之中。

不错，科学是雄性的。吴尔芙讲过，科学并非没有性别，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并且有感染性。

啊神话在什么地方终止了？历史在什么地方开始了？史陀说，没有文字和没有档案的社会里，神话便是为保证社会的封闭性，使将来能跟现在和过去一样。

也许，一切的神话都在诉说着一件发生在万余年前的骚乱。

神话揭示出隐情，自然创生女人，女人创生男人，然而男人开造了历史。是的历史，男人于是根据他的意思写下了人类的故事。写下了女人是他身体的一根肋骨做成，更写下了女人啃食知识禁果遭神谴责的原罪。



可依我来看，倒是男人偷吃了知识的禁果罢。是他，开始二元对立的。是他，开始抽象思维的。他观察，他分析，他解说。

他建造出一个与自然既匹敌又相异的系统，是如此与自然异体质的东西呀，男神篡取了女神的位置。女神的震怒，遂成了人类的原罪。

记住啊，最后的女神说，有过一个时代，你独自徜徉，开怀大笑，坦腹沐浴……女神背转身走入了神话的终止里，让位于社会秩序登场。女神的哀怅，成了我们失去不返的伊甸园。

我剖视自己，是一朵阴性的灵魂装在阳性身躯里。我的精神活动充满了阴性特质，但我的身体，这个携带着生殖驱动力DNA之身体，人做为一种生物不可脱逃的定数，亦是我们的铁血命运。

DNA 盲动要产造更多 DNA，雌雄两性各用了完全不同的生产策略。雄性是竞争者，数亿个精子被一个卵子所选择，雌性是选择者。担任生育的雌性需要一位肯合作的雄性伙伴，才能可靠传播她的DNA，她好缜密，狡猾的选择投资人。雄性的成功率则有赖到处播种，让越多雌性生出越多带有自己DNA的后代。瞧瞧我们，男人固然对女人负心，但男人对男

人岂不是更加负心。

我们的阴性气质，爱实感，爱体格，爱色相。物质即存在，此外别无存在。不冥想，不形而上，直观的眼界里所看见的亦即所存在的。二硃红，月季红，扇贝红，柿子红，玛瑙红，灰莲红，象牙红，蛤蜊粉红，银星海棠红，我诵着我自个的经，蒸红，晴日蒸红出小桃。

是的阴性气质。可我们却缺少育养天性，也无厚生之德。结果，我们的看见即存在，便倾斜到极端去了。如同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哀嚎道，我震惊于我的美丽胴体，我一定要铸造这座雕像！但是该如何进行呢？除非结婚，万无可能。在我变丑，变老之前，必得铸成。为了铸造雕像，我必须赶快结婚。

冻结之美，拒绝时间，有时间就有折损。我们变成了马拉美笔下那只绝色天鹅，在冬日寒水里自顾太久终至冰封双足，再也无法挣脱。

我们无能传后的DNA驱力，无从耗散，若不是全数抛掷在性消费上，就是转投资到感官殿堂，建之，凿之，不厌其烦的雕琢之，有最多精力跟闲暇品尝细节之末，浸淫难返，色情乌托邦。

被凝视的费多小儿，乌托邦之子。我羞怯不看他，只看

窗外，微微嗟异。

从来还没有爱过人折过翼的美少年，我祈祷他千万莫爱上任何人。爱了人，就是堕尘的开始，我怎忍见他天人五衰弄到一身破烂臭败。我不由念出喃喃祷词，他将负尽天下人，而绝不能有一人负他。

尤物不仁，以逐色者为刍狗。所以到我这把年纪，不过是蚁蝼偷生而已。

我隐隐作痛想着永桔，他一去滇缅毫无音讯，想得没得想时便想他大概死了，今年第一场山雪会把他掩埋。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他的容貌他的声音他的体味我快要记不得了……在这华灯初上遍地黄金的大城一隅，我跟费多小儿对坐良久，未有交谈。

到我起身欲走时，我们才首度对上目光。费多的眼睛没有一丁点红丝丝，黑白分明依稀还带着婴儿的眼白才有的那种骨瓷蓝，定定看进我眼里真是无心肝。我自惭形秽，糟糕的支吾其词把脸烫红起来，完全不符合我的疏冷内心。也许我说了，不走吗？

费多已摘下耳机，酷酷的牵动一下眉睫，说走呀，零碎东西已扔进背包里，一旋身已经盈离开椅子，牛仔裤旅狐鞋，走在我前面径自直走出去，把他修长富弹性的背影放肆展露

给我。

我略一瞥已尽入眼底，就不贪看，去付账。感觉远远处他的视线X光般，上下将我扫描了一遍。我自弃而笑，不错是只癞巴老鳄鱼。

在门口，我说，那，就这样吧……

费多说，玩过抓娃娃没有？

我羞愧说没有。他唉呀一声拍了我手一下，招我走向隔邻一家店里。

好凉软的手，我跟随他去，稍有喟叹。我的意思非常清楚了，“那，就这样吧”，意味着，虽然寂寞，但今晚我并不想，不过真谢谢你陪我坐了这半晌，毕竟我已老朽，你正似水流年如花美眷，承蒙相顾呵，那么，是的，就这样了，再见罢。我这一辈，像成濑电影里的人，女优高峰秀子，回头一望演出法。

成濑电影并不多的外景戏，总是俩俩边走边谈话，有时成濑使用轨道随人物行走跟拍，最特别还是，让一人走前一步回转头来，另一人紧上前去，二人再次并肩讲话。以人物进行代替摄影机运动，营酿出细腻的韵致。

即使内景，成濑亦执迷于室内外交界处，用光影落差造出来叠染和时移，复藉日式住宅互通有无的隔扇布局，斜角，

多层次空间，与固定镜头里的纵深场面调度，筑构出成濑式景框。活动其间之人，行云浮止，聚散无由。

小津曾说，我拍不出来的电影只有两部，那是沟口的祇园姐妹，跟成濑的浮云。

横断风格家小津，较接近于阳性气质。他的景框，数学的，几何的，在垂直线和平行线里梭织着感情。空镜，是他盛装着感情的容器。

成濑已喜男，比小津多了颜色，更无痕迹，更无情契的，纷纷开自落，比小津迷人。小津静观，思省。成濑却自身参予，偕运命一起流转，他一生爱好是天然。

那么费多一代，既被动，又主动，俐落直线条，酷派诞生，无性的。他们宁愿干干净净自慰，也不想跟人牵扯欲情弄得形容狼狈。他们比新新人类携带还更深的，自恋的洁癖症候群。

我必须不断不断调弦，以便看懂费多不致误判。似乎，他并无意从我这里换取什么。其实他打量一眼就知道，不论是色，是财，我都少得可怜恐怕还不够抵他对我颦眉一笑。他是在施舍给我罢，我从窗玻璃里看了他那么久，而我们之间贫富悬殊到根本我连要婉谢他的施舍，也难于启齿。单看一件，什么抓娃娃，在刚刚兴起来当时，我压根也没有听过。

他指导我投币，如何操控器械夹取玻璃箱里翻滚的妍彩布娃娃。他下达命令了，PAPA 你去玩那台，快，现在没人，先占那台。

PAPA 是我？我也立刻顺从他的指示占住旁壁一台抓娃娃机。

PAPA？葩葩？琶琶？帕帕？杷杷？他叫我爸爸。我红着脸，心脏胡乱跳，胡乱玩起抓娃娃，霎时铜板就光了。我回眼望费多，他正在抓得起劲没有看我，唯露出璀璨之笑，叫我 PAPA，去那边有换币机可以换零。

我亦果然去换了十个十元硬币，都给费多。看他玩，看店里各式各样游乐器，百家争鸣发出震天价响，大片讯号灯和闪光的洪流，每人据得一磐砥柱便任它天塌下来不睬的埋头自读者。我加入一圈小鬼围住的桌台，赛马，押那只无甚人押的塑料蓝骑士橙褐马，果然也一直输下去。我坚持眷顾它，不改志，冥冥中竟似与它结成命运共同体。我不知身置何处，公元几千年的未来世界？上个世纪末性和死亡的帝国维也纳？抑或尼禄焚城前的罗马？爱情神话吗？

六九年还是七〇年，爱情神话于麦迪逊广场大厅首映，在一场摇滚演唱会之后，有一万名年轻人，大麻跟海洛因气味弥漫空中，整批嬉皮驾着摩托车跟奇丽汽车喧嚣而来。天



上飘雪，曼哈顿的所有摩天楼亮着灯。放映空前成功，每一幕年轻人都鼓掌，许多人睡着，许多人做爱。片子无休止放下去，银幕上的正正在演出银幕下的，爱情神话，神秘不可思议找到它的唯一时空。多年以后费里尼忆及，仿佛神话的密码顿然破解，古代罗马，未来一代，与观影的现在，瞬间接着在一起了。它不再属于费里尼，它是地质学上的菊石遗痕，以其不对称的回纹展示出来两个差距万年的时代同时并列在一个空间里。

所以这是真的，费多来自过去，费多是未来。他的费多背包，穿过两臂缚在背后，像登山者，像旅人暂且驻足此刻。他的那双艳白高筒球鞋泥尘不沾，又很像小龙女之辈，长居墓穴，睡时卧在一根悬绳上。

似乎，不知寂寞为何物的他，并无意施舍我什么。

自恋的洁癖症候群，他们要一种绝对舒服无害的植物性关系。清浅受纳，清浅授予，绝不要深刻。深刻具有侵蚀性，只会带来可怕的杀伤力，是不祥的。我明白了些，笼罩在爱滋和臭氧层破大洞底下长大的新生代，体质好脆弱，他们亦试图摸索出适于共存着的生活气氛，他们要避免任何深刻，唯恐夭折。费多接近我，似乎只因为我看来是并没有给他一点点性方面的压迫感。是呢，我原本为一枝无

臭无味的无色草。

比起他们，我们粗胚得多。邂逅，即火炎昆岗玉石俱焚，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没错只要对方温煦，有意又是无比的欢快，容易就变得更容易了。

我告诉费多我要走了，整晚上他也不玩别的，总共抓到一只娃娃。他说PAPA等一下，玩完这抓。他玩得两颊水蜜桃红快熟破皮的，使我真想跟一个亲爱的爸爸一样在上面亲一口。但我只是两手压压他肩膀，表示幸会，表示再见，我得走啦。

我站在大街，空白站立甚久，忘记要去哪里。

初冬的夜风一阵刮来，动摇了我为捍御寂寞所费力筑起的长城。寂寞袭至，正如苍狼里的成吉思汗于月黑风高那次跃马越过墙城进入国中。他的宿愿他的梦寐，那一飞掠就在岳空成了定格无止尽飞掠下去，只听见马的鼻息，旷古之风在耳边裂响。我想永桔是死了，他的声音在我耳边泣诉，如果你等我，我会回来，但是你必须全心全意等我，等到天下黄雨，下大雪，等到夏天的胜利，等到音信断绝，等到记忆空白，心理动摇，等到所有的等待都没有了等待……

凉软的手牵住我，不是永桔，是费多。我咦怪他跟来，不

玩了？

费多嗯一点头，问我现要去哪里？

终于，我叹口气，在费多面前泄露出情绪。永桔不在的家，今晚，我快没有勇气回去了。我也没有丝毫意欲去酒吧喝酒，黄昏演讲完又赌了一晚上赛马，思及吧里播放的蓝调或钢琴爵士我疲惫得直要呕吐。妹妹家，多么健全的家庭空气，今夜委实不宜，我畸零的精神状态像一枚孤鬼近不了正堂大屋，我会被一点晃动人影惊吓得离开老远。我也没有半分力气想跟费多交谈，谈什么呢？我们活在两个世纪的人。说真的，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费多以瞭望原野的姿态望尽天涯路，那是霓虹市招中最高的一座亮着十二F蓬莱宾馆，费多在邀我同往吗？天哪他实在太年纪小了，小过我所有的学生，我怕我没办法。可费多脆脆不带任何情绪如透明压克力的声音说，PAPA去你家，还是我家？

我骇愕低吟，那么，这个，不过，的确……往昔我曾经带回家我美妙的萍水相逢，隔日在我仍沉溺于对他体味和气息的蜜稠回忆里，他已离去且偷走了我刚领到的一厚笔奖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那以后我变得戒备，谨慎多了。

费多一派松淡说，到我家好啦，我打圣域传说给你看，还

有我会用咖啡帮你算命喔。

我说，你家里父母亲呢？

费多撅嘴巴说，他们会在家才有鬼。

我说，他们都不管你的？

费多说，你说提款机吗。

提款机？

对呀，提款机，我是提款卡。

哦是的，提款卡与提款机之关系。费多很高兴我答应去他家，转瞬蹦发雀跃，吱喳说，PAPA我告诉你，圣域传说，帅呆了！它属于角色扮演游戏那种，我的是彩色版，而且我装了魔奇音效卡，会奏出好好听，好好听的音乐，咄！咄！费多呼叫起来，半举双手比划着V字舞动，真是一只快乐的螃蟹啊。

但我根本不懂他所描绘是何物，也不想懂。圣域传说，后来我看他在电脑上玩，才晓得原来是这四个字。我好奇问他，父亲做什么的？

费多说，我爸跑外国做生意，就算回台湾，也常不在家。其实我满喜欢这个老爸，他真的够聪明，赚钱一流。有次他回家，我正在打方块，他心血来潮跟我借玩，第一次就打了三万多分，输给他——费多作状跌到几步之外，是撞墙昏倒

的意思罢。

我问他，母亲呢，也不常在家？

费多说，我妈，那就很好想了。她一天到晚怀疑我爸有小老婆，抓不到证据，又抓不住他的心，更抓不着他的脚。今年她开始玩股票，牌打得更凶了，跟朋友去跳交际舞之类，过得满充实。

那么，你都是一个人？

费多说，我妈这样比较好，我就不用担心她。我姐出嫁前，她可是闷疯了，说都是我们拖累她，不然她早改嫁了。姐嫁掉后，她人倒变开心，也不爱待家里了。反正我照顾自己没问题，钱也不缺，她回不回家没有影响，我还更自由。我并不爱他们来陪我什么的，因为，不一定有话说。

我问他，念哪里，几年级了？

费多看我一眼说飞，你很爱问哋。我念一个，反正一个你也不会知道的学校。而且我不想念台湾的大学，想当完兵再出国念，所以我跷家到处玩，没什么压力。

你跷家跷课哦。

不的，我跷家，但，不跷课。跷课太麻烦，搞大了，学校通知来家，不是很烦。

跷家就不烦吗。

不会。我是这样，在我妈去打牌或出国玩的第一天，出门，然后算准她回家前一天回来。万一出状况，就说到同学家睡了一天，她不会太找我麻烦。爸回家的日子比较不好算，但只要有状况，我妈怕被削，一定帮我挡的，她每次都跟他说我去露营。

跷家都去哪里？

KTV，MTV，还有去钓虾，就算没地方去，也可以住宾馆，反正不爱一个人在家。我姐知道我常趁爸妈不在时不回家，对，她用不回家来形容我跷家。我像一匹狼，很独的。

那你的朋友呢，最少，你也有个同学罢。

没有，我是独子，喜欢独来独往。人家说钱可以买到朋友，但我不爱别人是因为我有钱才在一起，所以，没什么朋友。

女朋友呢？

女朋友，你不知道现在女生都很势利地，我宁可到宾馆叫应召的。

叫过吗？

是还没有。我不爱，怕中奖。我也不想当gay，太累，太麻烦了。

没人骚扰你么，我是说，会有很多人追你吧。



那看你要不要被追呀。若不想被骚扰就不会被骚扰，我认为就是这样。像我，去KTV，一间房里只我一个在唱，唱得真好听，虽没有人欣赏没关系，荧幕会打出掌声鼓励的字幕。唱累了，就睡下，醒了再唱，我都叫他们从歌本的第一首开始播，唱到完。

我疑惑望着眼前这个一脸嫩气的费多小儿，竟如阿森巴赫遇见达秋。

德文阿森巴赫，堆满尸体的小河，死之河。阿森巴赫没能渡过，死在弥布消毒剂味道的瘟疫水城威尼斯，达秋便是这死亡与性滋养出的纯洁诱乱之花。而今日何日，我追随费多来至他家，他将用咖啡替我占卜命运。

这个家，没有生活痕迹的家，好像电视剧搭出的布景，金碧辉煌一似华西街台南担仔面。很干净，每天一位欧巴桑来打扫。玻璃柜里陈列洋酒做为摆设，女主人化妆台上各种超级名牌保养品，琳琅堆置，多得可拿来糊墙壁。吧桌有半瓶矿泉水，时日久远，让人错觉那里面当已生出苔青或孑孓。事实差不多，我坐靠角落的皮沙发里，居然教蚊子叮着，颈侧顿时浮起一块疙瘩，奇痒难耐。蚊子忽忽飞经我视线，消失一阵后，又自耳际俯冲过，我啪啪响打不死它。电梯大厦，冬天何处飞来蚊子，肯定是这张流沙深陷般的皮沙发，方圆几

尺内太久不曾有人走动过了。没有煮咖啡机，费多弄了杯即溶的麦斯威尔，基于礼貌，我悠缓搅拌着铁匙，瞧见自己的脸幽森映在晶墨色矮几上。

没有一本书，这栋房子里。报纸，杂志，或者只要是印着一些不论什么字句的，DM啦，型录，电话簿也行，就我环顾所能及，都没有。我骤失凭怙，漂荒着。费多持易开罐喝，遥遥坐我斜面。我们好像无法对话了。他换掉牛仔裤，放落长长的T恤盖住臀部，引人臆测那底下穿了衣物否，直到他坐下来，是件鹅黄短裤。他曲腿坐在那里的姿势，宛若莱茵河女妖坐在岩礁上。我们好像突然沦丧了不久前我们还拥有的足资对话的空气，我渴望他叫我PAPA把我们叫回去刚才那个情境。我无法掌控自己正变成一根失水的藻叶，黏涩，快发出咸臭了。我真想快快告辞，趁这股臭味尚未溢出之前逃之夭夭。

费多喝光饮料，抛篮扔进筒去，哐当惊我一跳。他捞起遥控器，谢天谢地我们前面的普腾大电视发声了，一会儿渗出画面，猪哥亮秀。他转遍诸台，结果仍回来秀场，唱歌跳舞开黄腔，容易便把屋子填满了。

我们沉默看秀，至电话铃响，费多抄起机子接听，走到垂幔流苏的窗户那边对机子耳语。我猛然醒觉，他一直在等

这个电话啊，我不过是垫档。飞鸟尽，良弓藏，可以告退矣。我一口饮尽冰冷咖啡，表示这就离去。

费多关机后对我说，PAPA 你再等一下，我朋友马上过来，就开始玩。

我过分迎合他几至谄媚说，好的，咖啡算命是吗。

费多说，我朋友讲最近电脑病毒太厉害，他把电脑都封了暂时不敢玩。我跟他讲玩这个要三片磁片，容量超过3MB，他的虽是不够装啦，但只够单色版，一听我这套是彩色版，二话不说，马上来。

是的费多并非说咖啡，他说电脑，我缄口无言。依然看秀，等待果陀。秀播完，费多转到NHK第二台时，果陀来了。

果陀望我一眼算不算打招呼，不知。费多亦不介绍，半声不吭，双双连体婴般钻去房间，他们互相不说话的！随后费多叫我，PAPA 来。

我蹑足跟进，谦虚倚在墙侧看他们，不僭越。OK，画面有了，费多说，密码。

果陀拿起红色X光透视片取码，四五〇八。

费多把数字打入电脑，磁碟一阵骚动，乍地，荧幕破开裂出诡丽极了的动画，魔奇音效卡奏起音乐，哇我惊呼，的确震撼。他二人却毫无所动，酷得像脑科医生准备进行手术。

半晌，他们只是瞪着荧幕，尔后有如蚂蚁用须交换讯息的他们窸窣一触，便已完成协调似的，果陀落座，按下了进攻键。费多侍旁，摊开来六大神洲舆览，手执道具图表。且看，果陀所扮的主角在荧幕上东奔西跑，出村庄，遇三个美丽女魔，果陀稍手软时，费多已祭出火云骇术，杀得三女落荒逃走，赚了三十元及经验五点。

我暗中密察他们是否情侣，一片茫然。

费多说他不想当 gay 因为太麻烦。我的好友蓓蓓，她说做爱实在太累人。一旦有性，自我便曝露出来，男友的自我也泄底，性不过是积压彼此的张力，大家都受伤。她说她是和平爱好者，追求和平，不要涟漪。

我的学生豪豪，他说把马子跟玩电动，属于同级。若约会完要做点什么，比起去找地方或引诱对方上床，倒不如早点回家打电玩看电视录影带。

蓓蓓后来告诉我，日本这半年流行起所谓，第二处女症候群，即失去处女的年轻女性就此可以不性爱。好比麻疹，水痘，早出早好，既然打了预防针即可免疫遂赶快去打。此流行病原因很多，其中一项，由于各种资讯调查显示女孩们非处女，故使大多女孩讨厌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特意失去处女。现今又从资讯知道人人不必然都性爱，则不做也十分之放心。

非处女的早或晚，端看公司或学校的气氛来决定，性爱亦然。失去处女不因爱恋对方发生，只是跟比较熟惯于做爱的人发生，随伴而来记忆犹存，如此，可以了。

我讶异，那么，异性恋亦同性恋化了？

经常，我们跟并不认识的人爆发性关系，分别时，我们对那个人的回味才开始。这回味，如同每一种生物在交配之后都是忧郁的，也充满了感伤。

是谁说的，叔本华么，一个人在恋爱中的狂喜与痛楚其实是，种族灵魂的叹息。种族意志贯彻于爱情为了两性结合繁衍后代——看啊这个，真是多么的古典。那些异性恋间的奇闻轶事，雌性在选择者，小心呵护住稀有卵子，伪装且聪明的挑拣出合作伙伴，而参与角逐的雄性们，必须打通亿万难关所付出的体力智力耐力精力，足使后世大惑不解，发出评赞，愚蠢，你的名字是男人！

今后，若一时代大部分的男性，渐渐皆失去想要生殖后代的驱力，蠢力？这个时代大约亦已同性恋化矣。当我听见周遭的妹妹姐姐们并发怨怒说，奇怪这些好男人都哪里去了！我总是全神贯注控制住自己别，别脸红，力持最从容的风度以掩藏身份。

当男人们都不再见异思迁，睹色心动，因为麻烦？太



累？没时间？没办法就是不想？女人们于是都沉寂了。

当无性爱时代来临，什么时候？二〇二〇，中译片名叫银翼杀手，男人奉命去杀复制人，最终千钧一发主客易位，复制人把男人从摩天悬楼拉救上来时，复制人的命时已届，他怅望着男人及其背后空中扑起的鸽阵，逐渐死去，化成为金属液体。当然，女复制人爱上了男人，因为有爱，奇迹般续存了下来。

当费多和果陀打到一处城堡，相传内藏奇珍异宝，极危险，费多主张进，果陀决心一探。先武装，戴上战神头带，紫砂拳套，身着蓝晶铠，足登龙蜥靴，手执炎玉剑，大刺刺进地窖。暖呀不好，五步一妖，六步一魔，好容易找到几个宝箱，启开全是铭谢惠顾，末了赚到两粒粽子一碗肉汤，不及吃又中剧毒，匍匐前往……

当调查统计宣告，婴儿潮出生代，将于二〇六九年全数死去。此时我隐约听到一缕乐声，若断若续，如此熟悉，如此悠远。起先我不留意，我流浪在圣域传说里荒芜将死。但它又来了，又没了。一次比一次，明晰，确定，终至我清清楚楚听见了，它就在外面。我循声而往，是客厅，电视荧幕播映一部黑白片，我不敢相信我所看见的，那上面是，NHK第二台，我看见费里尼的大路正在上演中。



大力士安东尼昆，低智女朱丽叶塔，两位可爱的老朋友跨越时空来晤，我热泪盈眶，坐看如梦相似。

多久多久了，阿尧出国前我们在美新处林肯中心看的大路，也是我与阿尧最后一起共看的电影。每每尼诺罗塔的配乐一起，阿尧便感冒似的抽搐着鼻子，剧终时和安东尼昆跪倒于沙滩里无尽悔恨的啜泣汇奏为一片滔滔逝水，阿尧哭了，我也哭了。我们趁灯光大亮前各自赶快整顿好，逃出门仍悲切不止，默默一直走路。一整条重庆南路布置着牌楼国旗，十月金色的风到处镀上一层金。阿尧买了烤鱿鱼，我们喝完公园的冰镇酸梅汤，坐博物馆阶梯上撕鱿鱼吃，才开始谈观后感，却做了一个完全跟我们情感相反的结论。我们嫌大路，太乡愁了，不够犀利。我们着迷于八又二分之一，而膜拜爱情神话。

几年后我看到大路录影带，带着忆往的心情，比跟阿尧看时知道了一些背景知识。当年左翼记者皆反对大路，此片跟社会政治问题沾不上边，用新写实主义的说法，这是部拒绝的电影，颓废反动。唯独一位评论者他说，好一部勇敢的电影！他也许是嗅出了大路里力抗潮流的勇气。但我仍抱持跟阿尧的共识，大力士和低智女，都是费里尼心中的理想人，失之浪漫过度罢。

似乎，到今天这一刻，大路才有了它唯一的位子，银幕上正演着银幕下的。

走艺游人骑一辆马达篷车跟买来的低智女，两个边缘份子展开一段谋生旅程。冬天出太阳时，大力士抛弃了病愈又活回来的低智女，留给她一些钱和食物。若干年后，投靠到马戏团里有漂亮女人为伴混得还不错的大力士，歇演时在路旁晃荡，春天，空中飘飞粉絮，孩子们打球玩。他走着，忽然驻足，那似有若无的歌声，从何处吹来，断了，又来了。他趋步前往，旋律越来越清晰，他看见郊地上一名主妇哼着歌晾晒衣服，他问妇人这条歌。妇人说两年前有一女流浪到此，常常唱歌，去年在这里死了。

我覆脸干啣起来一如影片结束时的大力士。我与阿尧，我与永桔，我们放野在社会边缘的逐色之徒，往往，未败于社会制裁之前先败于自己内心的荒原。我如何把自己弄到这个屋子里，任费多的一切一切，无情践踏。

低智女大力士适时出现，向我招魂，以我们共通的语言，那一点点乡音已够我抓住像一缕丝线，依循它我走出了迷宫。我斯文扫地，仅免于精赤条条。朱丽叶塔滑稽之脸，善良如母鹿的圆眼睛，包容着越老越怪越难以相处的费里尼，亦包容了我这副不堪的蠢模样。她像金雀花治疗不安，石南使人

平静，松香平衡消沉，龙胆根增加耐力，茉莉抗抑郁，薰衣草解除焦虑，金银花减轻乡愁。巴克疗法也好，芳香疗法也好，对于我仅须及于文字，文字疗法，够了。

且看，金盏花疗牙疼，桉树做收敛剂，灰毛菊解毒。桃金娘治支气管炎，橙花助消化，野葛抗腹泻，燕麦镇痉挛，丁香油防腐止痛，迷迭香强固记忆力……

我看完大路，关掉电视机，离开了费多的屋子，没有向费多道再见，当然也没有留下足迹。

费多再也找不到我，我也不会遇见他。对他，费多一代，我无能抗拒，但是起码我能，尊严的败退。我奢望，应当我还不至于太难看。

往后我常常想起费多家，那条巷子出来的通衢大道，我招计程车时看见垃圾车开来，沉重坦克，漆黄铁壳闪着许多盏红灯泡，连连五六部轰然驶过去好像宫崎骏风之谷里的荷母群阵，异味掩鼻。

宫崎骏动画之色，绿体分布着灰蓝圆型视器的荷母，生气起来视器会变成血红。荷母之怒，即核战后被灭种污染了的大地之怒，唯有一人，一女孩，驾驭状若蜻蜓飞行器的女孩，可以抚平荷母之怒。女孩偕飞行器翱翔，妙影投照在荷母湖镜般的视器上。最终，荷母像红潮涌来为女孩所阻，息

止了怒气。重创的女孩昏死在地。荷母蠕蠕伸出它们须条触拂女孩，将她高高抬起于空中，一片黄金麦浪摇动的触须放射疗能，唤醒了女孩。女孩走在浪端，走在光中。风之谷的人们仰望着，一名老得不能再老的婆婆惊喜掉下眼泪。只有老婆婆听说过的那个传说，传说里的女人，承诺将会再来的女英雄，他们等了一代又一代，现在，她终于再来了。

那个冬夜我站在大街，孤独如在一个同性恋化了的乌托邦，那些环绕地中海沿岸多似繁星连神话也没能传下来的不知名小国啊。我只有诵着自己的经，经曰，西湖水干，江潮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复出。

## 9

新时代运动的健将们说，柏拉图大年换月，走完黄道一圈十二宫是一个大年，需时两万五千八百年，移动一宫乃一次大月，两千一百五十年。逢换柏拉图大月，旧去新来，分崩离析，麻姑三见沧海变桑田。这次换月，太阳从双鱼宫逆入宝瓶宫，在本世纪末。从双鱼时代的基督教文明，过渡至今日后基督教时代，于二〇〇一年跨入宝瓶时代——NEW AGE，新时代。

唐葫芦教诲我，宝瓶座，其星座是一个人肩上负着水瓶向下施水，象征柔性，包容，人道与和平。所以未来的宝瓶

时代，是柔性生态主义对抗刚性物质主义的时代。

仙奴附议告诉我，意识必须变革。

他们拿些书给我看，有一本宝瓶同谋，为新时代手册。唐教我该如何操控意念，他说意念这个东西，是宇宙间唯一超光速的能量，可使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唐跟仙奴信得很诚，道友更胜情侣关系。吧聚会，他俩连袂来，不忘传道。唐最近学会唱张清芳的歌，MEN'S TALK，他唱你说你有个朋友，住在淡水河边，心里有事你就找他谈天，爱人不能是朋友吗，你怎么都不回答，你的心事为什么只能告诉他……

唐，赔光老本追寻爱情的坎坷G，多年来为了几桩爱情赔掉一幢房子数十万积蓄，爱人们还是都跑了。现在他跟仙奴住在一起，仙奴尚有旧爱未了结，他对仙奴唱道，我就像天和地，你是云天上飞，而我的泪水滴成了河……

仙奴点燃蜡烛，倾斜着将蜡油滴入盛水的盘中，端详蜡的凝结形状来占卜。烛光隐饰掉岁月烙纹，烘托出眼睫鼻翼很立体，因太专心详兆而头疼起来似的以食指戳着太阳穴，妖丽如京戏里花旦把胭脂直擦进两鬓去。他详罢自语自解，情字路上，误会，谣言频频，注意言辞和行为。

我乍然醒悟原来费多的咖啡算命法，大约就是这样罢。



于是我亦朝水盘滴下蜡油，请仙奴帮我看。蜡凝成依稀船形，仙奴解码说，你常存怀疑，要使感情和谐，应更具信心。

仙奴每喜独坐烛光里，若有新加入者跟他攀谈，他便永远再讲一遍他的故事。无非十二年前他去公司打卡时钓到一个这辈子最爱他的老外，他苦读通过托福考试，到美国和情人赋居。情人住在船上，为欢迎他上船，把他照片放大几百张贴满屋子每个角落。这栋不能给他安全感的船屋，一直是他任性找碴的借口，一个月后他返台认命度日。十二年间，情人每趁休假来台与他短暂相会。情人在这里认养了几名孤儿，来就带礼物到育幼院慰问，倒不曾给过他一分钱。年前情人捧来一纸结婚证书请求他签字，为使日后合法继承产业，他没有接受。不久美国来信，情人死了。至今他常常梦见船屋摇漾，情人抱着他当时珠贝色柔润的身体入睡，他睁大眼看着船窗宝蓝夜空里杏仁白的月牙，像剪贴在那里的，他患了治愈不了的思乡病。

歌又唱起来，歌词曰，无需喊叫，雁啊不论你飞到哪里，都是同样的浮世。

我仍记得那人姓施，我们每星期周末会面，延续一个月，他突然在不是应该联络的时间打电话找我，向我借两万元。我没办法跟他讲，我的总共存款不过五万，大部分是退伍时

同僚们还我的存款，我且未有工作。我答应了他，一文不少。我们在老地方见，庞毕度风的餐饮店裸露着水管铁材斑驳墙壁，空调太冷每使我冻成霜鸡般木讷寡言，以至炎炎夏日我得牢记要携带那件有僧侣帽的外套赴约。施则穿得过于少，他自恃可媲美阿诺的健美体格，不择时地总那一身装束，背心式棉恤扎进超短牛仔短裤里，高筒球鞋翻出有马球标记的线袜，军绿帆布书包。

施迂回说了很多很多，不说时便用一种受伤小动物的眼神望着我。我心知已交到他手上的两万元，肯定是有借无回了。他倾诉自己的苦境和贱性，似乎越拉大我们之间的尊卑悬殊，他就越有理由接受这笔馈赠。他期待我最好能啐他几口苛薄话，脸色，甚或暴力虐行，他就可以放胆的安心理得了。因此我不得不起疑，从我们头次上床以来，他是那样，那样殷勤于翻过身去，曾令我无比欢快，感涕交加的，那么，他其实并非如我所认为的双偕冶荡，共臻梦土了吗？没错，他更多是为了取悦于我。或者我得忍痛看清真相，我们的相处关系原来也没能逃脱出，嫖与被嫖，他只是采取了零存整付的收费方式。

我唯有呢喃着同样的辞，没关系，就这样好了，别放在心上，唉你不要这么说……我处在不平等待遇的折磨中，但

愿赶快结束这场灾难。但我越仁慈，施则越自行贬抑。我们那个傍晚到晚饭后的冗沉谈话，便像唱片跳针周而复始播着同调，终至向来露肩露腿不畏强冷空调的施，亦被冻得鼻尖淌水稀里稀里吸着气不让鼻水滴落，而我受刑的忍耐度已濒于临界，终于我下了决断说，走了吧。

他透出惊惶之色，简直像我把他弃之于野。

但我也再不能了。做个道别的了结之辞我说，你再要去哪里？

他卑微说，不晓得欸。复幽怨说，你要吗？

天啊如何我每次被自己的语言所困，我的修辞总是跟我意图之间存在过大过多的空隙。我真正的意思是，OK，银货两讫，拜拜。然而施得到的讯息却是，我们去床上吧。当然我要告诉他，不，我一点也不想要，但我说出来的话是，我们该走了。于是从他较为释放的仓促笑容里我明白他所获取的回答会是，要呀，不都是吃完饭去酒吧喝杯酒然后去旅馆的么，何苦例外。

势格形制，我已失掉辩解之机，我怕我若回拒他，他会当场痛哭失声。

所以我们仍去了路桥下的小吧。我沮丧之至，多喝了两杯曼哈坦，存心报复他不付账，让他也付一次。他努力要弄

暖气氛，变成花蝴蝶般乱招展。我恍惚一下子看清楚他，奇怪他当游泳教练领固定薪水可怎么还向待业中的我索钱？还赌债？不良嗜好？捅漏子了？或是拿去养情人？总之，我不相信这笔钱是给他姐姐住院开刀用的。我才惊觉，对他其实我是一无所知，而我居然以为我们可以长相厮守。

离开吧我们仍去上床。我阑珊走后面，有意教他付柜台宿费，反正也是从我两万元里支出，不为过。然则他呢，他媚术依旧，又实在更温柔，把我的恨念融解掉，倒也回心转意。男色当欢直须欢，人骗人本来一出戏。我仍想好好玩一回，却何以都走味了，万般不听我使唤，七零八倒不得个收场，让我真感到抱歉，对他不起。如此，似乎我们也够扯平了，谁也不必再留住谁。性与权力，其消长，好难说。

离开旅馆我们仍搭计程车，顺路我送到近他住处的十字路，他下车。夏天亮得早，男女清道夫在扫街。不过昨天以前，他强烈吸引我的力量，完全消失了。一旦消失，就像制造香水过程中的热淬法冷淬法或油热淬取，淬尽香气之后的花瓣只剩下一堆黄焦渣子。每次我自后车窗回恋他越过马路并开始期待能很快再相聚的身影，现在，我连一眼不想再看。我害怕只会看见他的平凡，丑陋，不堪入目。我注目街上披背心戴黄帽的清洁队员，视觉上很刺激。我多番看到他们，这

番才发觉有他们，听说他们工作中被酒醉开车撞死的比率甚高。我再不会跟施见面了。

想必，对施我也失去了魅力，人渣一具。

我再度，又掉入了伤郁的渊藪。看不出何时，何人，才有获救的机会。

我屡屡被自己催眠啊，梦想这次遇见的必就是唯一的，固定的。我太恐惧揭破真面目，这表示，又再一次落空。然后是又再一次的低潮，虚耗，一息尚存于早上醒来，为什么没有死，遂又要开始度过一个白天。随日照渐渐西移，人一寸一寸减弱下去，到黄昏最后一线夕光收尽人亦形骸销散，飘零的只魄只想找到一件物体可以附身，暂栖一宿到明天，谁知道，恐怕今夜就过不去了，那也没什么分别。

我曾经在满室斑斓斜阳的星期六下午翻遍电话簿，包括服役期间认识的几位南部兄弟，皆找不到谁可以聊聊，见个面，去哪里坐坐。我破碎而游离的状态，将使我的出现在任何一位朋友面前，都是个突兀，打扰。我找不到能有哪个倒楣鬼来聆听我的猥琐告白，灵魂探索。我看着斜阳剩下几道栏干就要没人黑暗，胸腔狂鼓不已犹如十三道金牌来索命。我几乎要打电话给蓓蓓向她求婚，恳请她睡在我旁边让我能握住她手度过即将来临像死亡一样的寂寞长夜。事实上我抓



起电话拨了，传来她好明亮的喂喂声。我一时傻口，只在喘气真是断命之人。蓓蓓可就听出来是我，唤我小韶吗？

我吞咽大气说是，问她在做什么。她道家庭聚会，放空电话让我听，果然一屋子大人小孩喧哗和婴儿的啼哭，问我何事。

我说，本来想找你出来看电影，改天吧。

她说，你没事哦？

我说，没事没事。

她等我挂电话，我也等她先挂，一阵空档她问喂？我忙答喂。她笑了说没事哦，我说没事，她说那就再聊，挂了电话。

我掉落深渊。

夜幕业已降下，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梳洗好自己，洒上古龙水，如德古拉夜行觅血般我也得尽快找到一枝可栖。我说不在家吃饭了，母亲很失望。这个国宅区此时洋溢着不知哪家的葱爆酱油香，中庭天井大孩子们在投篮球，幼儿骑三轮小车绕逐，妹妹当家教刚刚回来。仿佛阴阳两界，同存共荣，却有一条森严的自然律无形隔阻开，我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他们根本不能想象我去的地方，无光之所在，终老一生他们是永远也到不得的。



我曾经，那是杰不曾给我一丝一毫预警之下对我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切，便与那男人离开家说是去排练场。我留滞他租来的顶楼，心被捣烂成泥，闷入他常穿的布褂里痴狂嗅啃好像救命之急的呼吸着氧气筒。两天假期，大寒流之夜我离营搭快车从屏东直奔台北，一整夜想念杰连盹没打，把自己烧得通体透明，两眼灼灼。我有他房屋钥匙长驱直入，看见他与一男前胸贴后背抱在一起睡得正酣。是那人先睁开眼发现我，杰也醒来。他们纷纷坐起张目看我，一名闯入者。我瞪着杰觉得不认识他了他变成了一个狼人。

直到他二人离去前，我们三人还共同吃了顿泡面。那人算是和善，避开一角尽量不碍眼。我必定像一棵失去仰望能力的向日葵萎顿根植于床沿，波西米亚式铺在地上的床褥，公寓楼顶违章建筑，天花板矮矮的。我两手插进头里，颓愤视线仅及于杰的膝盖和两脚，步过来移过去，嘈乱，窒闷。不知多久，到杰叫我吃面，我动亦没动。

杰过来拉我，把我安插坐在一碗泡面前，面里摊个蛋。他们各吃着，杰告诉我这音乐是这次舞码用的，我才听见录音机放着打击乐间杂笛笙之类不协和音，杰说粗稿还在修增，把蛋白拨到我碗里。他素来只吃蛋黄，蛋白都给我，截至目前这是我仅仅还认识他的，令我几乎失控。可我也真顶得住，

哽咽吞面，一碗面竟给我吞精光。杰谓排练时间到了，他们得赶去，叫我好生补个觉，躺一下。杰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切。

我捂在杰的布褂里睡着了，梦见入伍后首次回台北。前一天我电话告知杰，他正忙公演嘱我在家里等他。下火车我直奔杰家，连爬六层楼，绮想说不定他会现身在下一个转弯的阶梯上迎接我。至家门口，我探手廊窗边几盆迷你仙人掌底下，摸得钥匙果然他尚未回来。我开了门进屋，一切如常，好比我从来没有走开过这间屋子。既看不出因相思而导致作息环境的什么变化，也看不出为欢迎我回而有的一点点准备，我稍感落寞起来时，杰突然出现把我抱了个结棍，他躲在浴厕门后偷看我进屋种种。我惊喜问他不是很忙怎么在家，他堵住我嘴胡言乱语因为想我不能再等等不及了，就再没有讲话的份，狠狠做了回。不得歇息，他赶起来穿衣，要我一道，跟人约了有个访谈。他拿件橘红空军夹克给我穿，飞官朋友留给他的。我们一路跑下楼，亲吻撩抚什么都来，刚完俩俩又起，互相指笑……

笑声里我轰然而醒，分不清哪边是梦境，我像在屋里俯瞰，床铺上的我冷汗潮湿如尸体拉出来在解冻中。我以为睡了几劫几世，十来分钟而已。

日射以东，国境以南，这边的梦域太残酷。我复蒙进布褂，吸嗅杰的气味眠入回忆不愿再醒来。

杰穿藏青棉袄，盘纽一路敞到底不扣，里面纯棉大格子衬衫，扯出拖在松垮青布裤外面，手衲黑布鞋。鞋跟袄，他去香港时买到的。他斜坐上海式老咖啡馆，窗外遮阳棚的橙色光映进来使他像林布兰画中之人。他散发着狂狷气质，令女采访者几度错愕失笑。我坐远方一侧吃完了大盘通心粉，水蜜桃蛋糕，喝红茶，目光不离杰，耳闻飘来的只字片语即知他谈话内容大约是讲哪一块。我瞥见壁镜里的脸，性感吗？杰说我剃了平头的阿兵哥样子出乎意料很性感。我低下头，嗅着自领口冒上来的味道，混合了刚才杰的我的我们来不及冲洗的，使我翻涌起一阵甜暖，一阵酥麻，一阵热流……

我在畅快中醒觉。仅以爬虫类视网收播到我所在之地有光线，有覆蔽物，有温潮熟悉的气味。我裹着蛋壳与黏液复又伏蛰，听到血液打着拍子流过身体。

舞者随拍子起舞，舞者倾听他自己的身体。他的记忆已身体化，依赖身体的词汇和节奏。

他的脸的确比一般人多长了骨头，嶙峋，峥嵘。舞者说，在格力跳舞的那段时间，你可以分明感觉到你比起步之初又多了一些骨头。在尼金斯基跃起他惊世一跳之前，他已跳了

千遍万遍。舞者默诵口诀修炼真身，似伮似骈他哦吟——

缓缓吐气，收缩到深度的收缩，我仿佛看见天。沉沉吸气，开张到深度的开张，我仿佛看见地。身体扩展之时，我瞭望悬崖，身体高举之时，我住在自身里面。收缩摇摆之时，仿佛卜卦，掷筮而出，未有答案，于是再掷，依然无答，终至身体抬起，双臂开张，是的是的，月满天心……

我梦呓若祝祷，先知无眠，你须真识灼见，度此暂生，当是刻刻赴死，人越死于自己，则越活于天主……

我梦见他紧紧匝住我躯体的实感，一股不容争辩不容犹疑的靶力，劲且强。我若偃而依顺，他荡起我柔蜜黑海。我若抗而匹搏，他飙起我骇怖焚风，自焚焚他。他清癯之身装着一股命定狂热，他说他从来不选择自己的命运，包括舞者，同性恋者，他是被召唤的，天生注定只此一路。他说他没有选择，他是被选而做为一名舞者。他这股宿命热力，不由分说进入我意识穴牢，放虎出柙，我的可哀性觉醒，悲恋初情。

在杰的渗透着我们汗水跟欲望的床铺上，我不断醒来，不断睡去。每一睡去醒来之间仿如永死那么久，其实短促仅次大蜥蜴的沉重眼皮打开又阖上。如此我存在的唯一理由，只剩下荧荧一念不灭，等杰回来，等他走进屋里走到我跟前，俯身吻我，霎时，魔咒解除，曾经发生在我眼前的不幸景象

不过是幻术一梦！

是夜杰未返宿。我的昏眠等待渐渐酵变起泡，前一秒我猜忌他，后一秒替他辩护，才恨他，便原谅了他，相信他必回来，刹那又荡然无存。意念果然比光速还快，泡灭泡生，其酵力也果然惊人，正像后来高鸚鵡给我的一瓶金橘渍，我忘了启食储藏柜中一年待取时，讶见金橘发酵的能量已把肥胖玻璃罐从腰到底裂成了几块。我亦然。那个冬日泛淡泛白的午后，我起床离屋走出楼寓，不吃不饮不知要往哪里去。

可能，我搭了一程公车到西门町，由于钱不够，就也摆脱了町内密布于途的拉客。可能，我到红楼看了一部叫不出名字的片子，当我缓慢适应了周遭一片漆黑之后，幢幢如置身在夜潮的灌木林里。我背后一丛丛灌木发出咻咻声，漫山遍野骚搅着乱影，煽出腥味。我冰冷颤抖像枯木上仅剩的一片黄叶，抖至剧终散场，我见自己临崖悬坐在陡峭厢楼，脚软嘴麻。我不敢回头，但我还是回头，瞥见了空荡座椅地阶上散弃着擦拭过的卫生纸如一坡地盛开的白牵牛。

我走出戏院，黄寒灯火，沙沙而行。

走了一程又一程，徒步横越台北市西区到东区。再回来杰家，从楼下望见房子有灯亮着，我差点休克，扶住胃躲住街角，直想腹泻。我折走离去，一圈一圈绕着附近巷子想，反



复辩证，推理出完善坚固的逻辑返来楼底，然而仰头一望，顷刻崩解，被自己转回身时的影子吓一大跳逃跑。我惊疑每个往巷里行去的形影是否杰，或那人，屏息跟踪，像一颗摇晃的露珠随时会湮没。后来我把自己一层楼，一层楼往上搬，每上一层蹲蜷阶口大吐气以免昏厥。来到杰家，轻敲门，准备说出业已操练了千百遍的台辞，我将平常极了的说，我回来拿东西的。

很久很久，久到我石化如巫峡神女，无人应门。我取出钥匙开门进屋，立刻明了，杰没有回来过。我摸探床铺凹陷的卧迹，嗅见老窝的气息一似出门前不曾被侵入。我绝望不相信，一再察嗅着，连那纸糊罩灯洒下的光尘似牛毛细雨，亮了整个白昼到晚上温度甚高。我把它熄掉，废坐黑暗中，确定了杰压根没有回来。

这样我坐到天亮，决定写一封信给杰。写了无数张，皆只是个称谓，my lover，爱跟恨，排山倒海向我涌来再也写不出第三个字。my lover，my lover……

我留下一堆揉掉的空白信，我得回营了。

冬天的红楼戏院啊，于是我又再来。

更干更冻的街市，干得起粉起屑，我一路咳嗽。可以说，这是有备而来，也可以说，我亦不知我这样是到底要如何，我



和我的牛仔裤之间什么都没有穿。

我记得，那是一团喷撒了浓重发胶的粉味，在零落还未活动起来像大仓库的早场戏院里，它从另一端移往我这里，移到我旁边。我又冰又烫感到曝尸于野的，委实，太空旷了。我起身走出座位，到厕所去。我面池站在那里，阿摩尼亚味，高窗上毛灰的老阳光，和我浊重吐出来的气马上凝结为一股一股白烟。那发胶味果然跟来了，在我背后。它很快抚索上来。不一会儿便褪下我的牛仔裤。我一直没有回头，任它做了它会做的事，我也没有勃起。我只闻见扑盖住我的发胶味，那嗡嗡嗡嗡电影放映中的一片沌杂声效，那窗顶混濛白日。然后，那发胶味离开了我，总共不超过三、五分钟罢，我的后面湿冷又刺痛。我直打寒颤连卫生纸也掏落掉地，于是我看见自己两根冻腿，和堆叠在膝敞着口的牛仔裤子好无辜的仰望着其主人。

我落荒而去。

大街人生，衣冠楚楚，我冒充于其间行走，越起窥觑，椎心感到阳界的律轨条条不容情。我怕太阳再大一些，就无所遁形了。

我买好火车票在后车站一带走，疯狂拨电话，不相信杰就不回家不接电话不出现，就不见了。至此我惊悚发觉，除

了他那个家，我们的窝，我竟然再无可与跟他连系的点，线。我不知道他去的排练场在哪里，他的工作伙伴们，社交圈，他的家人。我和他之间缺乏任何人际网络，只有爱情。爱情迷乱了我的眼，以为全世界都在这里了，这个窝，这张床。突然这一天，雾障消散，只剩我一人独在荒野，我们的欢乐华屋原来是青冢一堆。

杰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切。

是的，我用光我极有限的那几年黄金青春在习惯这边阴界的法则。

一直到退伍的后来一年半之间，我着魔般往返于高雄台北，台北高雄的火车上。但凡有假，短瞬周末，暮来晨去，朝花夕拾。

无数个夜晚，我不吃不食，望着黑邃窗镜里我的脸和车厢列列盏灯滑行过岛屿以南到以北，梦中风景，叠映其上。有时，我看见炼油厂的火舌舔着夜空。有时，又紫又蓝的大平原边缘一串星稀灯火如镶钉珠钻，不知名小站浮洲般漂过。有时一片水光误为银矿陆地，有时明月沟渠十几轮月亮。景物匆匆而逝，放快的影带刷刷刷洗着我的眼睛跟脑子，洗到涩了，白了，干了，天也亮了，我下车。

日以作夜，纵北纵南。我染患车站忧郁症，至今不能祛

除。

那些岩黄车站大厅，拥挤似人肉市场，但是去洗手间一趟出来，人不知都哪儿去了，漠荡起风，留下废报纸在地上拍飞。那些扩音器里的女声广播着班车时刻行次的奇异腔调，直如吸星大法叭地掏走我心，此时若有谁效妲己的背后一叫，我必跟空心比干一样仆地而灭。以及那些仓皇在等候在奔赴的旅客，天堂陌影，各自投胎做人去。而我，站都走空了，依然，我不知，该投往何处。

如此如此，一再重复的情境和事件，是织毯翻过面来的漫漶纹理，织着我无望无止的空待。

我渐习惯于这种空待。

经历过一回合复一回合的不信；求证，明白，否定之否定，所获得的空待。

## 10

因为不信，那次归营后我设法很快又北上。因为我终于打通的长途电话杰的声音，温和向我解释，那两天他们是去山里参加一种所谓禅喝锻炼，故而未返家。

我制止不了牙齿格格碰响的，问杰若回台北可以去找他吗？

他说，那当然。而且他说，你这个傻瓜。

此话，我再三倾听，深夜里，便让泪水流下。好安静的泪水可是好干脆的一直线自眼尾流下，流进两鬓，两耳，就涸了。不停的，一直线流，没声息。

杰的屋里再见到杰，我像从战争前线拣回来一条命，看着他，怔忡。彼时的我真是太丑笨极。真相是，杰不爱我了，这么简单而已。

彼时我看不见，爱情两造，很残忍的，移情别恋那一方永远据有更多砝码，而遭受背叛的这一方非但讨不回丝毫补偿且还降为负欠者。我跟杰，负欠者跟债主。债主的一点软心肠，一点安慰辞令，却给了负欠者不实的幻觉，自怜，膨胀，做起非分大梦。

我满面于思，气味酸浊，怨怪之情溢于言表。这位负欠者显然搞错了，发话说，但是你总也可以打个电话告诉我，我一直等，等到最后没办法了走了！

杰说，我在山里没电话怎么打给你。

我说，是什么山里呢。

大坪顶。

是全团人都去吗。

杰，不讲话了，惫赖以对。

我灼苦等着他应该给我一个交待，他跟那人，他跟我，我们，到底是要怎样？他却不提。我就用理直气壮的愁容谴责他，用比质询更严峻的缄哑压迫他，我是如此看不见我越施予张力，便越急速减失了我的价值啊。我看不见负欠者的贬

抑处境，债主无情是当然，知趣的，乘他还未翻脸前赶快闪远罢。但我竟如此迟钝不明，所以一旦情势逆转，杰失去善心不再保持礼貌时，我可十分悲惨了。

杰开始讲他们团里一位最具爆发力的舞者，金。杰说金把自己变成了一把镖，镖起中的，上场即发，绝无虚射。好比别人以跳对角线方法往舞台左侧退场，金则往舞台中心地面不停旋转以完结一支舞，这对掌握全场或结束舞蹈来说，都难得多，金敢做。金的才气是，我在哪里舞台中心就在哪里，这种扬溢。金从不只为跌落而跌落，他为了再起而跌落。他在每一飞跃之中完成身体，如希腊雕刻颠峰期的一尊青铜海神像，赤裸，美丽。

杰说，古希腊人认为，男人的高贵品气可以私下的，或公开的，譬如在阿波罗神殿肛交，转移给年轻男子。ousia，精液，希腊文还有另一个含意，物质，存在。因此变童行为在克里特岛是一种入教仪式，告别童年，男子成年礼。你看希腊战士，将其战斗能力转移给追随他接受他军事和公民教育的年轻男子。

我狐疑起来，金是他的爱人，战友，同志。那么那天那个人是金吗？不是吗？为何没有在我脑袋留下半点印象。我被这个念头缠绕，分神不闻，不视。



杰说，性是一种求知，一种得道，除了生育和享乐。

杰说萨满教巫师，日本武士道，夏威夷酋长部落里的男性贵族，皆是同性恋形式的体制化。以及席隆奈战役被马其顿郡主消灭的雅典联军禁卫军，都是由同性恋者组成。

杰说金与生俱来散发出一股气派——我不属于任何男人，悠悠然兮多怡哉，的气派。杰倾倒于这股气派，是的，金是此道中之尤物。

杰尽说，一直说，用好高档的语调说。他操纵出知性氛围，高来高去，怎容世俗修辞插花。我无余地启口，心似坩埚煎熬。

晚上杰带我到吧，叫了杯酒给我，放我当一棵盆景般在一个位子上，他周旋去。不论他是想把我快快让渡，或有意刺激我觉悟另觅新欢，或老鸟严厉训练小鸟学飞的，总之，他再不睬我，视我若无物的当面与人大肆调情起来。债主变天，烟视媚行。

想必我难看透了的嫩鸟形容，一览尽底。有个好老好老的高瘦子，也许并不比我今天这把年纪更老。高瘦子坐到我旁边，请我喝酒，频用他布满关节的大手掌拍打我肩，我腿，表示完全理解。他沉默是金，偶尔才释出一句话说，都是这样，你会习惯的。

喝干二杯，我伏倒桌上不知多久，醒来不见杰，慌张爬跌。高瘦子扶我坐好，说杰跟一人走了。我陷入情狂，大醉离开吧，高瘦子带我回他家。我直挨到进浴室里，吐了一马桶。

高瘦子一边先放浴缸水，一边帮我把衣裤脱掉，拿莲蓬头将我浇湿，打肥皂。我闻见冷冽柠檬香，感到他大骨节的手很熨贴，熟练擦完皂球，蹲踞我前面，左右翻掀，好仔细的洗了一遍，是又不是抚弄之意。即使半昏醒状态，我亦自知伟岸立于室中，无赘肉凸腹之虞而放胆任其处置。我想他定要亲吮此昂然物了，倒也没有。他扶我入缸卧下，泡热水澡，绞了毛巾抹净我脸。有一晌，他坐缸边看我的裸身，手轻拨水上药草袋蒸荡出柚橙味。他凝视的目光，温柔，伤感，久久不离。随后他起身，收拾一地肮脏衣物扔进洗衣机里洗。

我躺在床上，不久他爬上来依偎。我抱住他，昏暗一惊，抱空的，再抱紧些，就没了。何等洞虚无气的皮囊，攀着我颈跟胸膛。我摩挲这皮囊，心底翻腾起对杰渴念的万丈海涛，杰那清瘦，有力，无悔的命定狂热啊。我使这皮囊发出似乎痛苦似乎快乐的哼鸣，他很快出来，我却在勃高但没有到达的酒醉中睡去了。

次日我起床，打量周围。太过整洁的屋子里，别无装饰，家徒四壁之感像是机关招待所。我的衣裤已洗晒折叠好，放在沙发凳上。快中午了，厚窗帘深掩，囚暗不知时辰，我迫不及待想离开。更暗的，高瘦子身影出现在卧房门口，说吃点东西再走。

是荷包蛋培根，煎得漂亮极了令人食之不忍，但它盛装着的白瓷盘上烧印着一栋青花色建筑物，底下有字是省政府的什么单位敬赠。我抬眼瞧高瘦子，这是我清醒时看见的他，在灰昧阴影里我们首度碰着了视线，立即移开，自今尔后，只此一眼。

他还给我烤了两片柔酥吐司，金银可口，一杯柳丁纯汁。他是那样绝望的想留住我久一点，颤摇着置杯于桌，泼了一半。他拿布擦桌，再去现榨柳丁。我说不用了，真的真的不用。似乎，邂逅以来，这是我首度对他发出了人言。火速吃毕，潦潦草草走掉，不敢回头。

以后多次，不同的吧我们遇到，各自漠然，形同漂流物擦身而过。

我与无数计一面之交的男人，由于交谈都不必，如狗们触嗅鼻子互换气息，我们所用词汇仅需及于上床，以及在床铺上发出的咏叹，便是我们全部的语言。

我所以记住高瘦子，因为他纵欲过度早早衰丑的躯干，他那仿佛被瘟疫犁过的满面疤坑，他毫无，毫无机会。只除了，漫荒的泊浮中或许捞到一个身心俱碎的醉娃娃，拣回家，脱光，悼赏之，呵多么鲜泽的身体遭受着炼狱之苦！不要多久，这个身体就会磨砺出厚厚茧皮，结成难以攻坚的保护壳。不再付出感情，免得受到创伤，阴界法则之一。他留恋着这个身体钙化粗化之前的临别一瞥，牢牢拥抱其沸腾多汁的灵魂，而这一切都将失去。他被这种亡悼催情，销魂蚀骨。他上了瘾，夜夜出巢寻觅此类醉娃娃。

他冥黑的形象，亡者化妆师，然后摆渡灵魂划越过死河抵达阴界，铭刻我心中不能抹灭，终至一日与阿尧重叠为一。我混淆分不清，是想起了他，还是想起了好远以前，好久之后的，阿尧。

我渐明白，从前从前，放学时才走在一块的阿尧，转眼不见。我独自坐车，回家太早了，寥落黄昏。偶尔，我会跟对门陈哥借了单车骑去阿尧家。阿尧妈妈十分抱歉说阿尧出去了，延我进屋等。除非阿尧在家，我羞怯从不入内，缓缓蹬着车在阿尧家附近绕，说不定会碰到他回来。他有时突然消失，密友如我，也联络不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互知道他是，而我不承认我是，因此他把这一面对我模糊掉，尽

管他也并不避讳跟我狎昵在一起。我，或妈妈，家人找不到他的时段，他去了哪里？没有线索，没有可联结的点，直到他自己出现。

直到我是，他去之所在，历历然就显影出爱丽思的镜子，我一跤跌入，隔壁天涯。噤噤众声向我宣扬着，享乐主义者有福了，孤独的人有罪了。

KISS LA BOCCA，吻在寂寞蔓延时，享乐主义者的人民公社。其法则，无生殖约束，无亲属关系，因而无人际网络。性欲的单细胞自阳界脱佚出来，群集于此，袒裎交纳，领取一份总也嫌不够多的永难饱足的性欲大餐。

于是我再回来阳界，我的工作，家人，居所，活动，社交。但我已感染长年不愈的游离性，无根性。越老，越难适得其所。阴界的召唤，同性恋者无祖国，即便形体上我很少再涉足，精神上早就塑成了我拒斥公共体制的倾向。置身社会，心理的非社会化，注定了我将一生格格不入，孤独罪人。

当阿尧消失复出现，那次，在他脸鼻和衣襟上留下了鞋印。

那次他获得情报，来学校逮我，摩托车载我赶赴美国学校，小阅览室正放映一部布纽尔的十六厘米黑白片。放完，灯亮前他不见了。我一直等他，待这班影痴依依不舍皆散光了，



灯熄，门亦锁了，他才从漆黑里喘嘘嘘跑出来。他径去牵车子，我跟后，闻见他走过之处曳着尿骚味。他把车交给我，浑身尘土，鞋印斑斑。我说怎么搞的？他用力清掸了一翻，问我干净没。我指示他脸鼻上的鞋印，他老擦不着，我帮他擦了。他自知臭脏，车让我骑，载他。坐在我后面，他尽量隔开距离不碰到我。先回我家，下车，他再骑回去。我们都没讲话，没讨论布纽尔。夜风潮乎乎刮涂我脸，我心臆阿尧大约是去干了那事。

但他的可怕样子扰乱了我好久。他挨扁了吗？或是性虐待？被凌虐的他痛快吗？细节，细节，我太想搞懂细节。千百种性幻想，梦魇缠绕我，几至我甘愿降服于这股强大求知欲，以身试法在所不惜！

此事，晚了数年才实现。至我遇见杰，爱上杰。阿尧将出国，我通过了论文，刚刚结束助教生涯。

至杰已不爱，而我不相信，岛屿南北，奔波求证。渐渐，我冀望于背叛者的良心，但良心，岂比水中之月可捞拾。

我仍有杰的房屋钥匙，几番不请自入，不过是得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羞辱。我简直成了被虐待狂的只要他还肯跟我讲一句话，哪怕一句恶毒咒骂，都好。终至，我恳求他，亲吻我一下，最后一吻，我就走了，永远，永远，不再来找他。我



讲到永远二字，凛于其字之真实，泣颤不已。

杰把头一偏向墙，眼睛望地，连不屑或轻蔑都不给我。

我上前抱住他，抱着一具僵冷尸体发狂要把他抱活热回来的，枉然。大理石大卫啊，我抱住他腿一路滑跪于地，乞吻他淡蓝筋脉的脚丫板，爱人，永别了。

我履行诺言没有来找他。

可是我依然旅途驰返。短短周末，有时够坐火车而已，一程程接近台北，或一程程远离台北。我依然无目的走极长极久的路，结果总是走到杰家巷子。不再激动，仰望杰家，窗黑，窗亮，在或不在，都不会有奇迹了。我只是被自己内部的深渊所驱使，溯游至此，产着胶稠的苦谬之卵。我鸪立太久，感觉到居民将我当精神病患之类可能报警来抓了，才走开。

“我的怨恋之情如此执拗深根，即使已无泥土附着，亦无营养供给，它依然顽固求生。”后来我读到杰的私淑大师的信件，这样说。

我整夜踞坐新公园亭池边，一件薄夹克渡过起霜的夜晨也不觉冷，痛苦已麻痹我神经。这个痛苦，不是阵发性，锐锥性的，它是没有休歇不会间断一直持续下去的痛苦，所以时日稍常后它就变成了迟钝。我不感到饿，困，口渴，不会

疲累。不会看，不会言说。我的眼睛，只用在黑暗里，辨认是水是路，一片黑；较黑的是树木石头，更黑的便是移动猎索的人们。我跟过肥软若泥的人，垂俾似沙皮犬的人。跟过老汉，香港衫脱下裸出臂膀上一轮青天白日党徽刺青，正如小时候村里头负责接电话广播的老李，我颇受惊吓，这批人还活着！

我的迟钝自闭，只有在，我记得是汉诺瓦街碰到的青年，在青年结实肌肉的拥抱里，我想起杰。于是，何处裂开了一条缝隙，再度，痛苦浮凸而出，那大块绵延不绝高原般的痛苦向我压来。

以及在，我督管兵们劳役，除草，敲碎跑道四周泥石，在那机场广垠的南方天空下，苍蓝，莽绿，透射着振振金属光。我想到北部，痛苦，就在心膛上被唤起随之无限量延展出去……

大部分时间，我是迟钝的。

服着预官役，除了旅途，跟性行为，我与世界断了联系。冰封于自掘的墓穴中，越掘越深。

只有痛苦，才能激扬起我的活动力。不错只有痛苦，活之欲望，这样的痛苦。

## 11

啊狗狼暮色，magic hour。

希伯来古文云，“人们无法辨认是狗是狼的时刻”，白日将尽与黑天交替之际，这里有魔术的八、九分钟。

抢在此瞬息万变的每一秒刻，摄影机逐日竞走，捉住仍见得着的萤蓝天空和云层，和天际线底下的万物轮廓，纷纷人烟。立即，天就黑了。整部电影用魔术时间拍成的都市夜景，霓虹灯纵溢横流，丛林建筑体，营塑出这座颓圯之城，香蕉共和国。

那个冬季，一种内部来的自毁力量，总在一天里这个时

刻勃发至最大。我血糖降到很低很低，呼吸微弱，飘摇的魄苗似乎只要我准了自己一声，算了吧，就会熄灭。值此，我必须顶住最后一点点，仅如芥菜种子那么一点的意志，逼迫自己去吃一块饼干，吐司，喝杯热水，然后静待其转换为能量。天完全暗了，我挨过来。

如此的，我挨过墓穴岁月，剥掉数层皮，俯首称臣，认同了一个新身份。

我有了工作，不再去公司打卡。我变得很挑，只肯摘取欢快，而绝对不接受除此之外的任何负荷，瓜葛，当然我更不付出感情。我注重仪表，修饰细节，从中得到莫大乐趣。我也开始保养体格，鱼目混珠加入雅辈们的健身信仰，毫不犹豫追随广告词所说，身体就是你的神，膜拜它，然后全世界都会膜拜它！

我每每穿越城市版图，悉知城市存在着的好多秘口，从那里滑入，抵达各种异教殿堂，进行着陆离光怪的仪式。

多番日夜我曾沿墙外走过的林荫红砖路，通往或离开秘口之路，到我不走时，始知墙里是医院太平间及手术完内脏的焚化炉，隔大街相望立法院。那阵子报纸连篇讨论立法院风水犯冲，说是原本议场前的蓄水池，假山金鱼，用来镇邪驱魔，若有脏物直冲立法院则必落水灭顶。但那次休会期间

整修院区，把干掉多月的蓄水池拆除，建为中庭广场，破了风水，自此立院无宁日。

我走济南路，朝尽头高耸的焚化炉烟囱行去，烟娓娓淡入空中。我木然想着至少我回到了台北，与杰同在一城，与陌生人野合，也同此城。

我只淬取我要的，余皆弃忘。

过尽千帆，缺乏面孔，没有姓名。可能，他是一截骚荡肚腹，牛仔裤扒紧穿到胯骨，敞开钉扣，上身裸空套件黑色皮背心，引爆人人想去戳戳他肚脐的火热欲望。我跟他，就做了，在沙滩废置的碉堡里，遥遥嬉水声可闻。海洋，陆地，耀白框在碉堡方洞似一页月历。散后，我折返人群，脚力绵绵，一高一低踩在滚烫沙里像在女人软陷起伏的身上行走。我回目遮住太阳，见他跃入浪头冲湿全身衣裤，亦走回人群，沿海浪线走。他看向我这方，我们在各自远离的视线中很快变成了点状。

也可能，他是一口棱线分明红润透了的嘴唇。红唇的红，太异色，只属于一种，德古拉刚吮过人颈的嘴，两片红汁。因此我们相互亲吻，吸吮，我就像是血液源源不绝流入他嘴里的遭受着噬虐而我任凭之，华丽的放逐掉生命。

也可能，他是一股十分阴柔的香氛。吧里，他溢散着柠

檬、橘、佛手柑的前味，他似乎害怕被漠视或搁置了，频频上洗手间补香水，我少见这样没信心的人。他散着中味茉莉、迷迭香、梅子，后味则融入一片橡木苔、岩兰草、檀香的浓浓绿野中。他将我顺倒于床上，手指阖闭我目，开始抚拨乐器般灵敏操纵我。呵他三阶段的熏人香调，奏着快板长笛，随之以奢逸钢琴，遂续出沉郁的低音合唱。

他是钉鞋的稀里哗啦响，使我缅怀起蓓蒂戴维斯她最痛恨像猫一样的鞋子，她要别人能听到她的脚步声。卸去了重金属服饰配件的光身，项上，腕上，奴隶般拴着铜银环扣，链牌。过程中银铛碰撞，激起一切关于刑具，捆绑，鞭笞的无明邪淫之火，驱出了连我自己也羞耻相认的意识暗影，那个拖在人类背后无形大爬虫的尾巴。

他是深层肌肉按摩法调理出来的比松阪牛肉还嫩，还韧的肉。他用 KAMA SUTRA 系列之爱油，涂满肉身。系列之海底宝藏，沐浴沙让一缸清水化成土耳其蓝，让水变厚，我与此肉缠抱其中如在滑腻但不沾身的泥里，品尝 KAMA SUTRA，业经，古老印度的性滋味。

他是 BANANA REPUBLIC 服装海报上又酷又凄迷的美少年。是李维牛仔裤 SILVER TAB 广告里那名头发梳齐，裸身只穿一条牛仔裤的俊男。是荒诞白日梦里的对手，共赴想



象所可拓达之边境。

他是我们时代的詹姆斯狄恩。

维斯康提啊，其黄昏三部曲，我与阿尧仅能看到的，纳粹狂魔。我们跑去板桥一家小戏院看，改名叫纳粹女狂魔，剪得不知伊于胡底，并插播一段瑞典性爱集锦。他是——阿尧到了纽约连连寄信寄卡片来，天啊他看到了完完整整一刀未剪的纳粹狂魔！片中一群褐衫队同性恋士兵遭射杀。他说，我们都被骗了。他在文化震撼时期，信上最常讲的话。他在一堆中英夹杂的乱麻字里偷渡一句英文，知道吗，我们被骗了三十年。

他是偷渡到大银幕上正大光明放映着的殉情记，罗蜜欧李奥纳怀汀。他瞬秒便逝的床上裸臀，痴纯美貌，在我们立即学会了哼唱的主题曲中一再现身。我们的卧底者，伪变代言人。

他是服食了什么药物之后的亢奋持久力，不眠不休玩，通宵达旦亦不能射出，屝乏体疲，精神却昂扬。第一道晨光钻进屋来，照见惨白面容上一层青气，霜柿的唇裂开殷红肉褶，下眼睑一抹泛红血光勾勒至眼尾，酷似歌舞伎化妆。

他是一双浓浓睫毛覆遮见不着眼珠的眼睛，不时自那密藏的丛隙里闪动星芒。我感觉到芒刺在背，回眼迎接，它又

不在了。我决定起来去追索，经过旁边擦撞其身，并无回讯。地方就那么大，转过来折过去，时隐时现，迂回如天体迷宫，且有人借酒狂癫来啃我肩膀，我只一心一念要缉捕那星芒。骤然，星芒迤邐而去，我措手不及，着慌跟出。我身陷五里雾海，见不到任何坐标指引去向。我乱走乱走，走入一区工程警示帜号的旋转红灯里困步难脱时，蓦见星芒就在天桥上。我跨越脚下鲨阵般的钢筋铁板大坑小洞跃上桥，横渡市街上空，跟随那坠下的星芒步往暗路。忽地他掉头走来，瞎子般行经我身边，穿过斑马线到对面。我起惑返行，胸腔砰砰砰敲响。马路银河，分在两岸，我如影随形。他转进小街去了，我突奔跟往。奔至街尽头，死巷无踪，溢满残肴蒜味。我折回，猛见招牌柱子底倏起一道火光点着了香烟。我直走向前，炙烫的眼睛快冒出烟来，暗中那定定在候着的星芒，终于，被我一擒，烙住了。他递交烟，我接着哺滋哺滋痛吸了一口，回过气来，凶狠盯牢那星芒不准闪跑。他顺了我，上我们该上的去处。

我放荡为官能享乐的淘金者，逐夜于城市之中搜寻运气，沥取夺目碎片。

与此同时，歇斯底里，我犯了渴婚热。

因为我是如此疲惫于无限制无止息的性享筵，淘尽风

流，我的燃点高到非下重剂不足以引燃。去势焦虑的，我真怕不久一日艾略特的诗预言就会应验，“我的确做爱了，但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像红菱艳里穿上魔鞋便不能停止旋舞的双足，除非外力斫断。我渴望安息。我的唯一救赎，结婚而已。

我打算认真约会蓓蓓。妹妹的高中死党，后来她们疏远了，同为单身未必贵族的我们，倒是结成莫逆。

可怎么说呢，我与蓓蓓，我们之间，没有张力。

我们如亲人一样熟悉，旧鞋子一样合贴。好姐妹，好兄弟，她无话不跟我说，包括她跟男友间的琐碎龃龉。她每回交案子OK后的PUB狂欢，总是醉倦我身上收场，以及她的胃疡，使我吃惊其工作的生态圈之扭曲人格，不输吾等族类。

她向我描述少女时代梦想，一个自己的房间，她可以漆刷她爱的颜色，一面大书桌安置有流苏穗穗的台灯。从小她跟哥弟三人共挤一间小室，仅够放两床并在一起的上下铺，和一张配附四个浅屉的桌子。她独睡上铺，必得蹬踩桌子爬上去。到她十四岁，她觉出整间屋子的咸碱味里，她身子渗出的是股甜酸味。她极欲掩盖之，像猫拨物理粪以免行踪泄露，她师法父亲吃大蒜，还藏蒜瓣于袋伪造气味。她练就猴子轻功，瞄准无人空档飞快上下床，唯恐肢体在哥弟眼前曝

光。上铺睡半边，另一半高堆樟木箱子和度冬棉被，夜间她疑惧那里头埋伏着妖怪会侵袭她，将两手交叉成十字架护在胸口入眠。寒流来开箱取厚衣服被褥时，母亲总不明白何以抖落许多干瘪蒜头和打十字结的霸王草，都是她的避妖符物，塞遍各个空隙，相信其确实具屏挡作用。室内二灯，一支铝勺状的夹灯，一支头顶日光灯得看机率闪跳多久后才会稳定射出来惨青照明。所以她领到生平第一笔薪水，掷散千金，为自己买了盏大理石座的米白纱罩灯，全不管它摆在狭陋之屋成了个突兀。蓓蓓的恋灯情结，近日迷上古董灯。

昔往今来，蓓蓓不惮细繁陈述，作为倾听者，我却倍感寂寞起来。

她单向输送给我很多很多，天真不保留。但是我呢，我能给她什么？我三缄其口，吝啬得从不交换给她一点点我的黑暗面。我的世界，有一半她到得的，而有一半，她终究也到不得。

我依循常识展开追求步骤，约在一家稍贵的时髦店吃牛排，吓到了她。她试图化解不自然，嘲笑我说，来这么雅痞的地方！

我不胜困窘，未料心机乍起，她就敏觉到了。苍白，呆言，昏滞，毫不风趣。我弄僵了，自暴自弃不再收纳她视线。

真是冗长得可怕的进餐仪式，后半段我只在担忧快失水现形，黏涩的藻叶你千万莫发出咸臭味呀。结完账，抱头鼠窜，我跑掉了。

自动消失于蓓蓓的生活网线上，我想我们无猜的友情便这样被我毁于一旦。我无比悔愆思念着她，她穿西装裤衬衫背心的安妮霍尔装扮，盘踞我脑海不去。我爱上了她吗？男与女之爱。这个念头，让我快乐，也许我应当振作再试试。

结果是蓓蓓先找来。她已打过两次电话留口信，但我太惭愧了没有回覆。她说，你失踪啦！

我感激涕零。默默讪笑，笑出声音。

她拉我去吃饭。又是她滔滔好辩的活力，我则善听，善响应，又回复到我们最安适的相处基调里。至今我仍如雷贯耳，她说，“女性们就像涨满的帆准备迎接历史的顺风，男性却像站在逆风口的一群傻瓜。”一位叫黑井什么的家伙的恫世警言。

蓓蓓讲的是广告。她告诉我，男性公司主义已经瓦解了。在日本，公司，曾是国家与家之外的另一个家，终身雇佣制，永久寄栖的社。社，企业同心圆意识，武士道精神。末代的武士——战后上班族。自上次石油危机后，男人们开始回家了。丈夫不安年，男性入厨会，书房复活，角落的幸福。



她说，日本男人一直依附在企业 and 母性的羽翼下，尤其对母性的依赖，源远流长。他们在团体里的时候，都是可爱的男童。但一脱离团体成了一个人的话，不知怎么就变得好无趣。

她说，女人和孩子容易适应环境，男人总是后知后觉。

我一路惊心动魄称是，暗忖她似乎把我算做是她一国的而如此率言不讳。然我仅能搭搭马库色的话薄弱应和，对呀只要废除掉那一大堆的社会机构，就可以出现类似于母子一体的理想境界了。我兀自懊丧，觉得是放了一颗空包弹，与蓓蓓所言并不相干啊。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日语有一辞，甘え，AMAE，依爱。婴儿紧偎母亲怀中的感受，日本人将此绵延终生，深深沁入，养成其鲜明不可易拔的国民性。

这个依爱的制度化，可说就是天皇制。

依爱的语源，ama，来自于古事纪神话。天降る，amakudaru，下凡。天翔る，amagakeru，升天。日本人的天，对比于游牧民族的断裂之天，是连续之天。

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住在高天原，其弟素盞鸣尊，反叛她去建了男性的出云之国。这是万余年前那次男神的性革命吗？然而天照大神不承认他，另遣天孙代替他，授以一禾教



之去建立大倭全境之国。

天照大神本来有太子，因太子已成人，是男子那边的人，所以不用。而天孙年幼，天照大神与之同殿同衾，代表女家统治。自此万世一系的天皇，也有成人男子的，但其所代表的女神地位不变。

伊势神宫祭天照大神，斋主是未婚的宫主内亲王，女人才可以做斋主。对照祭祀上帝耶和华，斋主是教宗。还有老老古中国，天坛祭天地坛祭社稷，斋主是天子。记得不，圣德太子写给隋文帝的信，直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之天子书。

日出处，难波津，女人国。看哪当家的女主人，用了男人做总管，但她只在内里，出面为主是以幼子或幼孙。幼主并非比总管更大的总管，他是幼主。他秉承是内里主母的意旨，天照大神予以皇孙的约束。

稚冲天皇，妇人颜色，倭国梦土，艺术造境。莫怪源氏物语里以月亮喻男人，女人多半自己有家，男人是去寻访她恋爱。日本文学的底蕴，原来是宫廷的女人文学，与民间的女人歌垣。

我寂寞对学生们说，要了解日本席卷世界的生产力的奥秘，不如先了解日本的女人罢。

事实依然是，婚姻现在不是私事，从来就不是私事，也不可能是私事。史陀的格言。

不论夫兄弟婚制，或妻姐妹婚制，史陀指出，其亲属规则不外乎两种，亲昵的，与回避的。族内婚，与族外婚。

族外婚，乃通过一种联盟手段，一个群体将自己向历史开放获得许多机会，其代价是冒风险。族内婚，则是另一种巩固手段，将以前所获利益保持，财产世袭，级别，头衔，常规性。两种手段，不断的交换出来，与不断的交换进来，矩阵代数模型，网络于焉展开。

那么我跟蓓蓓，我的渴婚热也并不多消退时，一日我们依例吃饭聊天，她讲我听，饭后逛到对街一家窄小却迷人的个性店。蓓蓓眼睛亮如宝石，依依抚爱那些异国风味的玩意儿，带着教徒压迫性的热情邀我加入她的欢叹。我煽动她买，她总说，白浪费。我知她在奋力攒钱想买下一间套房工作室之类，搬出父母家，便可为所欲为搞怪一番了。她矮矮的个子在我跟前，好贴近，诱发我讲出秘密。我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买回家去好好布置呢。

她装没听到？还是我们熟同手足的关系以至这话根本不具意义，自口吐出便隐声不见。我朝空嗅嗅，嗅无影，怀疑是在梦中说过的话，只有自己耳朵听见。

蓓蓓背转来给我看一口白镏钟。由锡铅合金的白镏打造成碑塔型，浮铸贝壳、螺、星砂、双鱼图案，凸处漆以金箔，镶嵌石膏圆面木头指针。手工品，由里到外真做得是口钟。我意思是，这十年间数位式钟表普及后，时间就以秒为单位的，消失。我唯用机械式钟表，坚信时间是这样被空间一格一格慢慢的，侵蚀。我顽固要以这种速度，来走我的长夜归乡路。蓓蓓只要经过，都进来问候此钟售出否。我又再说，我买给你吧，我们实在应该结婚的好。

她说，不要，太贵了，你也没有赚比我多钱。

我说，对呀，的确有点贵。

她是故意忽略，错读我的文本。我仿佛看见那些修辞的珠串断落，叮叮咚咚滚向四方，柏金珂钢珠般在一屋子待售什物里弹跳滚跑。白镏糖罐，磨胡椒器，古银兔匙镶红珠眼睛，芥末匙，水晶玻璃杯爬缀珧琅质甲虫，手绘陶瓷碗盘，树脂烛台，黄铜熄烛器，赤铜修容镜，焊接风向鸡信箱……我可怜的求婚辞令全部解甲归田被这些舶来玩意儿收纳去了。

我看见未来几年内，早晨的速食店被银发族祖母进占了，家庭主妇变成下午茶新主流，空巢期的妇人们亦因忙着旅游、探亲而成了空中飞人。蓓蓓告诉我，八七年起日本上班族女性以替自己选购一克拉钻戒为荣，很快八八年就有了

二克拉钻石女性，她们不再等待钻石是爱情的馈赠。小钻风潮，方兴未艾。本岛的钻石消费客层尤其是，女性主动买给自己，然后买给父母，丈夫，朋友，呈现出母系社会倾向的特色，为世界钻石市场所罕见。

在重金属上空疾速飞行，都市游侠风，后现代罗宾汉，告别东京族，行动派拉链主张。我目睹千奇百艳个性店，春草漫生一夜间将城市占领了。

青花唐草，泪滴蜜蜡，透明血珀，蓝白相间蜻蜓石，鱼骨圆珠，实心老料珠，苏联花琥珀，松绿石玛瑙，古铜嵌景泰蓝老太监指甲套……

生活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现代人，香味无疑是使其统一的妙方。用柠檬和鼠尾草清醒神智，薄荷和橘子活泼社交气氛，檀香广藿香和香油树促进卧房性感。用一七九二年，奇迹之水，修士赠配方予即将结婚的挚友银行家缪伦斯。异乎香水之水，缪伦斯家族的秘密，必须储存于黑森林榉木桶中四个月，待增陈熟化，以蓝绿描金瓶子封装送往世界各地，4711香水——两百年后始输入此东方岛国，成为某同志的液体记忆，使用它，便记住那气味所黏附而来的所有纷乱的生活碎片。

于是我阅读城市版图，由无数多店名组成，望文生义，自

由拼贴。我想象它们进入的秘口，各种族群跟仪式，如星宿散布，众香国土，如印度的千王政治，三千大千世界。

KISS LA BOCCA。当红功酒，试管婴儿，原来叫自杀飞机 KAMIKAZI，改以试管盛装，红白黄三色，一次五十支三千元，老吧客和下班白领，吆喝共饮，一字排开，点燃汽油桶般用心情放火，骚劲够。

FRIDAY, CIRCUS, TOP, 摊, VINO VINO, 南方安逸, 蝴蝶养猫, 夏朵, 把戏, SOMETIMES, 息壤, 雄鸡, 向日葵, 躲猫猫, 4T5D, 后现代坟场。

东京新宿式沙龙酒吧，异尘，挑高空间，用光束和碎玻璃为情调加料。

IR, U2, 老妈的菜, 阳光空气水, 欲望街车, 懒得找钱, 不用客气, 布猫, 清香斋, 小熊森林, HOMELIKE。

阮厝, 食堂, 酒菜, 86巷, 阿嬷家, 谈话头, 花吃店。有反共标语和公卖局烟酒铁牌和中美合作握手图案的, 阿财的店。有三轮车老收音机电话旧报纸梳妆台的, 阿爸的情人。后现代中国风的 PUB, 长安大街。ABSOLUTE。

异形歌城皇宫, 六层楼高店面攀附异形怪物。小弟们着迷彩装如波湾战争时的帅哥美军, 穿梭带路, 搭电梯分赴卡拉OK区, KTV区, 台菜区, 啤酒屋, BB弹房, DISCO区,

一摊搞定。

台北尊严，有关单位。半个天堂，西西里人。参布伍石，4分33秒。文化杂货，追逐游戏。法国工厂，未设防线，十三间堂……

我坐在桌前，城市以文字排列组合的面貌构筑，自我眼前像冰山浮升出水面，云垂海立。我写出来的城市啊，仅仅存在于文字之中的，字亡城亡。

城亡之前，我记下我们的爱情。我与永桔的契约，和结盟。

南风起，吹白沙，  
遥望鲁国何嵯峨，  
千岁髑髅生齿牙。



## 12

我目睹永桔望着的车流之街，几年后开肠剖肚，铁路地下化和捷运，翻起沙暴遮蔽了天空。市民们于其中掩目捂鼻不良于行，为了未来蓝图挨忍过现在每一天。

车子穿度被铁皮墙或路障任意圈隔成小径的迷宫行道，夜时，警示灯闪烁密布于途。无车族，又没有计程车肯载，我搭公车，据司机座旁，居高临下见公车直驶进迷宫区，那一片布在地面明灭的红灯泡，天罡地卦，我仿佛走经七七四十九盏祈禳阵。

我跟市民以为的捷运地下铁，等待终有一日路上的运输

量会大半转到地下，姑且信其真的配合着过活。直到明白那莫名其妙横过我们头上霸占住太阳光的丑陋水泥大蟒，原来就是捷运系统，果然，我们又被骗了。我委实悲愤，发出近乎疯子近乎哲学家的喃喃呓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沙暴天空下，孤臣孽子翻开诗篇颂读着，“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已不再争辩，我只在乎把窗子密闭，帘布深掩，但仍是日日清拭不完的厚厚尘沙。我莫大的抚慰，在拂擦干净的屋里，与文字共处。

呀羽獠，多新奇的文字组合，是城市猎人孟波的日文名字。文字好神秘通报我，香奈尔坚持需用六至八片剪裁，不同于一般只用一或两片做后背，此特征行家用来鉴定香奈尔的真伪。香奈尔认为人的行动从背部开始，唯精细的背部剪裁才能使着衣者展现出风范。至于条纹魔彩之魅力，文字说，灵感发源自赤道的彩虹，在那里，彩虹是直的。还有还有，一九一八年夏天，香奈尔度假返家时，带回来一个震撼流行的纪念品，古铜肤色。

啊我只能把屋子布置成我要的样子了，我小小的清真寺。史陀说，在印度，要创造一个人类社区，所需者竟如此

之少。手帕层次的生活，地上画个方块是膜拜之地，一张祈祷用的跪毯代表整个文明。为了生存下去，每个人必须和超自然保持一种极强烈切身的关系。

是的超自然，沙暴里的市民们各拥一个超自然。

我的超自然，文字，文字。药蜀葵，款冬，苦茗，津日菊，山艾，木贼，劳丹脂，西津蓍草，忽布啤酒花，没药；缣草根，娑树香，安息香。还有没食子，瘿蜂产卵在摩泽树叶上，幼虫孵化后寄生叶内，叶生虫瘿即没食子，可制单宁酸。还有刺山柑花蕾，续随子的蕾芽，浸醋供调味，搭熏鲑鱼吃。

我淫溺其中，恍兮惚兮。于是有人造起了凌云通商大厦，白色珐琅板由川崎制铁进口，配银蓝反射热控玻璃，造价贵过花岗岩和帷幕墙一倍。摩天天际线，信义路以南敦化南路，是北冰洋候鸟过境台北须纵身一跃的飞行地带。在那大厦里的人，俯瞰时，见无物，只有一片太阳光也难穿透的浑黄沙暴。

我拨开重重尘幕望回去，车流之街，我们并肩走在天桥上。

跟一些拿贵宾券看免费戏的朋友，散场后吃清粥小菜，吃完各走各，走走，留下了我，与永桔。

我们见过多次，心里已爱，可谁都不先跨越。至今晚，我

简直没法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而他，也回应我。我邀他到我租住处，他说好。但他忽然不走了，傍在栏干边，望桥下车流。

我偃随他，细细嗅着他身上的松、烟草、檀香味。我看过他大白天时的样子，谈过话，他以一个完整人走近我，拍打我心房之门。我感到闭锁在门里一块精赤无丁点防护力量的软肉，脉脉动起来，欲呼应门外叩问。太脆弱的软肉，竟至任何牵动，都会裂裂作痛。是他，让我发现体内存有的这块软肉。我所有在夜间沥淬得到的碎金，加拢来也不及这一有。

我过于珍惜这有，害怕一旦敞开门，它就化成血水没有了。相当长日子，我怀带着它来来去去，深藏不露。它使我成为一个易感体，眼耳鼻舌身，全面竖张起来吸收我环境里的一切。一切法，皆宛转归于自己，我真是耳聪目明透了。我所见所闻的世界，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

任何时候只要我勒住缰绳使意识的野马稍一驻足，凝视那记忆中人，我的腰以下便热融融荡开来，软一阵，瘫一阵。光是想念他，已够我神似潮巅。

他日益壮大塞满我胸膛时，我有了不一样的打算。我不

愿一夜之欢，我要长久一点，甚至更长更久一点。我要，生意不成情意存。我要把我们的关系复杂化，把他绞缠到我的生活网络里，盘结错综。是的爱情两造，我要加重天平这端我的砝码，即使性关系没有了，我们还有其它的关系。

我接近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明白了永桔描述我的酷是，戴维斯的小喇叭音色行走于蛋壳之上。我毫不躁进，恰像经上所言，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他的从不戴手表，稚气单眼皮，一组相机挂在胸前已成身体一部分，他的视器。他望车流久久，似乎在想怎么收回允诺，婉谢掉我的邀约，这个他亦太舍不得放弃的邀约。

我一点不急，静悄等候。我惊讶自己的泱泱大度。

他说了。他说，我不想忍受明天分开以后的孤独。

我心一阵狂抖，握紧他手凉硬如姜。我的颤栗传达了给他，并找着他的眼睛，互相正视。我不能自禁用眼睛里灼热的光芒亲吻他眼睛里的光芒，他承接，亦抖起来，发出气绝般短促的痛苦呼吟。我说，你害怕吗？

他像咽气，像呛到水的并出声音说，不，我不怕。

是如此，同步了。

我们在还不十分清楚各自的沧桑路程时，走到了一个十

字路口撞见。太可能是梦，我们手携手五指交叉扣得死牢，想延长梦境似的一直走下去。连话都不想说，烫糊糊高高低低往前走。胶黏在一块的眼睛，总是他先受不了，阖目仰天，吐着气，手斜斜掩住胸前遭到重创的模样，垂死优伶。他毫无舞蹈训练，肢体却充满了音乐性。往后我见他朝我走来常有这个动作，似输诚，似轻捧心房唯恐晃震。是啊爱一个人时，能明确知道心脏的位置就在那儿，裂裂的，重重的，会掉落出来的，好生得扶稳。往后我还目睹一人如此，阿尧。当时他腋下淋巴线凸肿出瘀青斑块，他下意识用手搁掩，看起来像是他正扶稳着一枚心器，一缕魂魄。

我们一直走，不觉路途之长体力之疲，竟就走回到家里。

我们是这般，太高的敏感度，太低的燃点，光是吻触，便会到达。我暗惊，多久了，我同娼妓们的不成文禁忌一样，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只除了接吻。对她们，这是侵犯，卖了身体还要卖灵魂？！对我呢，干如嚼蜡无聊得直要作呕，性交之荒瘠。

但是现在，轮回之香，不可思议。我们返回到初恋少男的朴境，柔润饱满，多汁多水。善应何曾有轻触，触碰即出，没法持久。我们既羞窘，又欢喜。故而没有任何花招或技术，没有那种终至把体力耗光也到达不了的繁缛的抚弄仪式。我



们老实若两颗坚果滚抱在一起，互嗅互触，醇酿出醚味，沼热，氤氲，便双双晕厥其中。不然，就只是脸对脸并躺着，也不说话，无尽傻笑。

呵观空有色西方月，听世无声南海潮。我仍眠困时，永桔起来看我，画了我好多张睡相，挥字云，过去的，或掠逝的，或要来的……

航向拜占庭，航向色情乌托邦。

航向河边道，在时光沉淀的深渊里。蚕虫及鱼鳃，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记得，永桔必须暂且离开了。他得去印刷厂看封面色样，一延再延，已近黄昏。我随他下楼，借口丢垃圾袋，步出门。路两边居户，门前燃着火盆，腾卷纸符火星星。他走进烟里，我好悲哀，大声叫他名字。

他回转身，倒退着走，盈盈小飞侠。

我喊道，陪你一起去吧。

他将手指按在嘴唇上，吻我的意思，继续退走，好像舞者谢幕那样一直退到转弯消失。

轮回之香，SAMSARA，以柠檬揭开序幕，导入茉莉，紫罗兰，鸢尾，水仙，依兰花，和玫瑰，最后结束于香草，顿

加豆，檀木香。我飞奔上楼，抓了皮夹铜板车票，直去追他。奔到路头，正见他踏登公车，我不叫他，瞧他人车。他会在下面第二站大十字路换车，我亦知那家印刷厂。

我等等，一部车来，便搭上，二站换车。我下车朝前走尚未到站牌，迎面他换的车开来，我站定不动，隐在一棵木棉树干侧，目视他傍着车窗若一朵白莲流过了岸边。但我仍然走到站牌下，心想数到五十公车不来，就不去印刷厂了。

车子没有来，我悠缓走着回家的红砖路，黄昏在风里暗去，夜以灯火亮起来。

当时我已习惯于计程车，可永桔，他的财力，他唯赶急才搭。他又真是矜持，不肯用我的钱。我已经够非社会化，他比我更甚，连手表都不戴。

我邀他出席蓓蓓的聚会，后来蓓蓓约我，就一起约他。有时是，我跟蓓蓓共同回忆一些小时候的事给他听。蓓蓓讲我妹妹，我讲我跟妹妹，总总又会绕回到阿尧身上。有时他跟蓓蓓臧否人物，口舌匹敌。不像我，永远只是蓓蓓的唱和人，附丽者。蓓蓓若去一下洗手间或接电话，我跟他便趁隙启闸泄洪，互相用眼睛里的光芒纠缠一番竟至勃勃而起，待蓓蓓回来落座，我们几不及匿迹。

我要蓓蓓带她男朋友出来吃饭，她只说，老张很实际，不

是我们这挂的。

永桔说，没关系，我们会感化他。

蓓蓓说，别！千万别！毕竟，他是我男友欸。

他二人嘻嘻笑起来，唯我发窘不以为这有什么可笑，他们就乐不可支更笑开。我好伤怀，莫非我们注定就是做蓓蓓的洞庭湖鄱阳湖，具备调节长江水量荣枯的功能。

我们的非社会化不过提供了她这位社会人一个松紧口，安全阀。她到我们这边来放肆，灌饱气然后回那边。我们扮演了若巫若覡的角色，因此必须为泄露天机付出某种代价，瞽聋暗痴，鳏寡孤独。我已接受这个运命并不怨叹，也很乐意实践利他主义，然蓓蓓不引荐我们认识她男友，我难免感到兔死狗烹，工具的凄凉下场呢。

瞧她多么撒野。我们跟她，皆反对李某某想搞的什么媲美帝国大厦的台北地标，她却必定非把调门升高到阳具崇拜，教我频频皱眉头。当然我原谅她是民间素人，倒也大大不同于那些，此一阳具象征彼一阳具象征学派。

她说男人都有不可抗拒的题字癖，刻在石上，铭入铜中，为了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男人们的雄心，雄辩，就是这点看不开。

她伴老父探亲，回程二十里傍洪泽湖走。老父教她分清

了杨是杨，柳是柳，杨柳殊异，两种植物正抽条发绿。进口不改装的丰田小巴士，司机座居右，屡次逆向来车，错觉要轰撞身亡。一瞥经过渔舟停泊的岸湾，有碑耸立书刻大字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泽东。亲家和司机都说是五十年代初期题的字，字还不赖。她说，不及乾陵武则天，无字碑，功过后人评。

我记得，三人去澳底专为吃黑毛，蓓蓓开着她的喜美车。吃完走走港口，遥见龟山岛。好久以前久得恍如上辈子，我跟阿尧一同望过的礁屿，现在望着我们，人事全非。永桔斜倚废船上，我猛回头碰到他乌沉的目光，仿佛他亦随我处在某个时间的回影里，阅读着我的过往。而我感到蓓蓓首次于距离之外打量了我跟永桔一下，生疏的眼睛，那么一下下，被我看到了。海边这三位前中年期危机分子啊，我想着歌德的诗，我们这些年轻人，午后坐在凉风里……

我亦带永桔去妹妹家。

妹妹深记阿尧待她的温暖，因此对永桔介入我生活抱着一种奇怪的敌意。

通常妹妹太热络招呼客人，一刻不停止弄喝弄吃，以掩护她的害羞和紧张，向来如此。待渐渐无人意识到她存在时，她就平稳下来，用她松鼠般的小圆亮眼睛细察屋中动静，需

求，立即供应，不虞匮乏。她忙无可忙了，兀自衔着蒙娜丽莎微笑坐在最不醒目的一隅，且总是斜斜侧对客人，似乎很想把自己隐身不见。

永桔满心要巴结她，赞美她这些个拼贴布缝成的枕垫都是自个动手做的么。

妹妹像遁居空山里忽听见有人叫她名字的吃一惊，涨红了脸，干脆不理，眼光扬向我把应对任务一股脑都扔给我。我已跟永桔说过的妹妹手艺很好的事，就再说一遍。妹妹生气永桔突然将她从不为人识的自在边缘提拔出来，置于被瞩目的焦点。她离开话题现场，去屋后摸索了一阵。甚久，出来加茶，仍一脸红挣挣的，眼白也泛红，难以宽恕永桔的卤莽侵扰。

她的小小清真寺，跨出门槛即已不分住宅区的丛立着色情行业。她努力在阳台种满绿色攀爬植物，隔阻五浊恶世。她裁做的双幅窗帘，拉开碎雏菊印花布料的外层，里面一层白色蕾丝纱，朦胧日光。一屋子DIY，她的巧手布置，展现出转经日本再制后的英国乡村风。她保存着所有自幼年少女时期以来的收藏，单是阿尧年年寄给她的贺卡有一叠，及阿尧周游列国为她屯积的许多小纪念品会装成一袋，托我转交。妹妹把阿尧给的压花书签皆裱入相框，钉在鞋箱上端墙壁，



三、五个错落有致。贺卡里还有阿尧引普希金的诗云，不要说玫瑰花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放。

我曾偷偷从阿尧家抓回四颗太妃糖给妹妹，为那四种玻璃纸包装，金黄，酒红，宝石蓝，孔雀绿，内裹银锡纸，剥开是淡粉红或奶油白的糖。妹妹当然不会吃，赏悦它们直到泛潮发黏了，吃完洗净玻璃纸晾干，夹在课本里。它们一度是我们家中最丰富的色泽，我跟妹妹幻想中的阿里巴巴叫喊芝麻开门后所见到的璀璨宝物。

妹妹随我去阿尧家，她老是敛身站在我的影子里希望没有人发现她。她瞧妈妈房间，榻榻米上一架化妆台，瓷瓶白山茶，旋转小沙发凳，全部生平所未见。妈妈对镜整妆，唤她过去。她竟不退怯，登上榻榻米直直走到妈妈跟前。妈妈用口红把她嘴巴涂了涂，扶在镜前端详，笑说可爱呢，是么，可爱呢。那一天妹妹呵着唇不吃东西，保存回家，万般惆怅看它溶淡了。

妈妈一辈子化妆。其妆，我少年看她到阿尧死时，今昔皆然。像是能把人间千百情绪吃掉的妆，成了能乐面具仅是个象征，我竟不知那底下可有七情六欲否。

阿尧离国不返后，妈妈在这家中的唯一纽带就断了。我们从未见过阿尧爸爸除了遗照，他留下的痕迹只是一把小提



琴，一箱哥伦比亚出的古典音乐唱片，半截维纳斯石膏裸像，和一册炭笔素描，画的是穿海军领制服的妈妈，侧影，正面，四分之三面，低首清晰的头发中分线。他战前去的京都念文学，太平洋战争爆发滞不能归，战后带回来日本人妻子，以及自十八世纪以来便被文学家极致浪漫化了的疾病，肺结核。

妈妈遂返故乡。

阿尧写信告诉我妈妈将回东京继承遗产啦，我若有空不妨给无极老母挂个电话 say goodbye。

在我的墓穴岁月之中，我甚至不记得有这封信。我不记得妹妹何时毕业，做事，交了男朋友，何时她已长大。我更不记得，长年流戍海疆的父亲一旦退役下来就住院了，待我去医院望他已胃癌末期，全身有孔的地方插着管子。他偶尔回家皆在夜晚被灯泡拉大的影子，缩瘪为一束柴薪。丧葬我获得五天假北返，但大部分时间我于街上走又长又久的路，会走到杰的楼下，木立甚久。父亲之死，肯定不比我的失恋大。到我依稀想起妈妈这件事，我像是逃避债务的要忘掉它，而总有一只卑微夏虫在我肚里说，拿起电话拨一下吧，也许妈妈还没走。

好烦困人的小虫声，必是不让我安宁。终至那些个翻遍电话簿的荒凉黄昏，我拨了阿尧家电话，他家两支号码，一

支诊所用的我从未打过。我说找黄伯母，是黄书尧的同学。听不懂，我就用我的破烂台语再讲一遍。果然，妈妈已回日本了。

啊妈妈有幽香和插着白山茶花的榻榻米房间。很久以后，我在东京妈妈家听过一张谣呗，唱鹤妻的故事。鹤为报恩嫁给男人，以羽织布赠为信物，华美惊动邻坊，唆教男人令妻再织。妻勉力而织，唯织时绝不准人看。妻又织成几匹，却日渐消瘦下去。男人偷看了她，见是一只白鹤拔取自己的羽毛织进布里。然而来不及了，鹤已发现男人。羽尽恩绝，鹤厉声一鸣冲上天去，杳逝无踪。

妹妹叫唤我，她说阿尧妈妈是上个月初走的，她看到阿尧信，因此打了电话去跟妈妈道再见。

我坐在阴暗中怔愕看妹妹。

她听见我跟阿尧家通话，从房间出来告知状况，讲完即进屋。她必已把我看透看扁，我的真实身份，干的勾当，什么什么她都知道了！

我惭愧发觉，何时，她已留长到腰的直发！我太久都忘记有这个妹妹，她会怨恨我吗？我们曾经那样相依为命过。可是坎坷途中，不知怎么的，我就抛却了她。

我们幼年无炊的日子，给托到对面陈妈妈家吃饭。母亲

三天两头为哥哥跑学校警察局，姐姐政战毕业在康乐队，他们的成人世界纠纷太忙乱，遂使我跟妹妹两个来台湾生的得以化外自治。

在陈家滑凉磨石地客厅一角，我们看成堆的南国电影。邵氏巨星云集，我们与宝华宝莉宝茜姐妹各拥其主，日日争论不休，甚且暗中将其主的美艳玉照涂成斗鸡眼或八字胡，弄到三宝姐妹不让我们入其屋。但我们很笃定只要陈哥把新一期带回家时，她们好兴奋又会拉我们去看。她们用被单毛巾布扮演林黛的姐己和貂蝉，也需要我杵在椅子上当大王，以供她们可歌可舞。宝莉对我伸展翅膀一般敞开表示浴袍的被单说，大王，你看。她是念做，代王。我得回答，好！好！她就仆在我脚前晕死了。我得仰空大笑，妹妹跟宝茜便跑出来，扶起她捧进房间。

宝莉也演鱼美人李菁，滚倒磨石地上，鲤鱼精变为人。一向是妹妹持杯和夹竹桃叶扮观世音，不断朝鱼精洒水，但妹妹渐渐不爱玩这些了。换我拿剥开的秋芒穗子当拂尘，对宝莉挥摇咒力。宝莉扭动着鱼尾巴的双腿直滚，这头滚那头，再滚回来，十分逼真发出煎痛声，要我用力施咒助她。我以拂尘扫她，她极富表情的鼓舞我入戏。她自扭滚不停，面容曲折出汗，使我又紧张，又乱暴，奋猛抽打拂尘竟至下面硬起

来。我瞿然觉到，撒手皇皇，傻了片刻，跑掉。

我脸红跑离陈家，纳闷刚才妹妹她们还在屋里的，转眼都不见？

屋外大白昼，也没人，水泥地上粉笔画的跳房子，抢宝石，红瓦画的过五关斩六将，横线竖线，一地亮晃晃。

我回家里，原来妹妹先回了。

她在帮纸娃娃做衣服，描好了衣型，拿到纱门上用蜡笔轻轻匀抹，印出凹凸深浅的纱格，新布料新设计。她实验各种印纹效果，草席的，尼龙沙发面的，藤椅，蒸笼，崎岖墙壁，菜蓝，植物叶子，苍蝇拍。不久她发展到集成一本簿子，内藏诸多纹色，我曾见她蹲在陈家门前拓新脚踏车的轮胎纹。

我们如此不知不觉结束了一个时期的游戏。我放学抄捷径走狭巷里，宝莉迎面来我避闪不及了。她眼睛有野野的星芒对我跳跃，每令我窒热难呼吸。我使尽力气把自己压缩成一张人皮贴在巷壁让她通行，她澎湃的体味和血液如洪水经过，拖走我脚下的土基。她过去了，我塌陷溺水，短暂的灭顶，后才浮出水面回过气来。

如此不明所以的，我跟宝莉姐妹分了疆界，路上不识，相逢噤声。男一边，女一边，放假日，空荡荡就找不到人一起玩了。

但我未加入村子口抽烟的大男生堆里，篮球场那堆，也没有。初二我与阿尧分到一班，他找我看电影。我开始看西片，从他。每片必看，收集图照海报，阿尧每期买映画之友和SCREEN。亚兰德伦的第一部片子，弱者女人，为了看他我们看了五遍。里面一首插曲保罗安卡唱的DIANA，我在阿尧病中哼时，他竟老泪纵横。

妹妹跟我们一起看魂断蓝桥，迷上费雯丽。她集费雯丽的剧照，黑白冲印，一串吊在西门町骑楼下的书报摊上。我若看到她缺的，就买给她。她第一次吃西餐，阿尧请的在美而廉。白瓷盘上珠玉粒粒腾烟的饭，旁置阿拉丁神灯似的银漆碗，盛着咖哩鸡鲜黄如金块，浇饭吃。妹妹很谨慎，有礼，而几近矫饰享受着这个一千零一夜。回家后她常试用盘子吃饭，拿国军的配给干粮饼干，姜糖，橘子粉调开水，布置餐桌进食。

矫饰的态度，她曾经同样表现在阿尧家，意思像是对这种大家庭的幽邃氛围她绝不会怯场的。她勇敢接受妈妈给她涂口红——须知，我们的母亲似乎从来没用过口红，我们家亦根本没有过化妆台。姐姐呢，我记得的她，永远是踮脚挤在衣橱和五斗柜之间不宽的距离移动弄姿，尽可能把打扮好的身影全部装进衣橱的镶镜里详个仔细，然后昂纠纠赶出门，



屋内四散她换下来的衣物腰带拖鞋，东一垛，西一垛。以及，忘了冲掉的一马桶殷红色，使我异骇夺逃。

妹妹仅去过一次的阿尧家，走后门。我也从未走过他家正门，那只给病人和客人进出。三层楼房，正门改建为面砖洗石子铸铁栏杆，近于现代主义式简化的水平线条。后门就还是洋楼式样，清水红砖，绿釉花瓶状漏空排列的栏杆，拱形窗洞，窗棂内束在两侧的花纱帘。楼房比邻街坊，极狭长，前衢后巷，三进，两个天井采光。

我们穿越过有火炉大灶的厨房天井，到二进饭厅等阿尧，呆望那供台上的神明跟猩红长明灯，亦我们村子里家家所未见。饭桌堆置新进的药品和药厂所送月历，气味好生辣。阿尧立即下来带我们上二楼，一进是客厅，敞亮挂有卷轴画着松跟鹤，阿尧与妈妈堂兄弟们住三楼。从妈妈的榻榻米楼窗望下去，后门小庭院，种植含笑，山茶，桩花，樱，紫苏。阿尧睡妈妈房间直到考上高中的暑假，男女孩们大搬风，他跟堂弟一间。但他仍习惯妈妈房间，坐榻榻米上弹一下午吉它。我来找他，妈妈说在楼上，我径登楼，循吉它声至。

他非要替我打扮，将他最爱的两件家当，纯白高领毛衣，皮夹克，套在我身上推到镜前同赏。

颓散歪在榻上，他问我秦某上体育课为什么不敢穿汗



衫。我不知，虽然我感到他是过分在乎秦。他说因为秦腋下长出了毛。

他枕着手臂伏桌上，我以为他睡着了，他在哭泣。

我骑单车要去阿尧家，想载妹妹一道，她似乎憧憬那拱窗纱帘。我们村子的浅门浅户，是从窗口探探就知道这家晚饭吃些什么东西。我邀妹妹同往。

妹妹说，要做功课不去了。

是的妹妹不会再去。

往后，她竟打电话给妈妈道别。她晓得我怠懒不文，代我执行了阿尧的嘱咐，她不要妈妈看我们是野蛮人。多么过虑，傲持的妹妹！

好难搞定的妹妹。永桔说，唉你妹妹不喜欢我。

我说，可以了，她本来是这样。

我与永桔，处心积虑在筑营我们的蜘蛛巢城啊。把吐出的晶莹白丝一根一根延往彼此的过去，缚住那些漂浮于时间荒流里的记忆碎块，打结以记，交叉成线，搭编为网。的确祖先和活着的人同等重要，亡灵与生灵都有一个位子。

我们丝毫不张扬，暗暗把巢黏着于社会森林的隙间，孜孜矻矻，游走在曝光未曝光之际。我们自我蓬垢，卑微哼唧祝祷文如一首流行歌唱的，“我要的不多，我要的真的不多。”

冀盼我们的恭顺，渺小无害于人，甚或弄臣媚趣也行，只要能博取命运欢心因而赏予我们更长久一点的契约。识破未识破，可说不可说，我们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愿苟活在纲常人世。

所以阿尧，他的激进和愤懑，着实吓坏我们。我看他，简直是洪古之初与黄帝那场大战的刑天。黄帝断其首，刑天便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舞干戚而操。我们蒙上眼睛，不敢看。背转身，冷酷离去，不想知道结局。

相爱，使我们变得竟如此胆小，而且只会越来越胆小。本来烂命一条，现在两条，驮负着另外一条的生老病死，我们尝知了不自由的滋味。不自由之程度到了何等地步，我会绕道避走捷运大蟒底下，免得上头随时可能坍落水泥块把我砸死。难以言喻的神经质，保命，逃祸，躲险，凡一切但求延寿为了相爱。

我因此觉得生与死是同一张面孔，它就在我前方稍高处垂首着。

常常，它就在那里，过马路时，搭电梯时，此刻书写时。并不可怕的面孔，甚至带点似有若无的微笑。接近于，假如墙壁上挂了一个能乐面具，抬脸望它，它俯面朝着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了。若更鲜明则是一幅印度女神，张开四只手，

两只携了利剑和人头，两只伸展做祝福保护状。我在她跟前，我乃这样与她共处着。因此死，并非死神，第七封印里身穿连帽黑袍跟骑士下棋的死神。而是俯面朝着我的，生。

古希腊人说，你绝无可能置你的双足于同样的河中两次。

是的，庄严劫，贤劫，星宿劫。

往昔近昔瞬昔。

## 13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藻叶从可见得到的海底升上来，一大片，一大片，在我胸腹下面剧烈漂摇，像无数亡灵或生灵伸出它们欢迎的手势要把我拉过去。永桔在旁牵着我身上的救生圈游，从潜水镜里看见他腿有时摆动如鱼，有时垂直踩踏着。他在，我就不怕。他仅带我往深处去快到警戒线，让我看不同的鱼。我嘴巴衔紧呼吸口，管子伸出水面。海底逐渐跟我拉远，见不到了，藻丛则越发巨猛起来，我就把命放置交给永桔。他的声音在我上方说，别怕，岸很近。我看到一队鲜黄扁鱼，真像

幼年火车便当里的渍萝卜片，又有闪逝电光的晶蓝鱼。我看到永桔矫健的腰脚在水里，不能相信其是属于我。带我鳐鳐前行，忽至一块明亮水域，一群小鱼银屑般散开，又汇拢。永桔稍放开我，涌入我底下，从蛙镜里用眼睛对我笑。我些些紧张，头浮出水面，已回到了岸边。

我遥想素盞鸣尊，他反叛姐姐去建了出云之国，他是日本第一个歌人，歌曰，“天上五彩的云，云照下我的城，照到我的妻，我和她住在这里。”

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岸上是妹妹一家人在小憩吃点心，海里我跟永桔嬉戏。我们极努力经营出来的理想国，永生的图画。

海洋公园，我们已带两小孩来玩过，太刺激了便全家来玩。妹妹不下水，大概有月事。永桔好有礼貌的舍弃不穿他那条紧俏三角游泳裤，换穿老实的四角。他细心带齐了大人小孩用的潜水镜蛙镜，救生衣和圈，防晒油。他不厌其烦领小孩在浅湾看鱼，教闭气。妹夫浅湾深湾两边跑，我多半与妹妹一起。她会告知我哥哥消息，母亲跟哥哥一家住。我望着大地斜去的影子，叹息。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啊……

幸运时光，我总感到无常。

我们穿越城市，摩天建筑群造成峻削谷底的飓风。头上天空割裂为条隙斜角像马戏团搭起帐篷，在飓风吹迷我们的视线中劈拍鼓荡。天呀我们双双仍活着，无病无灾无HIV带原。我们要善用余生，少做一点爱，使恩泽被及他人——末圣的憧憬，抱负？

我们需要秩序，因为我们是违规者。

费里尼说，为了能逾越常规，我需要很严格的秩序。有许多禁忌在我每一步中，道德规范，宗教仪式，颂歌夹道护我。

于是我们抵达瑞米尼。一到冬天，瑞米尼就不存在了。阿玛珂德里大雾遮断一切景物的冬天瑞米尼，广场不见了，市政府不见了，马拉帖斯塔神殿也不见了。夏天时依曼纽戏院的影子横过卡弗广场切割为二，冬天，都被雾吞噬掉。上学途中的费里尼，突然，脸前出现牛头，牛也很吃惊睁着大大的目珠看他，对峙移离，雾里牛发出一声低洪轰鸣。

我们行经新宿西口超高层。连绵成团，成块，成城，一片千佛洞般的窗格子，使我们恍如行经尼罗河左岸帝王谷，遥望山腰上遍布无数墓窟窿。于是午休时间从各个出口流出吃饭人潮，一堆一堆走在空中联结为陆地的桥道上，男性一律西装领带，女性裙子套装，我们像闯入未来某个宇宙基地，



又或是欧威尔的一九八四？

我们的火车驶到汪洋里，远近星散浮标和桩柱，是一条水上狭路，前无岸，后无涯，也许潮水稍涨就把铁道淹没了，如此进入威尼斯。我们一转过头，九十九公尺大钟楼，尖顶于云中奔驰，云跑得太快以至钟楼摇摇欲坠般。我们以为在德菲特，七百年小镇，一样的飞云伙胁着市场中央新教堂的尖顶在跑。日色暗去，夜空变蓝，德菲特，荷索拍摄吸血鬼的场景地。德古拉从门缝钻出来，厉白大光头颅，活似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最后的傅柯。

德菲特如童话里的夜空蓝，只有 SANRIO 公司七六年创售成潮的星星双孩所飞翔的天空可比拟。我从日本带礼物给孩子们，HELLO KITTY 系列，大眼睛蛙，兔妈妈，WINKIPINKI。妹妹买 SANRIO 产品，其实是她自己爱。我迷途于这些可喜玩意儿里，找寻日渐稀少的星星双孩跟他们背后的夜空蓝。我曾怀疑他们是否记载中的荧惑星，降世化做绯衣小儿传播歌谣唱，“月将升，日将没，压弧箕箒，几亡周国”，市上小儿都唱起来。

我们离开圣马可广场搭船到丽都岛，瞻仰岛上的 DES BAIN，威尼斯之死的主场景，在那旅馆楼阶上维斯康提初遇美少年达秋。十五分钟航程，渐远渐淡成霞色的威尼斯，漂

泊于平波如镜的蓝水上。这无基之城，塞满工艺品。白发老翁伏案吹出玻璃甲虫，蜘蛛，蚂蚁，极小的玻璃鹿。到处是肥皂泡泡般的玻璃香水瓶，罐。幢幢吊着面具的魅丽影深里，女孩在卤素灯下沾着银粉填描一面脸谱。葛萝石巷，沿壁蹊行，壁中人语历历。走出壁道是暖黄食街，披萨香肠生鲜铺。招牌像果实累累，拱桥，陡坡，坡桥上月牙伸手可及。这城泊浮水面，向阳的一半，水光金币花花在跳，背阳的一半，静似琉璃。这一半阴处是翠蓝，水晶紫，黛绿，天鹅绒黑，猩猩红的榭阁楼台，转到阳处就一律溶成枫金色。这城正每年几毫厘在陆沉着，苔蚀，水蚀。

陆沉之都，七宝华灿。

鲁拜集的耽美。

绿洲文明的悲观享乐主义。

永桔他们工作队将从乌鲁木齐出发，走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三岔口。他已经两趟走丝路，上次是西安，兰州，敦煌。他忙碌了几天回来，我们躺在床上时，我假装不知道他想要做爱，翻身睡觉。次日他收拾行李，睡袋，水壶，羽毛衣裤，防沙镜，头巾，高效能电筒电池，润肤油，各类药品。他出远门，我在心理上就已当他是死了，静待出事通知。故我不做爱，欠这一份，要是

我们的契约尚未满，命运便会因此放他回来偿付。然则满了，我们就互相欠这一份罢——没有来生，只有伴随我到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然后他回来了。黑，瘦，风霜，老了五岁，眼睛却因重逢而炯炯发亮。他跟我讲紫砂色火焰山，崖边有玄奘拴马石柱。鸣沙山的沙浪涛几十尺高，漠风竟吹出了击鼓声。

如若从极东第一个绿洲哈密开始，向西行进，每经一段沙碛，望见天边有一点绿，每历大片戈壁，走进花香鸟语之国。如此出新疆，通中亚，小亚细亚，埃及，北非，至卡萨布兰加，历经几百段无人沙漠，和几百个绿洲都市，荒凉与繁华，寂沉与喧嚣，末圣走完他的伊斯兰巡礼。他思索祖先们之痕迹。沙漠里广大，变幻，唯一的星空和他的蠕蠕以行，沙漠诞生了一神教。绿洲，却孵出来神秘玫瑰香气的一千零一夜。

一神教毁弃偶像，雷厉风行禁欲主义，感官便只好自满足于把感官全部化约到香味，花园，刺绣，镶嵌，蕾丝边里去了。热空气中的海市蜃楼啊，陆沉之都。

我们来到古城镰仓。樱花正放，遍地花祭，遍城摇曳灯笼里歌唱着，有人的地方，就有苍蝇，还有佛，在盛开的樱花树下，没有人是异乡客。

大船制片厂于此，小津数部片子都在这里拍。我们认出那屡屡映现于各部片子里的空镜，五层塔风铎，山丘，电车月台，以及摄入麦秋里的八幡宫和大佛。而那一再被排列组合关系的两名演员，父女，兄妹，叔侄，公嫂，笠智众与原节子，则是小津心目中的理想人。理想的男人，理想的女人。

按作者论，每个导演一生只在拍一部电影。那么小津，他拍的就是嫁女儿。一个个体从所属的团体脱离，加入另一个团体，为了世界的建立和延续，经上说，你将离开你的父母。小津不拍娶媳妇，显见嫁，是一种减损，割舍，失去，其引起的骚动跟怅恨足供小津花一辈子功夫去探索，到他六十岁死时仍言犹未尽？他的第一部有声片独生子，片头字就说，人生悲剧第一幕从成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开始。

他终身未婚，我揣测他是否一名隐藏，或升华的吾等族类？他与母亲二人住在北镰仓净智寺旁，我们依依来凭吊。穿过小津通常要走四十步的隧道，山壁小径柿子树，下方竹林是小津喝醉回家常常跌落其中的女画家小仓游龟家。为此我们也买了小仓的画册，她家二楼扶梯口挂着泰戈尔来日本时毛笔写的一句梵文诗。小津的妈妈戴副眼镜跟小仓画家一模一样，是那种所有妈妈的永生形象呢。小津每开玩笑说只要这个老太太还活着，他就不娶老婆。记者问他为什么单身？

他说是错过婚期之故，正想要成家的时候被抓去当兵，对，芦沟桥事变爆发他出征中国，两年返日，又出征南洋至战争结束。他说退伍后再想结婚已变得很麻烦，有妈妈相伴便心满意足了。

他自升任为导演的处女作忏悔之剑，结识编剧野田高梧以来三十六年，至遗作秋刀鱼的滋味。他俩乃声名远播的酒豪，早上起来一见面便先要干一杯。无数个本子，在久久的品酌之中，以对白你一句我一句，慢慢磨熬出来的，至醺方歇。他片中最常见的对白，*そうですね*，“是这样吗？”想想东京物语里的老夫妇，总在那儿用这句话一应一答的，并非疑问，倒是认同，产生出能乐舞台上似沉吟似观想的节奏，气氛，一种惺忪之境。

小津的摄影师，前面十年是茂原，后面十年是厚田，大家每促狎摄影师是他老婆。迈进有声片时代，小津仍顽强拍了五部默片，毫不输给隔太平洋的卓别林。这是因为茂原当时正潜心研究有声电影机，小津与他约定无论多久都等他机器完成。处在质疑小津为何不拍有声片的四面楚歌中，他默默拍着默片。

现场，异乎寻常之静，小津很和平。唯他曾怒斥一名太过火的演员说，流行歌曰，笑在脸上，哭在心里。高兴则又



跑又跳，悲伤则又哭又喊，那是上野动物园猴子干的事。说出心里相反的语言，做出心里相反的脸色，这才叫人哪！

他肩膀阔厚，鼻梁挺直，好看的髭，不笑时像大象的眼睛笑起来更像了。他一生站在疏远的边缘凝望家庭，他憾缺的，因此寄予无限缅怀和辩证的。当家族中的细胞混搅一团悟不透本身的处境，趋向离散跟崩解，他因为所立位置的便利，而看清楚全局。他成了智者，思省者，拍出了他的寓言。

他爱用人物面对镜头微笑说话着的上半身中景，近景，有礼貌的女人性，一如日语的女性用语严别于男性用语。想想原节子，那一点也不怕男人的无猜神情，和笑颜，令我记起杰，他描绘他情人的气度是，“我不属于任何男人，悠悠然兮多怡哉。”还有宫崎骏动画里的女性女孩，想想红猪，那一群遭绑票获救的小孩们的日语，音腔，笑声，令我油然发出称颂，真是女人国呀。

我们碰上了樱花祭，如此爱祭祀的国度。

如此爱花，爱美，美术的民族。

光是八幡宫庭园的花，再来有牡丹祭，菖蒲祭。凡花皆祭，四季必祭，无一物不祭，即物即神即象征。所看见的即所存在的，此外别无存在，女人爱祭。

听，笛声高亢的不连续音一节一节仿佛在空中砌筑符



码，我们为之蛊惑，翘首解读，日日于樱花海里追逐鼓阵队。听，天鼓地笛。空中符码吐诉着，三千大千世界，千王政治，众香国土，印度的女人性。

看哪，史陀也现身了，他说，伊斯兰采择了相反步骤，沿着男性的取向直去了。

是的抽象，统一的，一神教。

捣毁偶像自亚伯拉罕始，十诫出，众神息。

我们弃了鼓阵队，停驻高台前，为那台上正舞着的朱裳白襦巫女所迷。不知名的神社，司乐坐台两侧，古衣冠，吹笙击鼓。

巫女朱裳的朱，一如印度女人眉间点的圣志朱色。白襦的白——般辘车为善，色尚白，殷商的白。一千五百年前，主掌上下埃及的女王海兹佩苏所着白袍白冠的白。源氏物语画册里白牛驾朱红车子的，朱与白。

十七岁，十九岁，巫女穿奈良朝皇女装束，白襦广袖，朱裳阔裾，金冠，垂发缀白麻。巫女俩俩持有柄的铃，柄上系长宽飘带。右手执铃，左手揽带，左右开张擎与肩齐，鹤翅般，欲飞的，立起身，右手铃一振泼刺飞起，应着鼓和笙笛，对神而舞。

裾阔，袖广，一扇一阖，简朴得像大地在呼吸。却蓦然

巫女一转身，面朝台下的参拜苍生舞过来，三步五步，似潮汐拂拂升至，潏潏逼人。时当南北朝北魏初唐的奈良朝啊，华表千年鹤归来。

柱即华表，以柱测量日影。

我们参拜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繁柱堂，一百三十四根巨大石柱，棋子般森森列于棋盘上。七月新年，洪水抵临，上吨的玫瑰花岗岩和雪花石膏与洪水并至。欢乐奥佩节在泛滥季的第二个月。巨柱受启于尼罗河的纸莎草，柱头有些盛放如莲花，有些密合若花蕾。

众多方尖碑，一个被拿破仑掠走至今竖在协和广场上。一个到了圣彼得教堂前，我们在那里缔行婚礼的。我们远眺威尼斯地标圣马可教堂，那宝蓝色星邃的大钟雕，环刻罗马数字和涂金十二宿座，金指针，金刻度。钟塔上站立两位青铜摩尔人，五百年来敲钟报时，绝不误事。

我们看能乐，瞌睡懵懂。只知能的扮装属于平安朝，很大派，时当典静宋代。又看歌舞伎，红叶将，十六夜清心，两出戏码，旦角衣摆收窄到三寸金莲般的讲究婉约之美，是江户时代大阪商人的趣味呢。

佗，寂，粹。为了益增妩媚而偷情，美学的外遇。

我们行经帝王谷，拜访海兹佩苏女王的大墓殿。

女王的父亲没有嫡子，王位传给她。由于女人不能称王，楔形文字里从无女王一词，她与近亲兄弟结婚，丈夫为合法的法老。法老早死，也没有嫡子，择王妃幼子继承是图特摩斯三世。实权在女王，掌持二十二年，穿法老的服饰徽以蜜蜂百合花，戴法老的假发假胡子，白冠高耸蛇或鹰，往来文件皆以国王称呼她。她不好战，而喜奇异物宝，大批探险队从四方带回来埃及人未曾见过的猴，豹，象牙，乌木，鸵鸟毛。她喜筑祀殿，也在阿蒙神庙立了两支方尖碑。图特摩斯三世继位，出征十六次，版图及于巴勒斯坦叙利亚。回到底比斯，他把神殿里女王的名字皆削除，刻上祖父之名，并开始兴建自己的殿堂，于一组密室刻满远征事迹，石壁上的编年史。

夏夜，我们再来白天已来过的卡纳克，尼罗河右岸，声光秀诱领观光客游一遭。有声音像是从河那边扬起，邀请我们进入一百二十四头狮身羊首守卫着的卡纳克。声音说，你不必再前行，因为你已到达，这里就是时间的起始。

短笛奏扬，声音说，是在这里，卡纳克，名叫阿蒙的神坐在山丘上。这里是七月的水上升起来最初之地，泛滥季时野鸭栖息之所……

声音从各个角落泻出，巨石顶上，废壁，断垣，残柱，秘

道，河对岸。灯光移往一尊双手交叉握着节杖和链枷的法老身上——声音说，我，遗失了名字的法老，众人在我的脚座前争辩，我留下了这座巨像。

号角嘹亮响起，老人的声音说，我，拉美西斯二世，十九王朝的火焰，三千年前建造了第二道你们将走入的塔门。我头戴上下埃及的联冠，三名皇后睡过我的床，第三个皇后是当时小亚细亚霸主赫梯的女儿。我后来娶过自己的四个女儿，我共有儿子九十三名，女儿一百零六名。

声音说，我，古埃及黄昏期的国王，托勒密犹发知提三世，建造了这扇大门，取自黎巴嫩的真正杉木，镶以亚洲的黄铜。今夜此门为你敞开，你将进来卡纳克迷宫最奇妙动人之处。

年轻的声音说，我，图坦卡蒙，在这庭院中，我只留下一头方解石的史芬克斯。

十八岁即死的图坦卡蒙，因遭盗被发掘出土了最多宝物和壁画，而声名大噪胜过其他任何法老。帝王谷墓穴，我们深深进入地下看了他甚久，甚久。

我抵达北印度拘尸那城，佛陀去世地。我亦横越恒河平原至菩提迦耶，佛陀悟道处。在永桔去川滇缅甸拍丝绸南路离开我最久的日子，我趁寒假临时搭一个朝圣团去了尼泊尔

印度。

巡礼地球古文明地，我们也曾在雅典娜神庙前坐赏声光秀。目睹奥林匹克废墟开着紫色蒲公英，特洛伊只剩旷风终年刮扫砂石遗迹。橄榄林吹摇着它低矮的墨绿浪，或翻过背去的银灰海。至于永桔因工作，因热情而几乎快踏遍的海峡彼岸，我却一次也不曾去过。

山阴道上，络绎于途。可是我呢，就是没去过。

是的在我的世界版图里，我独独跳开那一大块陆地。

现在，它在那里，一件我脱掉的青春皮囊，爱情残骸，它狼藉一堆扔在那里。我淡漠经过它旁边，感到它比世界任何一个遥远的国度都陌生，我一点也不想要去那里。

我使用着它的文字，正使用着。它，在这里。

它在文字所携带着的它的一切里，历经万千年至当下此刻源源不绝流出的，这里。

毫无，毫无机会了，我只能在这里。

我终于了悟，过去我渴望能亲履之地，那魂萦梦牵的所在，根本，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过。那不可企求之地，从来就只活于文字之中的啊。

## 14

类似费里尼说的罢，音乐是残酷的，让我饱涨了乡愁与悔憾，曲终我总不知乐音何去了，只知那是个不可企求之地，为此我更觉悲哀。

那不可企求之地，永桔回来跟我说，看到山东的桃花，乡野里整片桃花林，非常之妖魅气。他走经林子抖抖的，觉得跟我再也见不到了。

是啊那桃花林。三千年前周宣王跟犬戎打了败仗，回镐京途中听见小儿们在唱，月将升，日将没，压弧箕箒，几亡周国。三年后齐宫大祭，深夜忽见一美貌女子从西方冉冉而



来，走入太庙，大笑三声，大哭三声，将七庙神主捆做一束，冉冉东去。周宣王跑去追赶，惊醒是场梦。此梦以后才知，大笑三声应的是褒姒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幽王太子被犬戎杀，神主东去，平王东迁洛邑了。

桃花林。传说妲己被斩首时，斧钺手连举三次无法下手，结果是纣的儿子殷交掩袖斩了。

桃木驱鬼，桃符避邪，桃花女斗周公。

女魃衣青衣，所居之处皆天旱不雨。当年蚩尤作兵伐黄帝，得风伯雨师帮忙，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叫魃，雨止，杀蚩尤。

还有黄蚁斗声如雷，终南山石人自哭，血雨降下，石人曰，“三七二十一，由字头不出，脚踏八方地，果头三屈律。”黄巢。

一千年之中的连续三次南朝，南宋，南明，南民。秦不养士，百万虎狼散于江湖。狂狷之徒，儒以文乱法的论战。闾巷之徒，侠以武犯禁的革命。观世音大哭。从赤到绿，同性恋者无祖国。

故而在我最纯洁笃信唯一真理的青少年时代，我竟没有变成爱国主义？

不论近似三岛由纪夫及其楯之会同志那样的民粹路线，

或近似全共斗学生激情如东京大学里贴出的标语，“别阻止我们！母亲，背后的银杏正在哭泣。”每回，我皆与各种团体各种主张擦身而过。甚或因着我生来一副善于聆听的佞臣面貌，每使对方误会我已是当然会员故而欲置我为心腹的特加海爱。但不必多久，何处就开始岔题了。我清楚感到对方的失望，我也真觉得太对不起，太不堪成材，遂在对方尚未显露冷淡之色前，我忙忙就自己疏远了。

永桔那时候也是。

特别是那几年，所有人都拿起摄影机上山下海记录现实时，永桔衔命去拍泰雅族。拍完他爱上一个叫阿贝的年轻人，便在花莲山里住了大半年。阿贝他们无法保留族名，应户政需要随便取个汉姓名。永桔放羊，爬槟榔树，跟族人一起剥槟榔。他还跟阿贝祖母学会割苧麻，淬纤维，捻纱线，再用草木灰热水煮沸把杂黄纱线漂成雪白。他也学会辨认染料如薯榔的肥根，九芎，高黍，茄冬树皮，印色花，UNTSUM草，WAYAI TASH草。他甚至学会用水平背带机将有色棉线夹织在麻线之间，织出一截红、蓝、黑条纹的布块。他对阿贝好纯情，至多就是喝醉了会一起抱着睡。

我们每每岔出主题。回顾来路，一径岔去的历程来到今天。我们的性向在当初，已把我们带离了。

岂止无祖国。违规者，游移性，非社会化，叛教徒，我们恐怕也是无父祖。

所以是无父的社会吗？费当说革命这个玩意儿是一种弑父？樊梨花杀兄弑父呢？哪吒剜肉还母剔骨还父？以上皆非。

死去的先人啊。

十八年前仲春潮闷之夜，我跟阿尧看完试片室的单车失窃记，我不回学校租舍，一起走路返他家。我们各窝单人木床上，他开着美军电台听音乐，真是湿热得想堕落的夜晚，我们决定下楼透透气。后门出来，往中山北路走。无风，暗时里来，暗时里去，猫的情事，街道真暗。突然扫下暴风雨，打得没处逃，我们冲进骑楼下，见军车一列列朝圆山方向开。暴雨来得蹊跷，我们竖起一阵鸡皮疙瘩。次日才知，是伟人驾崩，肉类公会发布，禁屠三天。

妹妹在臂上别了黑布，三台一整月只映黑白色。我回家里，村子口散聚着人，廖哥见到我就上前来一把抱住，抱得我泪也快出。我滞留这伙同伴中，有些人回家呆呆，仍又出来聚集。虽然几年前我首度亲见伟人，小如盐粒挥摇的白手套，含混的声音，伟人原来也是人。但那些绚烂的和平鸽跟气球，上万个男孩女孩同时挤在一个广场上，解散时好像大退潮，一队一队散漫撤离，涌入广场四周巷道里。到处是女

孩子们的皱纹纸花冠，花浪，不舍得散，满街挨蹭，流徙。阿尧从别班队伍里跑来找我，拉我去追踪一名像透了詹姆斯狄恩的男孩，说是附中的。我跟住他尽走，心猿意马跟跟就散了，碰上蜿蜒大半条马路的哪个学校女生，麻姑献寿般一律飘散桃红衣裙提着花篮朝广场去。我委实着迷，尾随麻姑们走。可迎面来的人多似江鲫，我等于是逆潮水而行，见每张脸都像在看着我真会把我看杀，遂慌忙遁离。无目的往前走，太不甘心这样就算结束了吗。路边插的旗帜越来越少了，人亦逐渐稀朗，走得够远了，还听见背后广场上的音乐，如散场后的马戏团，如冬天没有人玩的游乐场，每次必叫我一直，一直颓靡下去，完蛋了。所以偶有三两个持纸花冠的女生出现在眼前，我竟感涕莫名好想上去打招呼，仿佛看到跟我一样于退潮时来不及走而被搁浅在沙滩上的同伴们。

我因此悲戚，村子口的我们这些人！早已玩不在一起且都各奔前程的，村子也要改建国宅了有几户已迁出的，由于伟人之死就又纷纷被一股情绪驱策回来的，濡濡沫，偎偎暖。也许是最后一夜的大胆裸裎，因为明天真是不同了。

一整月，村子便这样集体进入催眠。暂忘今夕是何夕，经由电视反覆播放的伟人生平行宜，及周边各类纪念活动，节目，访谈，大家全部睡进了回忆。伟人的，每人自己的，重

叠分不清的，和着那几条快唱烂的颂诗爱国歌曲说了一遍又一遍，成为吾辈一村人的原乡告别式。

神话，与遗忘。

连续性，与破坏这种连续性。

将来现在过去一样的，与记忆之错失的。

而我已目睹，活人依照他们的寻求来解释死人，死人继续在活人里面发生变化。死人死了，但死人会在活人的每一次定义改变中又再活一次。

我试图用这个冥想来解决我的死生大疑。只不过是，这样的死人，必得先是一个伟人哩。如我之辈，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定义供活人再三增修？我族类的定义一言可蔽之，假如墓碑上有字的话，它会这么写——逐色之徒，色衰之前他就已经死去。

不错，逐色之徒。三岛由纪夫写完了他最后一部小说天人五衰，貌、言、视、听、思，五衰，预示其死亡纪事。然后偕其同志们赴自卫队驻扎地市谷，呼吁自卫队觉醒以武士道的行动力改造社会文化，然后切腹自杀。他是我们当中伟大的烈士，殉色者。

以及最典范的早夭者，尼金斯基。他那惊动四方的越步，与空中停身，杰说，他下降时更缓缓慢于他上升时。



他在牧神的午后里跟着德布西音乐做节奏性摇动，随之，定格于所持姿态，栩栩如古希腊浮雕。为达此目的，他一反古典法则，要舞者屈膝把脚平踏在后跟上而舞，他要舞者侧脸但身体仍向观众，且手臂以各种不同角度固定弯曲着。此舞一出，谤声四起。与首演当日引起暴动的春之祭礼，二舞成绝响。唯存遗音，供后世舞者一再搬演，翻案。

他公开演出跳不到十年，二十九岁即精神病发，在病院里活到六十一岁！当时才跟他结婚五年的妻子，悲伤忆述，他是渐渐被一股无形不可思议的力量带走，远离他的艺术，生活，和她。她十分慌张向这股可怖力量搏斗，不明所以，无法解释。她的丈夫依然体恤，大度，可爱如昔，然而他已是一个不同的人。

我因此后来，并不想再知道杰的任何消息，就像我的世界版图里独遗那块灰黄大陆。

许多年之后永桔邀我去看公演。我平静无澜看着舞台上的杰舞蹈，完全看懂了杰的，没有一点神秘或难解。业障去除，我甚至看出，做为舞者，当他最信任的强有力的身体不再如他所期望能够动作时，他便死去了。

舞者他对着镜子不断不断跳，动作是骗不了人的。日积月累，他终会信奉他的身体。他是用身体书写向世界表达，



故而体能之死，无异令他缄默如哑口的鲑鱼。他较之一般人种，的的确确要经历两次死亡。

物伤其类，我掉下眼泪。

永桔安慰我说，他可以编舞呀。

我仍然怅叹，将来有一天，他不能直接用自己的身体表达了！他本来是他自己的一个创造物，展现，展现。展现即存在，展现即自足。他是舞者，他也是编舞者。但很快有一天他的身体先死了，余下他的意念和技艺然后经由别人之身来言传，他只能做为编舞者了。他只有接受，并适应，这个位份跟命运。用他对我说过的话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切。”

是的他将经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

他师父的师父跳到七十六岁，跳那位特洛伊皇后，年老的海克芭看着她所爱之人一个个于眼前死去的意象，如此告别了舞台。这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因为若我活得够老到那把年纪，我爱的所有人大概都不在了。比方十月开始，费里尼即陷入昏迷不醒。前两个月他在瑞米尼心脏病突发，出院后半边麻痹，这次再度住院，茱丽叶塔每天到医院陪他，但他已没有知觉。今天报载，茱丽叶塔劳累过度病倒了。

去年是萨耶吉雷死，今年小津逝世三十年。我近来才了

悟，所谓一代人，就是少年玩伴，婚礼上的伴娘伴郎总招待闹洞房，以及办后事时的治丧委员会。我若活得够久，久到最终只剩下我一名治丧委员，我成了希腊神话里盲眼的泰瑞西斯。

泰，神话中唯一当过男性和女性的人。

由于宙斯夫妇辩论男女高潮，究竟是哪一方的快感更强烈——他们互相认为对方的快感肯定比己方多，这意味，快感多的对方因而就必须在其它方面补偿，让步，总之快感多的一方亦即欠债多。他们谁都不要担这笔债，所以来请泰评判。泰很老实说，女的快感度约是男的九倍十倍多。希拉闻言大怒，当下弄瞎了泰。宙斯便赐予泰两件东西，长寿，和预言能力。泰成了底比斯的先知。

先知无眠啊，他跟老人一样三更半夜就起床，人子没有栖身之地。他只是活得够久，眼看曾经发生过的将又再发生，他忍不住讲出他知道的，自然，不会有人听。旷野之声，语言是咬不痛的。于是他尽讲，尽讲，终至太罗嗦了而被灭口。否则，他便得哑口无言，在那个目击者都死光了的世代里，独自一人，寂寞以终。

长寿若是为了相爱，其中一个先死的话，永桔说他的下巴较削较尖会比我先死，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想了好久，有一天吃饭时对永桔说，的确，我的心脏比你强得多，我将比你晚死。所以我会深深凝视，记下，你全部的死亡过程，一瞬都不放过。然后，就像大荒东经告诉我的，东海之外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我将居于那大壑之崖，目睹多少人物跟世代从我旁边经过走入大壑不返，我亦日渐干枯变成一具执笔蹲踞在那儿的木乃伊，而依然，书写不休。

永桔你看见了，这就是我最后时的光景，直到我也风化为一块石头。

死去的阿尧，昏迷前信了主，也领受了祝祷。我赶至福生病院，妈妈见到我便欢欣鼓舞通报。我说太好了，太好了。然我与阿尧皆知，这于死者是无谓的，于生者可慰，那么就信吧。他对妈妈，毕竟，松口了。

## 15

是的神话，与遗忘。

我搭朝圣团来到菩提迦耶，释迦成道处。老菩提树撑开面积广大的枝篷，和那树底下的金刚宝座，怎么看都像本岛乡镇间常见的大榕树土地公庙及其所聚集来的生态景观，一地菩提子还是榕树子？踩得汁烂。这里一座正觉大塔，十一世纪回教入侵时，佛教徒以土掩埋之，日后是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把它找出来。成道处外面有空地广场，满布三轮车跟穷人。

我无目的来印度，只为永桔离开我太久的日子，我已度

过一半，却还有一个寒假和旧历年，我恐怕会挨不过而寂寞死去。我在电话录音里告知我去印度了，几号回来，平淡音讯留给若是打电话回来的永桔知道。我录了多次，如何遣词用句皆觉一股子遗言味。我仿佛将躯壳留置屋里，魂魄出窍寻找也许根本已不在世上了的永桔。

如此我来到印度，莫若是来到我内心的一片沙劫寂地。我走得越远，越离开我身处的社会，仿佛我就越跟永桔接近些。

所以我目睹，那个深夜，释迦从他熟睡的妻儿身边起来。他凝视月光底下妻儿的脸，这脸，果然是自上次出城以来至今好久了他一直在思索的，众生之脸。他越来越深陷爱上这集体的，全面的，符号的，众生。然而众生，成，住，坏，空，众生是一部毁灭史。能趋疲，ENTROPY，熵。数千年后史陀说，人类学可以改成为熵类学，一种探究最高层次解体过程的学问。释迦，他为了那符号的众生已不可自拔，他要诀别这月光下的妻儿远走了。

我看见他走出寝宫叫醒御者车匿，牵出白马犍𦍇，越城而出。他脱下华服佩饰，令车匿带回还给父皇，径往雪山直去。

现在雪山，就在地平线那里。没有棱角的山岭，两弧

峰垛。

雪山之水，尼连禅河，眼前仅剩沙漠，余里宽。对岸有村子，浪绿麦田，树林，槟榔。我横渡干沙，居民头顶篮筐同行，烈日下沙子像掺满金粉。漠中央浅浅一洼水有人漂衣服，漂完晾地上，曝白沙漠几点红，来时湿的，回程已干。朝圣团由其团主带领在沙岸旁做大日如来，对日观想，汲取太阳能为己能，做毕，团主一一给予灌顶。此团一路行来，不停灌顶。

我看见雪山六年，释迦骨销形散一如爱滋患者。他毫无所得，弃叛苦修下山来了。他踽踽独行，走到河边昏死于地。

我阅读记载，绝食仪式之后，那人展开十天的苦行。

文字向我陈述，绝食第四天，他一度昏迷不省。第五天，满窗旭日中他醒来，呕吐停止，渐有了听觉视觉。第六天，他听到祈祷场上的早祷，试跟着背祷歌，自己的声音，听见了。自己的身体，知觉了。他的思维，像乱茧里找到最初的一根线，袅袅的，丝丝缕缕，从脑子里缱出。往事，如船在浩渺大海中慢慢荡出来，初时一小点，随后，见到了白色帆樯，见到了缆索，见到了帆樯上的破洞，水手的眉毛。船迎面驶过，迤迤着波澜，朝远海去，渐渐，渐渐，泯灭无痕。一种悲喜，难说。



第七天，他晨起走下绳床，步到小几旁趺坐，取书本读了十几页，晚上睡得沉。第八天，他试把房门打开，走十步八步。此刻心境，充实圆满。第十一天凌晨，甘地为他举行了进餐仪式，将一杯葡萄汁和橙汁亲自递给他喝，言道，苦行已届，进食了。

我目睹，就在这里，我所站立之处，村中牧羊女扶起释迦，喂以乳糜。释迦渐苏醒来，恢复了体力。他感谢牧羊女说，一切有情，依食而住。

是的是的，所谓众生，以食为天。释迦遂渡尼连禅河，进城，坐菩提树下，悟得了他的宇宙最后方程式。

我爬上村中矮矮的山坡顶，牛铃叮当，一支一支白牛经过我身边。昨天我走恒河平原，马路直通天际线，车行五小时遇第一个转弯，半小时后第二个弯，到了这里。树是勃勒，田是麦苗，油菜黄花，和出花的高粱大片紫烟。黑沃土壤，白牛成行，凡空地处就都是人。

无城之国。在印度，我感觉不到城，只感到地面上聚集着一些房舍，或这些房舍只是一片沙尘。尘上铺一块毯子，当中坐的人，前额涂香灰，眉间点朱志，文明世界一切，尽在于此。

因而印度，甚至没有古物，遗迹，没有人所造出的建筑

物，或物质的宇宙。到处，到处所见，只有人类。

知道吗，数千年前的种姓制度，曾试图把人口分门别类使之可以生存，把量变质的，予以解决。

史陀悲悯道，素食，乃印度的伟大实验的失败！为了防止社会群体和动物种属互相侵犯，为了保证每一群人，每一物种有其特殊之自由，方法是，强迫各个放弃享受与其它相冲突之自由。

那么释迦，就从否定之否定，否定存在之后，开始，是吗？

印度是平原里的焚热尘土，高原上的清凉星空。最听天由命的卑贱，和天马行空的幻想。有其俗丽迷烂的欲界，故有其相反的寂寞之乡。泰戈尔创办了森林大学，印度最后的寂寞之乡。

而我来到印度，是佛教早已无踪的印度。释迦身后千余年，阿拉伯人入侵，僧人并入婆罗门教，越五百年，佛教便从印度消失了。

我在瓦拉那西，清晨大雾渡恒河。我买了两卷菩提叶包住的金盏花，叶有一星星蜡油，点燃了火苗放在水上飘走。雾里火苗，一朵朵离了船，散开，倏起即灭，剩下亮黄艳色的花。

朝圣团起得来早的人也坐了一船，团主连日帮人灌顶，体气甚弱所以晕船了。他身边两位妍黠女弟子，太空战士般穿着羽绒夹克，油脂紧身裤下面套着高筒球鞋，左右护法保驾他。朝圣团每事问卜，遇庙必求，且团主喝余之水也要争取来储于己壶中，我羡慕他们是如此俗世里的肯定者。他们云游异域灵区，却比他们所属社会里的任何人都更是中坚份子，现实拥护者。

啊遍地神像的印度教圣城瓦拉那西，我已在萨耶吉雷电影中看见过。那横亘长岸的岩黄圣阶浸入圣河，站在水里沐圣的人，跟棚架上蹲满的乌鸦，跟浴毕在岸边一块块铺毯上的诵经人。整个圣阶是座火葬场，对岸沙地无屋只有日出。

那些胚布密裹的香油尸身，女是橙红桃红，男是白，孩童黄，担来圣河泡净，之后于岸边架起柴草焚烧。十步五步一摊，几名亲族聚守火堆烧成烬，日以继夜，煜煜瞳瞳，毗连成市。在此火葬，费用付给一个名叫伦吉特的家族，世袭制，不干政府事。城中，沿岸，林立红砖楼房是谓待死客栈，隔间为无数个小窟窿，住着迢迢来此的待死者及其亲人。

我看见，圣河恒河，生者到这里沐浴净身，死者涤魂升天。这里的神并非象征呢，是真正的有神？神真正的住在这里？雾河漂流着火苗和花，像诸多阴魂，诸多生灵，有色有

相，如此色相具实的生死场。

我目睹，装着阿尧的盒子给送进炉里厚重铁门关上时，妈妈肩膀抽动了起来。我一阵热血上冲，心还是惊。

我们登上二楼一间榻榻米喝茶，静待阿尧烧成灰。

斋场一楼，光鉴大理石厅，水晶灯，很像饭店进门处。两座焚化炉，见是壁上的两扇黑铮铮门有着黄烁铜把子。

都是妈妈教会里的人，姐妹们围簇着妈妈坐，轻松笑谈。男丁三五名，一名是妈妈生母那边的侄子，此外无亲属。妈妈从小过继给她姨母，姨父入赘。那年回日本，因家中男人皆死，她照顾姨母，不久生母也搬回来老屋住。老姐妹俩患老年痴呆症，有时把大便抹在墙上，或走失到邻村跌落沟边。妈妈继承了老屋，老母亲们死后，卖掉老屋，换到现在的核家庭式小洋房。我变成妈妈家的代表，送阿尧火焚。

妈妈几次哭，永远是折叠整齐的手帕在右边眼睛按按，左边眼睛按按，至多三回，就止了泪。她穿墨色和服，泪也像能乐舞台上的，是个手势，舞蹈，象征。

我困惑于妈妈安祥之脸。一如嘉宝垂目的四分之三倾斜的脸，总令费里尼一代人在望见这样一张脸时，不由得不想到最后审判。

二十分钟罢，我们下楼。

当日瓦拉那西公营火葬场是一处大平台，在上面搭起柴架烧，烧个五、六小时毕，骸烬用竹帚拢进畚箕倒到河里，残余连渣连灰一并扫扫都入河去。为了卫生与观瞻，政府免费提供电动焚化炉服务，无印度人问津。

我们下楼敬候炉前，门启开，炉仍通红。盒子拉出来，烧成灰的阿尧隐约排成一直行，就像一根平放在地上燃尽的线香，一行灰，比我所想的要少得多，少很多。

我不会忘记，医护人员进来掀开阿尧被单时，我看见他已死的，被爱滋噬光了的裸骸，什么都不剩。唯有，两个大膝盖骨，和赘赘如垒的阳器。那阳器一大包，是裸骸上唯一仅有的肉物，故而显得朋硕无比令人诧异极了。

洁整的葬仪人拨扫骨灰到钢亮方盆中，镊起一支戒指状骨环向我们告示，是喉部这个位置的骨头。其形，倒真像一人盘腿在那里打坐。

我们俩俩成组，用长筷合捡一骨入筒。

封好，圆筒装进方木盒，再蒙上雪白系着纹结流苏穗的厚纸套，结束，葬仪人朝骨盒微掀帽檐致礼。

盒交由我捧着，回到了福生家。

九十一劫，三劫有佛，余劫皆无有佛，甚可怜愍。所以佛世难值，如优昙波罗花树花，时时一有，其人不见。

我送焚了阿尧。这只是开始的，第一个。

日影飞去，我将送焚了一个又一个。好比今天报纸说，费里尼死了。十月的最末一天，台北，秋晴。

我暂歇歇笔，为一佛之逝，出门走走。

看呀沙暴天空下，都在竞筑摩天城，吾等不见太阳久矣。那沌灰的半空中开过去四节蓝白车厢，我跟永桔指其约誓，将来此车正式营运时，我们必得牢记，互相提醒，千万莫搭以免烧死。

时间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则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

因此书写，仍然在继续中。







附  
录







## 奢靡的实践<sup>①</sup>

非常，非常感谢人间副刊为这个长篇小说奖争取到的一百万奖金。

它真是好大一笔钱，大到使我过去三年隐于市尘的生活，看起来不至于是个秀逗。而且大到可以支撑我未来三年暂无生计之忧的，放胆去进行另一场蔓杂无效率的写作探险。

九一年二月，交出《戏梦人生》分场剧本之后，我开始

---

<sup>①</sup> 本文为作者在《荒人手记》获得第一届时报百万大奖时即席所作的得奖感言。

下决心写长篇。所谓下决心，就是根本不要考虑发表、刊载这件事了。换言之，写长篇的命运不过只是自己写给自己看，或再多一点，像昔日曹氏的手抄本在朋友亲戚之间传阅罢了。写长篇，仅仅是为了自我证明存活在现今这个世界并非一场虚妄，否则，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何等无聊的证明，何等奢靡的实践。）

本来在写的是“日神的后裔”，写了五万字作废。九二年十月改写目前这部小说，原题叫“寂寞之乡”，后来改成“航向色情乌托邦”，完稿投寄前才定名为现在的“荒人手记”。

隐居写长篇的这段期间，由于我的妹妹朱天心跟她先生参加了当时朱高正的社民党，每个星期三下午去青岛东路开会，因此都是我坐公车去接幼稚园的盟盟，那是我极有限跨出家门的機會之一。以及，那年年底帮朱高正、林正杰的竞选立法委员站过台。一介布衣，日日目睹以李氏为中心的政商经济结构于焉完成，几年之内台湾贫富差距急骤恶化，当权为一人修宪令举国法政学者瞠目结舌，而最大反对党基于各种情结、迷思，遂自废武功的毫无办法尽监督之责上演着千百荒唐闹剧。身为小民，除了闭门写长篇还能做什么呢？

结果写长篇，变成了对现状难以忍受的脱逃。放弃沟通也好，拒绝势之所趋也好，这样的人，在这部小说中以

一名男同性恋者出现,但更多时候,他可能更多属于一种人类——荒人。

我亦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也是我的师友、同业),对如此一名荒人的谅解、支持。有好长一段日子,他们唯恐我只写电影剧本不写小说了,不时小心婉转的探问一声:“要开始写小说了吗?”

一九九四年六月



## 来自远方的眼光<sup>①</sup>

### 前言：1

这次会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坐在这里讲话，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若不是《荒人手记》译成英文出版，目前的这一切都是没有可能的。

所谓不可思议，有两点。第一，我一直以为，创作者与

---

<sup>①</sup> 本文为《荒人手记》英译本出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演讲稿，由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主持介绍。

其“说”，不如“写”。因为一个创作者，他所说的，绝对不会比他所做的更多，更好，绝对不会。他的精华，他的最好的部分，都在作品里，除此以外，没有了。中国人有句话说，天何言哉，天是最伟大的创作者，但天并不说任何话。总而言之，我认为创作者应当少说多做，而且最好是闭嘴。但是，你们看，我现在正在这里滔滔不绝。

不可思议的第二点是，各位朋友你们坐在这里，愿意跟一个台湾来的人对话。假如在台湾的前面不加上一些形容词，也许，台湾对各位来说也是模糊没有意义的。照我个人浅薄的理解来看，各位当然是基于研究工作上的需要而聚集在这里。我想象中的各位，既娴熟于后殖民论述，也配备“去中心化”的思想，对异文化又抱持好奇心跟热情，才会聚集在这里对话。

因此根据我想象中的你们，我把我这个讲话者设定在某个座标上，或者说，我把我自己当成一种眼光，一种异文化的眼光。这眼光既被你们所注视，也注视你们，加起来，也许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共聚一堂的所在的处境。

## 2

异文化的眼光，来自远方的眼光，人类学家李维史陀

(Lévi-Strauss) 有一本书叫 *The View from Afar*——从远方来看。李维史陀曾经说，人类学者对自己所属社会的态度，他不是内部的一个成员，而是置身于社会之外的一个观察者，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他都是从远处来看他所属的社会。

在这里，我稍微岔题一下。去年十一月，一部由我改编，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海上花》(*Flowers of Shanghai*) 在巴黎上演，其实是一部曲高和寡的电影，在巴黎却大爆冷门，到现在已有二十万人次的票房，还在上演，被选为去年度法国十大卖座影片之一。《解放报》(*Liberation*) 访问侯孝贤时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法国人说，戏剧性 (*action*) 并非你影片的中心，反而是给放在影片的背后，外围。银幕上呈现出来的，永远是发生在戏剧性之前的，和之后的。请问这是不是中国人特殊的看事情的方法？”

侯孝贤回答说：“是的，戏剧性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的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其它东西吸引去。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其中活动。我花很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在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至于戏剧性的隐藏或没有，是否表示中国人特殊的看事情的方法，我其实并不自觉。我曾跟编剧朱天文谈起这点，她说贵国的人类学家李维史陀有本书叫 *The View*

from Afar, 这个 view, 如果很远, 更远, 再远, 远到是在地球之外看地球的时候, 看到的影像是什么呢? 若以此比喻, 也许中国人偏爱远观, 他不是那么逼近的剖视人生, 所以他也一向不看见戏剧性。”

侯孝贤曾说, 拍电影是取片断。好比一匹布放进生活的染缸里浸染透了, 拿出来截取一段裁衣, 部分人是截取戏剧性的一段, 部分人呢, 截取不是戏剧性的一段。而侯孝贤总是, 截取不是戏剧性一段的那一部分人。

### 看的方法：1

截取片断, 不论是生活的片断、历史的片断、文本的片断, 我们都是在截取我们所看见的那一部分, 或者说, 截取我们“想要”看见的那一部分。

我们生活在众人的眼光, 和我们自己的眼光之中, 经年累月, 已经习以为常, 习焉不察。这眼光包围着我们, 让我们以为, 我们看见的, 就是世界, 就是事实的全部。当这包围着我们的眼光内化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时, 我们会变成, 我们“想要”看见的东西, 我们才看得见; 而我们“不想要”看见的东西, 我们就果然也看不见了。

那么这时候，创作者的出现，似乎就有其必要。创作者是做什么呢？创作者是一群带有异样眼光的人。他看见了某些东西，把它截取出来，呈现在我们前面。他是把我们习以为常的眼前熟悉事物，予以“陌生化”（alienate）的一种人。

是的，陌生化。

陌生化提供了不同的眼光，不同看世界的方法。

陌生化不一定是新奇，令人感到愉快的。它可能很危险，如同班雅明（Benjamin）描述他自己的文章：“像路边的武装强盗，发动一场攻击，解放了被定罪的懒散者，事物的事实性从一种囚禁中释放出来。”所谓囚禁，是指包围着我们的习焉不察的眼光，陌生化刺穿了包围，把我们这些懒散者照射得睁不开眼睛。

## 2

陌生化，是一种看的方法。

此处容我再岔题一下，有本谈绘画的书叫《看的方法》（*Ways of Seeing*, by John Berger）。一九七二年，柏格根据他为BBC制作的同名称的影集写成此书，是七〇年代艺术社会



学的一个里程碑。

书里讲到欧洲的裸体画。裸体画的开始是描绘亚当与夏娃。中世纪时，这个故事用一景接着一景连环图的形式出现。文艺复兴时期，叙述的顺序消失了，而把这个赤身裸体描绘成羞耻的片刻。待绘画变得更世俗以后，其它主题也纷纷出现供裸体画之用。但是，差不多所有裸体画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某个女人，在被某个观赏者所看。她并非像她在画面里的那个样子赤裸着，她之所以赤裸，是因为有一位观赏者在看她。此观赏者，通常，是被假设为男人。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是，男人行动，女人出现。男人注视女人，而女人注意自己被男人注视。这不但决定了大部分的男女关系，也决定了女人与自己的关系。女人自身内部的观察眼光是男性，而被观察的是女性自己。女人把自己变成一个对象 (object)，一种景观 (sight)。

我们知道，一个赤裸的身体 (nakedness)，必须被当成对象，用来展示，才会变成一幅裸体 (nudity)。裸体画其实从来没有赤裸过，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穿着，它穿着观赏者的眼光。

柏格指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它非欧洲的传统，印度、波斯、非洲、哥伦布以前的美洲，赤裸，从不以裸体画

的这种方式仰卧。那些传统里，如果作品的主题是性吸引力，通常就表现为两人之间主动的性爱，女人和男人同样主动，是彼此吸引的动作——“我们都有千手千脚，从不独行。”

然而我们看，几乎所有后文艺复兴时期（post-Renaissance）欧洲的性想像，都采取面向观众的姿势，因为性爱的主角是正在看的观赏者，也是拥有者。这位主角，这位观赏者拥有者，从未被画进画里。这样的裸体画，在十九世纪学院艺术中到达颠峰。柏格说，成千上万的裸体画所形成的传统中，大概只有一百张左右例外。这些例外是，画里赤裸着的女人，被人所深爱着。画家对他所爱的女人的观点是如此强烈，以致根本不容许有观赏者存在。画家的观点结合了他跟画中的女人，画变成了他们两人的海誓山盟，画家把女人和女人的意志画入形象之中。画入女人身体和脸部的表情上。观赏者站在画前面，他只能见证，见证这幅海誓山盟。观赏者被迫认知自己是个局外人，他不能欺骗自己画里的女人为他赤裸。总之，观赏者不能把她变成一幅裸体画。

当然，来到现代艺术中，裸体画变得不再重要，艺术家开始质疑，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大家不妨比较一下，十九世纪中叶的播下印象派种子的马奈（Manet），他画的奥林匹亚（Olympia）里的裸体女人，跟十六世纪提香（Tiziano）的乌

毕诺的维纳斯 (The Venus of Urbino), 两位裸女的不同。

### 3

所以呢, 看的方法, ways of seeing, 从欧洲绘画史来考察, 也经历了好几次的变革。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段变革。譬如透视 (perspective), 是把西方艺术的特点, 技术上用远近法、明暗法, 在文艺复兴时代初期确立。透视把我们的眼睛变成这个可见世界的中心, 所有事物都收纳于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是所有时空的消尽点。可见世界因观察者而分布, 就像宇宙被当成是上帝在分布。对透视传统来说, 没有什么视觉的交互关系。上帝不必以其他人定位自己, 他自己本身就是定位 (situation)。透视有一个矛盾是, 可见世界既然由这个观察者所结构出来, 但是, 这位观察者可不像上帝, 他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他是非此即彼 (either/or), 他不能既此且彼 (and/and)。

后来照相机出现了。它把事物的瞬间凝固在那里, 我们所看见的是当时我们所在之处。以前, 形象是延续的, 永恒的; 现在, 形象是“此曾在”。我们很难再认定, 所有事物都是收纳于人类的眼睛之中。我们的眼睛, 不再是无限时空的

消尽点。照相机告诉我们，并没有所谓中心。

印象派绘画呢 (Impressionism)，如同大家知道的，是现代绘画的始祖，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洋绘画的终点，也是新绘画的起点。这时候，世界不是为了被看见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相反的，世界不断的变幻，稍纵即逝，是无常的。

于是立体派绘画 (Cubism) 接踵而来。世界不再是单一眼睛所看见的，却是从被描绘对象的周围各点所可能看到的样貌的总和。塞尚是现代绘画之父，塞尚把物体从各个不同的正面去看，然后把它们画在同一个画面里。他不是画出观赏者进入画里面去的深度，而是画出物和人纷纷向着观赏者走出来的感觉，如此观赏者的目光就被分散吸引到画中各个不同的物体上去了。

大家看，光是看，方法就有这么多种。

而柏格说，“我们只看到我们看见的”，所以往往是，我们以为都看见了，但其实我们看见的是多么片面，多么自我中心。我们何不来想想，我们没有看见的那些部分是什么呢？

## 荒人的眼光

最近我偶然读到一句艾略特的诗，它说：“我是拉撒路

(Lazarus)，来自死境 / 我回来告诉大家，把一切告诉大家。”

拉撒路是《新约》里进天堂的乞丐。乞丐进天堂，世俗里的意义很明白，标示着一个较好社会最起码该有的公平、正义原则。而乞丐与富人平等都进得了天堂，中国人有庄子的《齐物论》，离开以人为世界中心的眼光，拉远，拉远，拉远到星球之外看回来，人与万物一样，不过都是一个存在。这样的眼光，影响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人与他自身内部的关系。

拉撒路说他来自死境，回来告诉大家。死境，是一个隐喻 (metaphor)，可以暗示任何情况。其中一个暗示也许可以是，人们眼睛所没有看见的那些部分。拙作《荒人手记》中，死境的暗示也许可以是人的欲望的深渊，无法测试的深渊，我们站在悬崖边朝下略一望，已经目眩神摇。这时候，是耶稣对撒旦发出的挑战说了一句“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死境是不好去试探的。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干嘛，无聊送死吗？是的，创作者就是这样一群无聊送死的人。

不论是好奇心促使，或是召唤 (vocation) 推动，他都要一探死境。而若侥幸不死，他从死境回来，要把他在那里看见的告诉大家。在创作活动中，从死境回来，回来的这个姿态，这个行为，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



回来的人，他将“同时以抛在背后的经历，和此刻此地面对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他有着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

回来的人，他知道边境在哪里。边境之内是什么，跨出边境之外又是什么。他知道，最大的张力都发生在边境上。那些暧昧不明、自相矛盾、多重性、歧义性，一切的参差对照，都在边境发生。回来的人因为深知边境的界限在哪里，知道多深，他去触犯那界限的量度就有多深，他所拨动起来的力量就有多深。

创作者将永远站在边境上，以他的双重视角，向边境里的人陈述着他所看见的事物。

## 业余者的眼光

关于创作活动，和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荒人笔记》里荒人的身份——gay的角色，他既是一个隐喻的形象，也整个是一则寓言（allegory）。至于他隐喻了什么，寓言了什么，应是开放给所有的阅读者，我若对作品再多说什么，充其量都是后见之明，跟我创作的当时其实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我可以说说一些自我期许，期许我自己，也带点压迫性的，期许今天有缘共聚一堂的我们大家。我期许自己终身做一名业余者（amateur），在各个范围、场合、境遇里的业余者。

讲到业余者，各位都知道了，业余者与专业者的重新定义，来自萨依德（Edward W.Said）。他的书《知识份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我的妹妹小说家朱天心说，在读的时候一路觉得，只要把知识份子一词换成小说家，就是对她目前写小说状态最贴切的描述和说明。

萨依德说，业余者只是为了喜爱，和澎湃的兴趣。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也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观念和价值。这里，班雅明跟他是呼应的，总要把事物从一个实用计划里摆脱出来，恢复事物原有的初始性，独特性，把新鲜空气灌入思想行文中，是班雅明在作品里想尽办法要做的。

与业余相对，专业化，意味着已忘记艺术或知识的源头，磨灭了事物初始时的兴奋感、发现感。陷入专业化，就是怠惰。萨依德说，今天对于知识份子的威胁，不是来自学院，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的商业化，而是专业态度。专业态度，意味着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因而是没有争

议性的，客观的。专业化，是教育体系中一种普遍的工具性压力，于是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专家的做法，是战后世界中一股特殊的压力。专业化的再一个压力是，专业人无可避免的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被权力直接雇用。

萨依德提出，今天的知识份子应该是个业余者。他选择风险和不确定，而不是待在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掌握的内行人的空间里。要维持知识份子相对的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更好。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所处的时代，已是高度资本主义下专业化的分工与分割，潮流所至，锐不可当，那么我愿意在里面永远当一名业余者。

业余者的眼光，他是萨依德的。加上人类学家远方的眼光，他是李维史陀的。加上荒人的眼光，他是班雅明的。这些眼光汇聚起来的眼光，如果赋予它一个具体形象，它会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里的抒情诗人”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我心目中的读者是他。他注视的眼光，成为一位鉴赏家的眼光。我写给这样的鉴赏家看，以博取他的激赏为荣。

一九九九年四月

## 废墟里的新天使<sup>①</sup>

### 1

今天在这里讲话，让我想到布莱希特（Brecht）曾说过：  
“不要从旧的好东西着手，要从新的坏东西着手。”

什么是旧的好东西呢？

去年我的父亲，小说家朱西宁先生去世，今年一周年纪

---

<sup>①</sup> 本文为《荒人手记》英译本出版的新书发布会而作，一九九九年四月卅日在美国纽约中华文化中心举行，由夏志清主持介绍，王德威即席英文口译。

念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挥别的手势》，回想我与父亲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结尾我说，我们父女一场，好像男人与男人间的交情。

男人的交情，这句话是来自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新作《身份》（*Identity*），书里的女主角香黛儿跟她丈夫辩论：“我的意思是说，友谊，是男人才会面临的问题。男人的浪漫精神表现在这里，我们女人不是。”

然后香黛儿他们展开一段关于友谊的辩论。

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当然是为了对抗敌人而彼此结盟，若没有这样的结盟，男人面对敌人时将孤立无援。友谊的发源，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男人出外打猎，互相援结。现代男人是不打猎了，但打猎的集体记忆以其它变貌出现，看球赛，呼干啦，寻欢作乐一齐瞞老婆。于是从结盟衍生出来契约关系，秩序，文化结构，男人接受社会“驯化”的程度，比女人更久、更深，更内化为男人的一部分。女人驯化程度浅，所以大家公认是女人的直觉强，元气足。千禧年来临，“女性论述”大行其道，准备要颠覆男人数千年的典章制度，其势可谓汹汹。

然而，我如果有向往，男人间的友谊会是我向往的。它不是兄弟情谊（brotherhood），它比兄弟情谊升华一些。它是



综合着男人最好的质感部分，放进时间之炉里燃烧到白热化时的焰青光辉，如果能找到一句现成的话形容，它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然它也是“朋友十年不见，闻流言不信”。这两个，都要有强大的信念和价值观做底，否则不足以支撑。那样的底，我一点也不想要去颠覆它。

它们是我的旧的好东西，我的老本，我的底。

## 2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假如从作品的结果来看，也许一九九〇年结集出版的《世纪末的华丽》(*Fin de Siècle Splendor*)，我的那些旧的好东西，显然碰到了大风暴。至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solate Man*)，似乎更变本加厉起来。对此，我无以名之，直到前年我读到王德威给朱天心的新书写序论，里面写说在历史的进程里，朱天心与她的老灵魂“正如班雅明 (Benjamin) 的天使一样，是以背向，而非面向，未来。她们实在是脸朝过去，被名为‘进步’的风暴吹得一步一步‘退’向未来。”当下我心里叫好，一边在想，这位班雅明是谁，要把他的东西找出来看。

是的，班雅明。关于他的故事，大家比我更早都知道了。他笔下的“新天使”，是表现主义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0）的一幅小画，他买下来，即使在他逃离纳粹统治，流亡法国的时候，也一直带着它，甚至曾计划办一份杂志叫作新天使。

新天使是这样的：眼睛注视着，嘴巴张开着，翅膀伸展着，他的脸朝向过去，看到灾难，灾难把残骸一个压一个堆起来，猛摔在他脚前。新天使好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打碎的东西变成一个整体。但风暴从天空刮下，把他推向他对面的未来。他面前的碎片越积越大，高入云霄。

班雅明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议论的是德国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悲剧，心里想的却是二十世纪他所处时代的现状。巴洛克戏剧的图像是碎片和废墟，相对于十八世纪古典戏剧的明确、稳定、协调统一，巴洛克戏剧是混乱和颓败，零散不连续的。班雅明借十七世纪讲二十世纪、开创了他著名的“寓言式批评”。他认为这个世界并非一个理所当然的既定世界，它展示出来的，毋宁是一个寓言（*allegory*），正如犹太教法典的教训说：“圣经的每一段话都有四十九层意义”，世界的每一件事物，也至少都有四十

九层意义。

拙作《世纪末的华丽》，借的是上个世纪末奥地利的画家克林姆（Klimt）的画。当时的首善之都维也纳，是什么光景呢？我认为，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不朽》（*Immortality*）里做了最好的描述。他说：“羞耻心和恬不知耻在势均力敌的地方相交，这时色情处在异常紧张的时刻，维也纳在世纪的转换期经历了这一时刻。这一时刻一去不再复返。鲁本斯属于这个养成羞耻心的环境中长大的最后一代欧洲人……”

羞耻心如果是旧的好东西，恬不知耻就是新的坏东西。我从恬不知耻着手，写出来这本《荒人手记》。

我反省我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人，我们属于这个养成羞耻心的环境中长大的最后一代台湾人。羞耻心和恬不知耻在势均力敌的地方相交。这时色情处在异常紧张的时刻。台北在世纪的转换期，经历了这一时刻。

### 3

记得五、六年前大陆轰动一时的小说《废都》，一般评论说是颓废之都，唯钟阿城则揣摩贾平凹的意思应该是，残废之都。阿城说：“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和文化的底子，

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泗忽至。《红楼梦》的颓废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最后落了个白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原来并非是白白茫茫大地。”而残废之都里，无物可颓，见到的倒是一片饥渴，性饥渴，食饥渴（省府里的大文人庄之蝶的菜肉采买单像部队办伙食）。《废都》不讳言模仿《金瓶梅》，不过他露了个底——饥汉子不知饱汉子饱的底。

饱汉子饱的色情，川端康成的《睡美女》是个极致。书中描述古代京都的贵族，夜观美女服了安眠药裸体睡着，贵族们只能静卧同一张床上，而绝不能触碰的，淫观美女睡姿，却连试也不试，此中最大的愉悦，恰恰就都在这里了。

饱汉子饱的色情，假如《荒人手记》勉强能攀附上班雅明所谓的寓言，假如荒人的身份——同性恋的角色——是个隐喻，那么它的四十九层意义里的一个意义也许可以是，它暗示着一个文明若已发展到都不要生殖后代了，色情升华到色情本身即目的，于是生殖的驱力全部抛掷在色情的消费上，追逐一切感官的强度，以及精致敏锐的细节，色授魂予，终至大废不起。在小说里，荒人迷惑发出了疑问，这是不是“同性恋化了的文明”呢？

进步的风暴刮来，旧的好东西已瓦解为废墟，新天使试图记录这一刻，色情处在异常紧张的时刻。瞬间，这一刻已一去不再复返。

一九九九年四月



## 神姬之舞

——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

黄锦树

### 一、“化石见证”?

几年前，昔日的“三三”同仁杨照（李明骏）曾化名詹恺苓发表了篇《浪漫灭绝的转折》评朱天心受重视及争议的小说集《我记得》，相当深刻的触及了朱天心创作背后迷离暧昧的世界观、她的早期信仰及创作哲学。在文中杨照把朱天心及她昔日的“三三”同道（包括他自己？）视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整体，因为他们“差不多都经历了激烈的价值理念改异”：“价值的信持、弃守，凿痕累累地割穿过他们的作品，

成为台湾社会岩层巨变的化石见证。”（1991）作为戒严时代国民党反共复国神话及伊甸园教育培养起来的一代，朱天心和她同样跨过戒严、卷入台湾急遽的社会及意识形态变迁、历经神话的破产、对昔日的守护政权的失望以及旧价值备受考验的那一代人——如朱天文、张大春、杨照及许许多多昔日的忠贞爱国者今日的坚决的反对者（详朱天心，1994）——大时代的大变动使得作为写作者的他们不得不透过书写来反省、清理自身的存在。像朱天心那样的写作者，虽然身姿多变却仍然“是个有信仰的人”（杨照，1994），在她近期作品中仍可以探掘出她早年信仰的隐晦残存（黄锦树，199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出自“三三”、生长自同一个家庭的朱天文，又是如何面对世变，及是否在世变中仍然维持着她早年的信仰，以及，此一延伸或残存或隐遁的信仰如何在她近期的作品中呈现或缺席？其意义何在？有趣的是，此一重要的问题在朱天心那儿受到关注，在关于朱天文的讨论中却普遍的受到忽略或淡化<sup>①</sup>。朱天文的近作《世纪末的华丽》及《荒人手记》（尤其是后者）是很好的考察对象，也许早已在无声的回答着我们的问题。朱天文早年虽是以小

---

<sup>①</sup> 张诵圣论朱天文时有稍稍提及，惜未深入。见张诵圣，1994。

说及散文的写作起家，在整个八〇年代却因为几乎全力投入电影剧本的写作而在小说创作上没有太大的成就，即使是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炎夏之都》中虽然场景已是都会，却也看不出在艺术上及题材上有何明显的突破，不如朱天心的转型之迹昭然且成就显著。一直到《世纪末的华丽》（1990）各方面的突破蓦然整体涌现，而引起评论界的高度重视。作为一部与《世纪末的华丽》“同质异构，或（由）不断增殖的事件”而构成的小说<sup>①</sup>《荒人手记》延伸扩大了朱天文在前者达至的转型，也因为获得大奖及本书自身存着的某些议题特征而获得广泛的注意，不少论文沿着它而增殖生产。一些普遍受到关注的论题如：同性恋、政治与身份认同、女性意识等等。本文则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安顿或脉络化《荒》书所呈显的议题，以《荒》书本身为焦点，把它看成是主体实践过程的结果，试图处理的是朱天文的美学实践及它与她早期信仰的联系：在操作上必须回溯到那遥远的“三三”，“溯史”及她的早期作品及她们的人文导师胡兰成。同样的，在整体考量下，也必须处理《荒》书里隐含的文类问题及各层次的美学问题。

---

<sup>①</sup> 施淑在评审会议上的发言：“在这部《荒人手记》中，我们又看到一个在四十岁的盛年，可是已形同槁木的男同性恋叙事者〔我〕，以及与《世纪末的华丽》同质异构或不断增殖的事件。”（施淑，1994）已相当准确的“猜”到《荒人手记》精神上的身世。

## 二、“前八十回”早期信仰

就少作而言，朱天文和朱天心委实没有太大的不同：在题材上都以浪漫的爱情故事为个人写作的起点，且都以个人狭隘的生活经验为参照（《乔太守新记》〔1977〕、《传说》〔1981〕、《最想念的季节》〔1984〕），以共享的价值观为支撑——一种以情感的本然真诚为本质的价值观。这共享的价值观，正是源于胡兰成。胡兰成，这位昔日的汪精卫幕僚、张爱玲的前夫、朱西宁景仰的对象，一九七四年从日本来到台湾，短期任职于阳明山文化学院，讲授“华学科学与哲学”，经由朱西宁的中介，彼时朱家姊妹开始与他接触；半年后胡并不光彩的过去被揭发而丢职，而被朱西宁迎回家去，且待之如上宾，遂为朱家姊妹的精神导师。胡兰成自己构筑的那套独特的“理论”来源驳杂；约而言之，诸如汤川秀树的粒子宇宙论、《诗经》“温柔敦厚”的美学伦理学、《周礼》“王道秩序”的美学政治学、日本《源氏物语》的女性美学、《周易》的变易哲学等等成分，而其构成方法则为《周易》式的“感通”及禅宗式的“直观”，整体而言（不论是构成要素还是方法）都是以美学为出发点的、美学化的。在台湾特殊的

戒严情境下，胡兰成的“理论”为了“应世”而大肆强化革命情调、爱国情操及民族自尊，屡屡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为礼乐王道之例证，且不惜高扬中国文学为世界第一（参胡兰成，〔1980〕1991）。然而，即使是政治、革命，他仍以美学为其折中，摆在他的文化美学（史）的理解架构里，为其添加成分。胡兰成的“理论”之所以可以如此不拘来源的驳杂，其合理化的基础正在于他所运用的是反逻辑的感性直观方法，毋须客观的标准验证，唯“此心”是证。换言之，他那套东西本身其实就像文学那般的被构造；知识对他而言，也无非只是感性的材料。这一种对待知识的态度，在朱天文的早期著作中看不出来，在《荒人手记》中却获得惊人的展现（详后）。

这样的一种对待知识、政治，甚至存在的态度及方法，在表征上是高度文人化的，但其实也是非常中产阶级、非常“雅痞”也非常“士大夫”的，一种城市（或都会）小知识分子的文化品味哲学。这种“哲学”在朱天文的近作中也有着显著的呈现。

然而在那大观园一般衣食无忧封闭生活里的青春期，在她们生活里的头等大事也无非是日常经验里的琐碎人事、渺小的情感事件及相对而言抽象的“反共复国”。胡兰成那套弹

性大于理性的、以“大自然五大原则”<sup>①</sup>为核心的理论在经过一番调整之后<sup>②</sup>，恰好可以给予她们的少作予以极大的价值肯定。这“极大”并非一般，而是类比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大师巨匠：他把朱天心的少作《击壤歌》（1977）比于李白（胡兰成，〔1980〕1991），朱天文的少作《淡江记》（1979）比于司马相如太史公（胡兰成，1980：11），理由是里头充满天真人趣及“对世人世事与物无差别的善意”，是为“王风文学”。

“三三”是大观园也是伊甸园（朱天文：“三三的朋友们好像活在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风景里。父母亦不是父母，姊妹亦不是姊妹，夫妻更不是夫妻。”〔1979〕1989：174），也是他们姊妹共同的书写场景。对照朱天心前后期的作品（以《我记得》为分界）可以看出有着明显的断裂（题材、风格、世界观），远离大观园以介入社会，笔伐反对运动，步趋时代议题，强化叙事者的男性性别，甚至深入社会幽暗的角落（黄锦树，1993）。而在朱天文的作品里却看不出那么激烈

<sup>①</sup> 胡氏“大自然五大原则”：“其第一法则是，大自然有意志与息，而意志亦即是息。”“第二是阴阳法则。”“第三是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第四是因果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第五是循环法则。”（胡兰成，〔1980〕1991：13、14）

<sup>②</sup> 杨照在以胡兰成的理论说明朱天心早期作品中对浪漫情爱的执着的认识论基础时有相当准确的论断：“正如同自然现象最后会化约到意志与息的感应，社会与时代的问题也必须化约到个人情爱的感应上。”（杨照〔詹恺苓〕，1991）



的变动，虽然书写的场景有着明显的转换——从大观园转入都会。

从一九八二年起参与台湾新电影的剧本写作之后，理论上朱天文的视域应已更为开阔，然而奇怪的是（在《世纪末的华丽》之前）她虽然历经个人的“本土化”、“都市化”，历经《伊甸不再》，改变最多的却只是写作的表面场景而不及其他。究竟是否因某种价值仍持续延存，以致本体未易？业经乡土文学运动的洗礼，从《小毕的故事》（1983）到《炎夏之都》（1987），朱天文所写的仍属广义的家族记忆：外省族群在这岛上的生活、处境，及记忆——以长姊的优势写出的父母亲的私奔、父亲与他的袍泽之间的情谊及他们各自落地生根之后的家庭故事、他们的子女之间的交往互动、（朱天心宣称尚未有充分心理准备去写的<sup>①</sup>）母亲娘家的家族故事（《外婆家的暑假》），及她向读者转述作为小说家的父亲在她诞生之初尚未有记忆之际以她的口吻载录下的她个人的“史前”记忆、存在之证言（《朝阳庭花闻儿语》等四篇）……许多可以是极为沉重的题材，都被熟练的说故事者淡化为轻质的抒情叙事而失却了历史的厚度，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通俗倾向。

---

<sup>①</sup> 详朱文，1994。

从《乔太守新记》迄《炎夏之都》横跨十年的写作岁月(1977—1987)<sup>①</sup>之后,一直到《世纪末的华丽》方始“写出了年纪”(詹宏志,1990:7),方始走出她精神状态上的青春期,步向成熟之路。比照朱天心的转变,朱天文显然也在写她的“后四十回”了。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当年“三三”的价值守护神及精神导师胡兰成提出“后四十回”的问题是直接针对朱天心: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可比是写了前八十回《红楼梦》,还有后面的要写。依文章来说,《红楼梦》有了前八十回,已是完全的,但是就作者来说,他还是不能不写下去。(胡兰成,[1980]1991:142)

同文中胡兰成解释道,作为写作者朱天心不得不面对(自己及他人的)成长(变节、世故、庸俗、腐败或死亡),不得不处理成人世界里的是非善恶,如此,是否还能保持对人事物“无差别的善恶”?“文学只是像修行,朱天心还有修行在后头”(146),面对纷纭的人世,她是否还能保持她“王风的本

<sup>①</sup> 这只是从书的出版日期大致推算,实际的时间当更长。

体”？

奇怪的是，胡兰成却并没有针对朱天文提出同样的问题，难道对于同样作为作者的朱天文，并没有存在着“后四十回”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胡兰成特别注意到姊妹二人性情上的差异，朱天心的好恶分明很容易让她的文学开向“是非善恶分明”（145）之途，才情高如《红楼梦》的作者都难以善了的“后四十回”对于朱天心而言，由于性情使然必将较诸乃姊更为艰难迫切的面对；在胡兰成那套价值系统中或许也更难以安顿成长后的朱天心，是以未雨绸缪，言之再三。关于姊妹二人（表征为书写格调差异）的“性情”，在朱天心蜕变之后批评她“险刻少恩”的袁琼琼多年以前在为朱天文伊甸园里的少作写序时即已提出颇值得玩味的观察。

因为性情，我一直比较偏爱天心，天心的东西火热，而且老有种孩子气的新鲜。天文一开始写小说，她自己就在距离之外，写什么都是漠漠的，带点冷辣，比较接近西宁大哥的风格，很注重技巧和语法。（袁琼琼，9）

用一组庸俗的对比来说明，前者相对而言是“入世”的——

把自我投射入书写之中，而后者则较为“出世”——把自我从书写中撤离。换言之，同样的那套价值系统引领下展开书写的朱天文，写作于她亦是修行，也必然会面对“后四十回”的问题，只是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困难——这里所谓的困难，指的不只是价值的存续，兼指主体对对象的“超越”。

一旦书写场景进入“后四十回”，问题就变得棘手；用张爱玲的话来说，《红楼梦》“原著八十回中没有一件大事，……大事都在后四十回内。……前八十回只提供了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张爱玲，1983：470）而在这里，“后四十回”却是作为书写——修行的隐喻。

### 三、都市 / 符号 / 美学救赎

朱天文的“后四十回”始于《世纪末的华丽》。她在这部小说里不只“写出了年纪”，更写出了沧桑、苍凉与荒凉。在集中的各个短篇中，几乎每一个人物也都还有着各自的眷村背景（只有《红玫瑰呼叫你》的男主角例外，他是韩国华侨），虽然场景已进入都会。对在台湾这座岛屿上生活的人而言，都会是极其独特的生存场景。它有着极大的包容性，运作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机制及其逻辑之下，该逻辑及机制优先于

省籍或统独问题，决定及制约了都市人的存在本身。这种制约是渐进及隐约的，藉由它的空间编配及物质的供需、对感官对象的限制等等方式，而制约了存在者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世纪末的华丽》较诸于《炎夏之都》更为深入都会的内在质地与肌理之中，它并不停留在表象与现象的描绘，而是进入到活在其间的人的感觉方式与感觉内容的深处中去。作为无所不在的视觉意象的商标、陈列的流行时尚、匆促往来的车子及人群、高耸蔽天的建筑及大部分人无以逃离的窄小的“家”、空虚的精神与疲备的肉身与性欲、世俗的宗教与怪力乱神、都市死角时时上演的犯罪、台北盆地的窒热与懊闷……这种种与都会中无穷的商品及足以穿透时空的媒体和无尽的资讯才是它的主体，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也无非只是它们展开运作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而已。那是物质与物欲过度饱和的场所，在那样的处境中，在物质与物欲之间，人的意识和身体抽象和具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就前者（意识）而言，关联着时间感，存在感，过去和未来。在时间被高度切割及编配的都会，过去和未来都是沉重的负担。就后者（身体）而言，本质及（现）表象之间的联系成了麻烦的问题。

朱天文的“后四十回”直接关联着她的都市感触，也直



接的以台北都市为其视景。在这些作品中“都市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主角的意识中都市本身就是一个角色在活动着”（张诵圣，1994：88）。内在于主体意识中的都市仿佛具有它自己的意志——并且是邪恶的意志——虽则它存在于身体的外部。《世纪末的华丽》所描绘勾勒的正是都会意志下疲惫的众生的存在状况和精神状态。等待救赎或企图攫回失落的一段过去的荒芜的存在者（《柴师父》、《恍如昨日》），或者失落了当下的此在真实性以致没有未来（《带我去吧，月光》、《红玫瑰呼叫你》），一再犯罪却无能对罪恶产生意识且仿佛活在漫画里的都市新人类（《尼罗河女儿》），游荡于色欲之海自渡渡人的男同性恋者（《肉身菩萨》），在官觉之本体中寻求不朽的今之巫女（《世纪末的华丽》）……凡此种种，都是末世的族类。朱天文对这些族类存在状况的描摹、对他们身之所寄的城市景观的呈现、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语言文字上的实验及总体上的美学实践等等，确如施淑教授指出的，均与《荒人手记》“同质异构”（1994a）。荒芜之城，荒凉之人，颓圮前刹那的美丽，确已先于《荒人手记》而存在。

在《柴师父》中，在柴师父冥想的背后我们也同时看到他的家庭内景：共同欣赏A片的两代人，死的、活的，神鬼人共同占据着窄小的空间，家庭内公开展示的色欲和他的自



我救赎……而家，坐落在一处时时刻刻“到处都在动工程”的，沙漠一样荒芜多沙的城市。城市无时无刻不在自行扩张与增生、转化与蜕变；沙是它的形式，标志着具体的时间。而自我蜕变正是城市存在的本质，恍如异形，让生活于其间的人不断的被它的陌生形式所惊栗：“华灯正亮，夜的生活如火如荼进行着，另一个听得到却看不见的空中城市也在夜幕下成形，无线对讲机城市。”（《红玫瑰呼叫你》，170）“等待女孩像等待一块绿洲”的柴老头，身居于屋内赤裸的肉欲与户外的荒热与未知之间，等待那有着“软凉的胸乳”的女孩到来。在朱天文笔下，女孩的身体之于柴师父并非肉欲或意淫的对象，而是美学升华或超越的触媒；当他碰触女孩“软凉的胸乳”时，“猛然想起三十七年春天刚刚开始他往北来到多雨的基隆市，乍见高地上伸出石墙盛开的一树白花，在煤烟冷雨里缤纷自落。”（24）那是“从前日本人开的艺妓馆旁的八重樱”。柴师父从色情的可能跨越至无欲之情色，一纯然的美感经验，而那却是藉由女孩年轻的肉身为中介。非经逻辑与知性，仅由当下的官觉直观。这种非常“纯洁”的美学处理或许正是胡兰成念兹在兹的“礼乐文章的底子”，朱天文世界观的幽灵现身，她所允诺的救赎。年轻女孩的身体，盛开的日本樱花，肉身衰朽的老者，共同的指向胡——朱的日本美

学传承,自然也可在它的实践者——川端康成的作品中见出。此三者的一体化也是本书中其他篇章及《荒人手记》一再反覆辩证的主题。

书中最重要的两个篇章《肉身菩萨》与《世纪末的华丽》基本上已展开《荒人手记》的主题与视景。《肉身菩萨》几乎可以看做是《荒人手记》中的一个章节,就某个意义而言,也可以视为是它的缩写本雏形。叙事者是“一具被欲海情渊腌渍透了的木乃伊”,一个屡屡为情欲所困扰的男同性恋者,一再不由自主的寻求肉欲的满足却又恐慌于激情过后的无边空虚,是出来玩却又无法完全放开的“渣子”。“完全放开”是都市新人类的特殊才能,全然逐色于固有的伦理道德规范之外,任凭肉身的意志行事,性欲本身即价值所在,此外别无价值:“无法完全放开”意味着有所坚持或者顾忌,是道德上的罪恶感或者残存信仰的拉锯,“超我”仍高高在上,冷冷的凝视着。这位先于《荒人手记》而存在的“荒人”所面对的存在问题也正是《荒人手记》中的荒人所面对的问题——“放不开”。对他而言,肉欲自身并非价值所在,甚至是某种(未明言的)价值之否定。因而肉欲的满足却让他“身体里面彻底的荒枯了”,让他衰疲于内在的荒芜。内外的分裂及其相互否定造成了巨大的存在张力,在连串的否定之后,他冀求辩

证的融合以超越存在的困境，攫获价值以达致救赎。藉由肉欲与修行的类比，以华丽的色相（印度人“熟烂透了的官能世界”所投射出的色相，《荒人手记》中颜色周期表的简略版：“……有炎烈如火地焚烟的朱砂红、芥末黄，有深邃如星空的孔雀蓝、宫粉红、蛇胆绿。”〔63〕）为中介，美学、色欲、修行的意象再度综合为一；把“摩诃国小王子舍身饲虎”与“尸毗王割肉贸鸽”的舍身修道巴答伊（Bataille）化，那种肉身痛楚的极限被等同为绝对化的、受虐的情欲经验，逾越肉身之痛而濒死的生命极限状态被等同于性交高潮；宗教修行者的以身践道于焉犹如（男）同性恋者的过度性交：

赤血淋漓的狂迷境界皆如出一辙，彻头彻尾根本就是他们祖先们的淫事，隔了千百世代如今强悍的遗传给他。他们都是天地头号淫人。（65）

昔之圣徒的后裔，今之男性恋者，而昔圣今俗；在朱天文的感性架构里，都是“肉身菩萨”。然而朱天文并不往肉欲本身发展，并不把肉欲绝对化以便以肉身的本体极限去逾越人界所有既定的规范以展现书写的革命性，反之，她对于小说后小半的处理强调的却是情欲的节制，且暗示唯有如此方是可

能的救赎之道。如此的“克己复礼”、“节之以礼”在在都说明了某种价值幽灵的再度复返，而把《肉身菩萨》写成了一则宣扬礼乐文章的道德寓言而非探勘人身存在之底限的“逾越的文学”（Foucault, 1974: 30-33），急于跨越肉身去寻求肉身之外的超越价值，以致“得鱼忘筌”，甚至也导致一种美学上的可能议题——“得意忘言”——在寻求超越处，她把色欲的存在经由自我节制而转化为美学意境或场景，而那却是以华丽的文字作为它存在的条件。肉身非本体，文字亦非本体，当价值超越了肉身，同时也凌越了文字，而成为“超越的符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这篇小说在视域（vision）上的局限同时也就是《荒人手记》视境上的局限，也反映了作为写作者的朱天文认识论上的局限（详后）。同时也可以间接的解释何以《荒人手记》议论会重于叙事——她已迫不及待的向读者陈述意念。

再则，就观念的系谱而言，“天地头号淫人”或许源于《石头记》评者脂砚斋对贾宝玉的独特断语“古今第一淫人”，指的是贾宝玉的“多爱不忍”<sup>①</sup>，泛爱近仁，把一切事物都美学

<sup>①</sup> 胡兰成在他为朱天文少作《淡江记》写的“新版代序”中把朱天文的“众爱亲仁”比拟为贾宝玉（胡兰成，1980）。

对象化，强调的是“意淫”与“情不情”<sup>①</sup>而几乎不涉肉欲。这是《红楼梦》相当特殊的议题架构，透过情欲寻求超越而非经由肉欲而求取超越（如《金瓶梅》及其他明代色情小说），《肉身菩萨》题材上近于后者，却是红楼骨子。

从《荒人手记》回头看，就作为先它而存在的同质异构体而言，《肉身菩萨》和《世纪末的华丽》二者实缺一不可，因为它们共同先行实践了它的美学及意理基柢。相对于都市幽灵小佟，米亚是都市中“一位相信嗅觉，依赖嗅觉与颜色的记忆存活着的”（后）现代女巫，她的存在特征在于她把存在和记忆（过去的存在在此刻意识中的重现）彻底的美学符号化，藉各种符码与官觉——关于各种流行事物的嗅觉、各种颜色的服装与干花与繁丽的都会视景——而拼贴出一《九歌》似的多花多草多祭的华丽世界。此篇的书写特征依稀就是朱天文的书写/美学宣言，写米亚的存在特征即写她自己的精神状态：米亚她“绝望的为保留下花的鲜艳颜色”和香味以免它们“转变为另外一种事物”而“养满屋子干燥花草”——而相应的，朱天文企图藉极端华丽的书写以超越肉身及实存事物的易朽性，以达致不朽——当实存转换成符号，有

---

<sup>①</sup> “意淫”与“情不情”详陈万益，1984。



限的存在即向无限延伸。“魔液炼制室”中的米亚，巫女；台北都会一隅中的朱天文，文字炼金术师。她们均“过分的耽美”，迷恋印象派；她和老段的关系是世俗定义的外遇，却非常之不肉欲，反而被书写调节为纯净的美感经验，一种唯美的诗境；在极致处呈现出启示录似的壮观——“城市天际线日落造成的幻化”——

虾红，鲑红，亚麻黄，著草黄，落幕前突然一把大火从地平线烧起，轰轰焚城。(173)

这也是朱天文“后四十回”中主要的末世视景，斑斓畸色，仿佛大劫将至。是以都会女巫近乎绝望的宣布人界的线性时间休止，在书写中将没有未来的未来转化为无穷反复的记忆与神话时间。

#### 四、说故事者与（或）告解者

《荒人手记》的生产史涉及多重的物质性转换，每一层转换都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涉及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且听朱天文夫子自道：



《荒人手记》的“前身”是一部探讨女性情色问题的长篇小说，叫做《日神的后裔》……下笔半年，写了五万余字后，突然写不下去了，原因可能是徒有意念，血肉枝干酝酿得不够成熟。就在那时，我的一位（男）同性恋朋友陷入极度的低潮期，前后二、三年间，我成为孤立无援的他唯一的倾诉对象，得以进入那个神秘的世界，了解同性恋族群的喜怒哀乐（……）。奇妙的是，《日神》未完成的部分移植到“荒人”身上，换成“同性恋”的角度，反而强化了我的书写欲望，顺着自己的感觉一路写下来，终于完成关于同性恋也关于《日神》言犹未尽的部分。（张启疆，1994）

《日神的后裔》于一九九二年已行发表了两章（朱天文，1992），以女性为叙事观点，在策略上可以说是延续了《世纪末的华丽》；该小说因难产而仅遗残篇，从朱天文的自述中可以知道，它的“元神”（原有的意念）不只没有失去，甚至在获得了新的血肉业经转化之后更形完备的呈现于《荒人手记》中。有趣的是，假使“元神”未失，那同样是“一部探讨女性情色问题的长篇小说”，叙事者及故事的焦点却从女性

转移到（另类特殊的）男性身上，原先“写不下去”的，反而顺利的获得了完成——这意味了什么？同一篇访谈中，朱天文描述她关于《日神的后裔》的“意念”：那是“一部触角遍及台北、台湾、古今中外、历史、神话的女性故事”。假如把引文中的“女性”加括，则此段描述即十分切合《荒人手记》。换言之，朱天文的补述强化了上述性别转换在书写上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仿佛“非如此不可”，男性的肉身/阴性的灵魂这样的组合才是朱天文开展上述意念的完美载体？为何“女性的故事”非得需要那样的男性肉身？是基于怎样的策略考量？

从《日神的后裔》到《荒人手记》，除了前述的性别转换之外，也涉及一些内部形式的更动，朱天文的补述为《荒人手记》中的第一人称（男性）叙述者（“我”）补进一位（女性）倾听者。对读者而言，那个喋喋不休喃喃自语的“我”于焉被他化，从而读者的位置也被他化，原先读者与叙述者必然的“我——你”关系被一个在小说中隐形的“作者”所干扰、隔离——我们无非只是倾听倾听者的倾听或演说。在这里，在以小说之外的文本穿透小说之际，《世纪末的华丽》中的都会女巫却已然悄悄现身，做为巫者她有力量召唤幽灵，惯于接受附身，说出往返于人/神（或灵或鬼）之间的话语，

以一个集体的却又是单数的“我”发言。而在小说中实际现身的却是男性肉身的“荒人”，换言之，“他”反而是被女巫（藉由她的文字炼金术）所附身者——如他的性向（“一朵阴性的花开在男性的身体内”）。如此的隐喻同构本质化了朱天文性别更替的美学策略，因为在他男性肉身的内部，有着广大的空间可以让她合理的寄居，那是她的属地（这有容格的理论作依据）。由此而开启了多重的书写/发言/解释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荒人手记》中的主人公也无非是被《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所寄身的《肉身菩萨》中的小佟。

相较于朱天文之前的其他作品，《荒人手记》也许由于“告解者”的现身及被附身而导致说故事的方式迥异于既往：叙事被大量的论议所稀释。议论篇幅之大，几乎也已凌驾叙事；根据朱的自白，她是以既定的《日神》“意念”贯穿其间，而原先《日神的后裔》之所以“写不下去”也是因为“徒具意念，没有血肉”之故。书中的大量议论，是否泰半皆是原有“意志”的存留？而同性恋告白者的介入，则是提提叙事的“血肉”？是否从文类特征本身即可看出《荒人手记》中残存的《日神的后裔》？对《荒人手记》的论者而言，这确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只是他们用了不同的提问方式：《荒人手记》中的男同性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这涉及两个问题：

(一) 他在同性恋群体中的代表性；(二) 他是否只是朱天文的傀儡（刘大任，1994；张启疆，1994）？对于前者，论者都持否定态度（刘亮雅，1995：15；朱伟诚，1995），因为朱天文的保守立场毫无保留的呈现，她的反情欲（詹宏志，1994），政治意见（刘亮雅，1995，朱伟诚，1995）等等，都让她积极的现身。这一点朱天文自己有清楚的意识，她并不讳言（在同性恋的“写实层面之外”）她以极强大的主体意识操控一切：

——某些观点、思想、感受其实是非常作者化的，或者说，我是藉著“同性恋”的特殊性，表达我对情色欲的独特看法：从头到尾可能只有我的人生态、情爱观……  
(张启疆，1994)

她甚至进一步强调本书的写作“是没有对象的，是针对鉴赏力来写的”。而“这个鉴赏力是自己长期以来累积的种种，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等眼光”（钟云记录，1994）。换言之，真正重要的是她作为主体的实践，包含了前述的“三观”（她所强调的“意念”？）；而就鉴赏力而言，美学实居有某种程度的优先性，它给予其他的要素表现的形式。在一个强

势的“意念”主导下的写作，为了准确、清楚的传达她的“意念”，语言的暧昧模糊性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于是大量的后设语言登场。因此让本书存在着明显的论辩结构，仿佛论文。

在《荒人手记》面世之初，文类问题一度成为评审争论的焦点之一（林文珮记录整理，1994），后来体制以颁奖“解决”了此一个问题。作为它的物质表征之一，它的存在必须具有必然性。所以朱天文在成书后考虑的其他几个命名的可能（朱天文，1994b）——“寂寞之乡”、“航向色情乌托邦”（其实应加上“日神的后裔”）——均着眼于内容，最后却以《荒人手记》命名了它的文类形式，给予可能引起争议的形式最坚实的背书。然而也就在她原本仿佛离张爱玲最近（以华丽写出了荒凉）的这里，她却最为远离张爱玲，老祖母的告诫：“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张爱玲，1994：116）恰如从“经”到“论”的转变，叙事的丰富性向议论的清晰性的转移在选定文类形式之初就被决定了。早年深受胡兰成美学濡染且深以他的文章为中文之本色（朱天文，1981）的朱天文，在台湾的女性写作者中直被归类为“张派”，她的书写特征承之于张爱玲者显（详张诵圣，1994；1995），承之于胡兰成者隐。由朱



天文主编的、胡氏死后在台湾出版的“全集”（九册，1991，远流）中并无小说，胡的写作以散文为主，且多写似偈非偈的“闲话文体”，颇注重文字经营与美感意象的塑造，文法结构异于常文。他文章里的“议论性”是直观似的，似论非论，总是“结论先于证明”，以感性了悟而非理性思辩为诉求。就这点而言，朱天文的语言文字炼铸承自胡兰成的只怕也不下于张爱玲，至少《荒人手记》中的议叙分合与文体错综似乎见证了胡张二位幽灵在她女巫似的召唤中已然悄悄进驻于告解者阴阳莫辨的话语里<sup>①</sup>。

## 五、食伤的情欲

《荒人手记》共分十五个章节，或议或叙的开展为奇特的论辩结构，有的章节几无叙事可言（如：1、3、5、13），有的几乎纯为叙事（6、7、9、10、12）。然而即使是几为纯粹的叙事中，也往往闪现似偈非偈的格言警句，仿佛所有的叙

<sup>①</sup> 在一份被忽略的资料里有如下的描述：“在三十岁以前，朱天文确实受到张爱玲的影响很深，但近几年来，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也许，胡兰成对她的文字风格的塑造，甚至包括对事物的体会都有更大的影响。”（李盐冰，1994）在这篇为第一届时报百万小说奖揭晓而写的报导中，也许不加引号的缀满朱天文自己的话语，十分值得玩味。



事也无非是为书中的隐含论题做例证。“手记”的形式合理化了那么样智识性的“告解”，某类现代知识分子的忏悔录。以叙事及语调软化知性的辩证，并且在材料或意象的衔接处赋予感性形式。书中往返论辩的主题诸如：一、色情/情色；二、救赎与超越；三、书写、存在与修行；四、阴性美学的价值观等等。就整体而言，仿佛是在为某种超越的价值求证，以同性恋男性的躯体为中介。

诚如某些论者指出的，《荒人手记》虽然标榜书写情欲，其实却是彻底的反情欲的（詹宏志，1994），因为朱天文不吝于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在书里书外，以近乎同样（便于引述）的语言，在书中尤其是第六章提出两种对待肉欲的态度以做为对比：（一）没有对象约束的性交，为求“填饱欲望，却变成色癆鬼掉在填不饱的恶道轮回中”（78）；（二）与灵魂性交，“以肉身做道场，所以我们验证，身体是千篇一律的，可隐藏在身体里的那个灵魂，精妙差别他才是独一无二啊。”（79）第七章更强调“守贞之美”。正是因为固着于这种“约之以礼”的洁癖的情爱观才造成曾经滥交的告解者对自身的情欲经验始终带有深深的罪恶感，这种和《肉身菩萨》如出一辙的情欲观基本上否定了肉欲的自体价值，而把价值设定在遥远的别处。这种罪恶感为他自身（同性恋性向）的无以定位所强

化，二者共同构成了“告解”的原动力：为救赎而思辩以寻求那处在他方的价值。正因为这种反情欲的情欲“意念”主导了写作，使得全书通篇未曾让肉欲赤裸裸的以它“本来面目”呈现，总是被刻意的规避，化为美感意境或留白省略。朱天文对于这一点提出美学上的理由，她强调从《肉身菩萨》到《世纪末的华丽》，她“都很想用一种明净的笔致，或简洁如圣经的文体，来写最肉感、最色感的内容”以造成“文体与内容之间的激烈的反差”。认为那比“用颓废写颓废，用腐败写腐败”还难，且隐然认为前者更具价值（朱天文、苏伟贞，1994）。然而那也只不过是某种价值观下选择的结果，并不见得就有高下之分。返归绝对的素朴在老中国“以礼节情”的美学价值系统里一直据有较高的位阶，在这样的价值系统里“丑、恶、怪、奇”是不容许以它的本来面出现的，它必须被转化、移植，而失去现象的本色。朱文的前述引文或也可看做是她对“兰师”教诲的回应<sup>①</sup>：“用色来表现色不为高明，要

<sup>①</sup> 胡兰成在排拒西洋文学时指出其时的中国现代文学所学习的“近代西洋的小市民文学，是由三种东西构成的：一、物理学的线条与章法，包括立体的、投影的、与统计学的描写方法。二、动物的肉体的感触包括生命力与欲情的心理分析与行为上的映像的描写座标。巫魔的情绪，包括怪力乱神的旋律与破裂的描写展开。这些完全是无明”（〔1980〕1991：54）。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的积极面完全被抹煞，而这也许可以间接说明朱天文早期作品的反现代主义倾向（至少在小说的形式特征上逆于台湾已成气候的现代主义小说，张诵圣，1994），及她们处于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之间如何自处——胡兰成的美学为她们指出一条返归古典以立足当代的路子。

用色来表现空才是高明。”（胡兰成，〔1979〕1991：19）色境须是空境，现象本体不具价值，所有文本内的事物都严格的受她的书写法则调节与制约，因而美学“秩序”凌越一切。在苏伟贞的对谈中她引用自己小说里头的警句：“我需要秩序，因为我是个违规者。”强调唯有秩序的深度足以丈量逾越的深度（朱天文、苏伟贞，1994）。然而当秩序森严到一个程度而自我袒裸在书写中表征为物质性时，能看见的也只是秩序，再也看不见违规。它是超我的一种形式，阉割为其职能。如此，肉欲虽在场而竟缺席，或竟以缺席的方式在场，使得朱天文的情欲写作只写出抽象的“肉”。具体性的留白，物质性被悬空，文章便“开在礼乐的枝条上”，而向古典律则复归。这样的情欲观在否定了“肉”的同时必然隐含灵肉可以分家的主张，在其中灵与肉的关系是对立的，各自有各自的欲望及向量，而互为敌体，相互否定，而难以共存。全书的价值辩证正往返灵与肉之间，由于书中对肉欲持单向否定的态度，使得价值的寻求变成是单向的往灵之路。朱天文的价值取舍于此昭然若揭，在她“书写还在继续中”的补述里她强调她所写的是一个关于“饱汉子的情欲”、“食伤的情欲”的“寓言”或“病例”，她说：

一个文明若已发展到都不要生殖后代了，情欲升华到情欲本身即目的，于是生殖的驱力悉数抛掷在情欲消费上，逐一切感官强度，精微敏锐之细节，色授魂予，终至大废不起。（朱天文、苏伟贞，1994）

这一段文字在《荒人手记》第一百页陈述“色情乌托邦”时以同样华靡的文字书写过，只是前者断以“终至大废不起，食伤的情欲”<sup>①</sup>，非常清楚是负面的价值判断；后者断以“浸淫难返，色情乌托邦”，似肯定非肯定，甚至运用一套繁琐的阴性论述来合理化此种美学化的情欲升华。此一论题的陈述或争论是《荒》书中最深刻精采的一部分，十分吊诡的，前引的两段文字其实都可以看做是朱天文对自身书写特征的准确描述 / 后段评述——她所描述的情欲否定了生殖目的而升华为本身即是目的，而她又否定了情欲中的肉欲成分，于是透过她的书写，情欲反而被提炼得更纯粹了。于是在《荒人手记》中肉欲被转化为情欲，再被化为一幕幕唯美的色境（第

---

<sup>①</sup> 原文：“色授魂予，终至大废不起。食伤的情欲。”（朱天文、苏伟贞，1994），断句上我做了点弹性处理。

二章写垂死阿尧立于樱花雨中为其极致，肉身朽矣的阿尧不得不休止肉欲于色境中，恰可做为题旨的隐喻)。如此，情欲在失去了肉身场域之后被书写化了——被文字化，其物质性由肉身变易为文字、语法、意象、修辞、格言、引诗、引文、理论断片……——在朱所强化的“秩序”里，情欲仿佛也只能以那样的方式存在。

若是搁置肉欲不谈，朱天文的秩序主张倒是近于张爱玲的“参差对照”、“以华靡写素朴”(张爱玲, 1944: 115, 116)。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非常强调当下历史的具体性，认为那是她所谓的“素朴”的存在条件，她说：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115)

美学原则须受存在的表征制约，孰几免于自我对象化而流于异化。在同样的理由下她批评唯美派“美得没有底子”，同样的警觉让她对先于小说而存在的知性(所谓的“主题”)存疑，顺着她的逻辑，那样的“知性”即使存在也要“以人的具体存在为底子”，它只能“让故事自身去说明”(116)。在这一点上，当朱天文企图全面传达她的美学理念而部分的选择了



后设语言时，就十分吊诡的偏离或冲击了她那承自张爱玲以叙事为本体的书写原则，也让她的美学原则藉理念的抽象性而自我异化为道德律则，而悄悄的与老祖母若即若离的在相逢处分手。

朱天文感叹“食伤的情欲”，在观念及修辞上“食伤”正是典出胡兰成。在《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一文中，胡批评“现代日本及西洋文学”因为“有食伤气味”所以“到底不能像卦象爻位与书法的即是个无限意思的存在”（胡兰成，〔1980〕1991：183）。这里的“食伤”是指由饱撑、过度、没有节制，以致不自然而逾越“礼乐文章”的美学/道德准则；强调的正是“素以为绚兮”，平淡自然，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日常即超越，简素为文而含蕴无穷意思云云。当朱天文说她企图“用一种圣经似的简约文体”来写《荒人手记》时，似乎是“兰师”寄身发言；有趣的是老祖母在论“以华靡写素朴”时曾刻意加了一条“但书”：“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张爱玲，1944：115）而当朱天文把情欲美学化/书写情欲化时，岂不正是以食伤的华靡来写想象的素朴？朱天文对自己实践与意图之间的断裂有清楚的认知，自承在实践上为繁缚所牵，而“深陷于一片文字的汪洋之中”（朱天文、苏伟贞，



1994)。幽灵与幽灵的角力，意识与意识的撕扯，“兰师”的幽灵感叹：

日本今已发生了小说食伤气味，改行资料记录式、似小说非小说的作品，但这也是很快会食伤的。（胡兰成，[1980] 1991：267）

先于台湾而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日本，文学上的精神突变也先于台湾，对日本文化历史十分熟悉的胡兰成，因而也在日台经济发展的时差中早早的把他世界观里所看见的问题提早提出，以让他的弟子在未来应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文明食伤之必然，文类/书写食伤之必然？

## 六、书写：救赎/修行，超越？

从“食伤的情欲”此一“意念”出发，回到文本内在的脉络肌理，看朱天文“后四十回”的一些基本主题（生老病死救赎等）是如何展开的。伤食于情欲的告解者在叙述开场之际即坦然罪己，年近四十的他毕生痛苦于色欲满足之前的躁动，色欲满足之后的空虚。面对此生最“纯净”（未曾有性

关系)的恋人阿尧之垂死及死亡,及目睹肉身因爱滋而萎枯的阿尧肉体销亡之前一瞬的华丽。他者之死亡深切的质问告解者做为一个那样的族类存在于人界的意义究竟为何,也更激发他原本因自身的同性恋倾向及放纵性欲而带来的罪孽之感,而展开救赎与否的论辩,而驱动全书的水纹脉动。

在社会行动者、情欲无法餍饱的杂交者阿尧而言,“救赎是更大的妥协。”对他来说,救赎即妥协?即否定情欲本身的价值?或,救赎原就不可能?叙事者与阿尧的基本分歧即在此,他们是不同立场的“同志”,二者间存在激进/保守,个人性/集体性,行动者/非行动者等等根本对立。告解者自白:

与时间拔河热烈投入交欢的阿尧,鼓吹同志爱,同志反攻,同志空间,同志权利,他是走上街头的正片。我呢,我不过是乡愿的负片,懦弱藏身于幽暗橱柜里,以昼为夜,苟活于纲常人世。(12)

在此朱天文选了一个保守、内向的“同志”做“面具”,也就内在的决定了《荒人手记》不可能是一部激进的“同志文本”。她不过是藉保守同志的忏悔录,写她自己的“警世之书”、“道德箴言”、启示录。因为救赎必然涉及价值与信仰,罪与罚,

存在之价值及本体等等，而便于填塞夹带她自己要传达的“意理”。同时因为“书写”作为救赎的必要形式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与价值。在这里朱天文率先赋予书写绝高的价值，形式的肯定甚至在内容之先。

书中的幸存者排遣中止肉欲的寂寞残生而寻求救赎，以为自我及已逝者超渡，希冀在肉身未朽、大限未至之前找到一种超越肉欲或替代色欲的道途，那就是“书写”——以文字或语言——“告解”，藉着清理记忆，重新梳理经验，以辩证出价值。文中以悼亡、保存记忆必然化书写，为他人：因为是“未亡人”所以“必须为死去的同类做些什么”（34、35），也为自己（以免陷于无助的殇恸）——甚至只能是自己：“我为我自己，我得写/用写，顶住遗忘。”（38）书写不只是做为情欲升华或寂寞孤独的替代，更被深化为存在本身，以抗拒、推迟死亡，所以他说“我写，故我在”。在这里带进第四节中的讨论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宣称“我写，故我在”的“荒人”实际上不过是个告解者，他濒临精神崩溃而在暗处痛苦呢喃，他所拥有的物质形式是语音而非文字。瞬间生灭流失；真正的书写者是他人，所以藉书写以寻求的救赎是文字书写者“给予”告解者的。这里显出的是朱天文强大的主体意识。

在小说之外，“继续”的书写中，朱天文再三的提到写作对于步入中年的她而言几乎已是生命中唯一的寄托。最早她在为《日神的后裔》写的后记《自问》中回答自己为何写作时，即已有点哀伤的把写作和她往后的生命相提并论，把写作本质化为她活着的理由。她说：

到现在，除了写作，我无一技之长，也无一艺在身。我无法想象不能写作的生活，百无聊赖，枯萎而死可矣。

(1992b)

此外在《荒人手记》的得奖感言《奢靡的实践》中更清楚的说明她“写长篇，仅仅是为了自我证明存活在现今这个世界并非一场虚妄，否则，我不知是否还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1994b)。在新书发表座谈会上斯意又重申为“慢慢觉得人生做什么都没有意思，只有书写能让我发现自己”(钟云记录，1994)。她常引李维史陀的话以做为自己书写——存在的诠释：“我的工作能够找出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想法。”(1992b)创作可以带她去未知的地方，它因做为探索生活存在的形式而具有了本体的意义，中年以后必然衰萎的肉身的物质性必须转换为更为坚毅及更具可塑性的文字，以让精神继续开展

延存。在这里朱天文虽然引的是别人的话，可是在观念上却可以说是回到了胡兰成给予她们姊妹（关于写作）的早期教诲：写作即修行。云：

创造惟是修行，你要能如何就可如何，甚至你自己并不知要什么。你若要，你必不能得到，一旦得到的，却超过你所要的。（胡兰成，〔1979〕1991：138）

早在一篇写于一九七六年题为《来写朱天文》的文章中胡兰成已为朱天文写道：“文学是使人明白自己，与大自然相嬉戏，解脱了生老病死。”（胡兰成，1980/1991）使她明白自己、带她去未知的地方，这样的“修行”并非特指宗教或道德（虽然隐含了对“超越”的追求），就它以文字为中介、以文学为对象而言，这样的“修行”毋宁是意指一种将主体也美学化的美学实践，企图解决的不只是（客体化的）美学上的问题，同时更是主体生命安顿的问题。文学的写作可能有无限的参照系（经验、文类、历史等等），但也有可能把对象凝固在文字或美学规律本身。

当我们把朱天文与告解者策略性的离析之后，可以做如下的权宜区分：整个文字联结的历程对朱天文是一趟修行之



旅，对朱天文笔下的告解者而言却是一遭救赎之行。在书写中二者虽以截然分辨，更由于朱天文强势的主体意志以致告解者的救赎与书写者的修行迂回交叉，光影交叠。如此，书写的本质意义在她们共同的旅程中获得了同等的强调，“苟活于纲常人世”的保守同志和以文字为草药的炼金术士在应世的退缩态度上也取得同一。书写，文字，便是这阳光下暗影里孤独的荒人唯一的家，所以书中才会耗那么大的篇幅来强化它——第七章：“渺小吾辈，文字族，不过学了点法术，一套避火诀，随时随地即可遁入文字魔境，管它外面凶神恶煞在烧。”（93）第十一章末尾更带领读者阅读她书写的城市版图，以列举店名的方式把城市符号化为符号城市，凸显文字的物质表征以为文字城市，明言其中并无实存，指涉或系枉然：文字城市“仅仅存在于文字之中的，字亡城亡”（164）。又如第七章末尾以文字展示红绿色素周期表，以文字色彩替代情欲，把文字从语法中拆散，让方块字还原为方块：把书写情欲化，但同时也把情欲书写化。巫者喃喃：“何以解忧，唯有方块字。”（90）

在第十二章：沙暴，沙之城，把她的文字城市脱水为即将灭亡之罪城，再藉文字颁布启示录：“沙暴天空下，孤臣孽子翻开诗篇颂读着：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

安就哭了。”(166)文字堆中辉耀的废城、荒圯的古文明意象亦如偈语般随现。荒人，荒城。自我跃升为文明崩溃前的见证人：把外界推开，关窗，“与文字共处”。(166)“沙暴里的市民们各有一个超自然。”“我的超自然，文字，文字。”文字即信仰，即存在，即超自然。

如本文第三节所言，从《世纪末的华丽》以来，朱天文对资本主义过度发达的台北都会的物质状况与精神状况已感到十分的疲惫，却又身在其中，无可逃离。而人到中年，除写作外，更无寄托。如果从一个更为广大的视景来看她的生之疲惫与寄情书写，我们甚至可以说她在本书中的“修行”也无非是“一场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之下的感官之旅”（施淑，1994a）<sup>①</sup>，并没有完全逃离她具体的存在处境，以遁入中文系老学究似的假古典或假才女的风花雪月或假居士的狐禅狸佛，而是相当正面而直接的对整个存在场景做出她的反应，此所以她在得奖感言中称自己的写作为“奢靡的实践”，且在那小小的感言中对当前的政治颇致不满（朱天文，

---

<sup>①</sup> 施淑于评审现场的发言记录和后来出之以文字的评审意见在文字上略有出入。后者更改为“一部现代科技——权力结构下的感官宣言”（施淑，1994b）。二文之间有一些细部的差异，对糊名参赛者的猜度推想及对已成名的得奖者的美学实践的检视，用言之间的拿捏，颇值玩味。

1994b)。有的论者更据此而强调《荒人手记》的政治性（如刘亮雅，1995；朱伟诚，1995）。《荒人手记》的政治性不容质疑，但也不宜过度强调，毕竟它在小说中和其他所有的大命题、理论资源一样，都被美学化了。“沙暴”及后文会讨论的文明隐喻等等共同构设出它作品之内的寓言场景，在她的文字城市内，那是她“文字修行”的显迹：她把一切都化为（只属于她的心灵的）诗境。在它的诗境中她的理性运作时隐时显，有意无意的在“道说”一些什么偈语真言。从古老中国及“兰师”那儿来的“得意忘言”的美学观不容许纯粹的符表游戏，不容许文字即修行的本体，虽则那为现代主义的诗学观所刻意强调。所以在《荒人手记》中那样的“游戏”点到为止，而以礼节文在大部分的篇幅中，文字仍需被意义不断的往返穿越，文字的物质性一再的受“义理”的物质性撕扯、制约。换言之，单就文字承担不了她的“修行”，那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她修行的“形式”，仍有超越于文字的事物等待她以文字去捕捉。犹如朱天心近期作以她的“都市人类学”为内容去实行自己的修行（黄锦树，1993），朱天文在《荒人手记》中正是以告解者的救赎为其修行的“内容”。

告解者的救赎之旅启始于对书写价值的本质认定，继而进行一连串的论辩，最主要在于“同志定位”。因救赎之所以

为救赎正在于自承有罪，救赎正为谢罪，所谓的救赎之旅也无非是一趟从罪与罚出发，经重重辩证，希冀从人界底层的深渊层层往上拔升、穿越肉身以至于超越的化俗为圣之道。在告解者，他之自承有罪（他的“罪的来源”）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他的同性恋性向在“正常”的社会中是变态、异行，不为世俗所容，以致令他难以自处，所以为同志寻求（理论上的）定位有其必然性与迫切性；（二）他的过度性交、滥交，令他悔憾倦怠。

《荒人手记》第五章几乎全副心力的在为同志寻求定位，以致叙事降至零点。告解者藉两种对立的理论以思考同志在世间法则中的位置：法国结构主义者李维史陀（C.Lévi-Strauss）（关于人类亲属关系）及后结构主义者傅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性机制的论述，且试图调和之，使之互补而不对立，以为同志做理论定位。有趣的是，在为同志寻求定位的开始，是从对绝对秩序的向往，而且隐然暗指“幸福”的戒严时代：“那个幸福的年代，只有相信，没有怀疑。”显然是对眷村生活及“乐子之无知”的早期信仰的怀旧。她/他的伊甸园，那大观园的存在条件原是依赖于—高高在上的超越者（她的用语是“伟人”，又见于203—204页的大篇幅叙述），“它”保障了一切。从这里既赋予救赎以政治性，也赋

予超越的价值（保守的）政治性。从具体的超越者再衍伸为对对象的超越（完美秩序、结构、律则）的向往，对理论上的绝对的向往直接导自（幼年记忆与经验中的）政治绝对。甚至援引胡兰成引张爱玲的话：“上帝坐在天庭里，人间都和平了。”（55）<sup>①</sup>所以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那是叙述者所向往的“秩序的，数理的巴哈的人间，李维史陀终其一生追寻的黄金结构。”那是主流、秩序、世间法则，在其中“物各有位，事各有主”<sup>②</sup>，叙事者提问：“在其中，可也有我们同志的位置呢？或者我们是例外，被剔除不在的？”（55）而展开层层论辩。

李维史陀所论证的（亲属）结构让人和自然区别开来，结构中的差异（百分之十的属种，荒人的族类）要么为部落中的巫者，再不然就是牺牲，被献祭或被驱逐，被认为具神性或为邪恶之化身。告解者从这定位中再提出关于他的族类的

---

<sup>①</sup> 胡兰成引张爱玲的话：“上帝坐在他的天庭里/地上都和平了。”（胡兰成，〔1980〕1991:18）

<sup>②</sup> 在胡兰成的美学体系里相当强调“纲常伦理”，论中国文学特别拈出“忠君”，谈“位”，他说：“这‘位’是象书法里的与绘画里的位置，比数学还绝对的。有了位就身心都安了，天地万物也都是信实的了。……君是人世之尊，有这个位，一下就都清平了。人君在位，是一切的见证，亦是今生我做人有意思的见证。”（〔1980〕1991:32、34）这个高高在上的‘位’，在政治上为君之位，在理论上则为‘超越者’的位置。不管怎样，都可见出传统纲常伦理的投影，与对秩序的强调。



存在的命题：该接受这样的结构位置，还是否定它？是要肯定这无可选择的自我，还是企图改变之？以存在主义为中介（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的合理性就内在于存在中），进入他所理解的傅柯的后结构。相对于李维史陀结构主义那种不强调主体、近乎纯客体化的学术研究，荒人强调傅柯的学术/书写是以他自己为对象的，是为了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在别人，是辩术。在他，存亡之秋。”）一如荒人借书写以询问存在、寻求救赎，被存在主义化的傅柯之书写，因而也是他肉身存在、情欲实践的一种自然延伸。所以他说：“答案的代价，要用肉身全部押上换取。”（59）如部落巫者之沟通天人鬼神幽明，现代社会的肉身书写者是对神秘禁忌的大胆碰触，所以他说傅柯是被（物自身的存在？未知的超越者？）“灭口”（63）的。如此而给书写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企图强化或召唤文字原始的巫术性，以定位同志及赖写作以维生的族类。

后文更借傅柯论述的性意识机制，提出几个重要的论点（也是本书反复论辩的主题）：

（一）阶级性：“第一个被性意识包围被性意识化的人，就是游手好闲”的“资产阶级”。反之，劳动阶级则活在李维史陀的“正常”结构里。暗暗批判台北都会同性恋其实有它既

得的物质基础，因而那是都会资产/中产阶级在饱食之后思淫欲而产生的精神异化。指出“同志”的阶级座标；

（二）技艺：“到十六世纪，自白演义为苦行，神修，神秘主义。其用以分析和陈述肉欲的千百种方式，已发展成一套丰富细腻的技艺。”引文中的“自白”亦称“告解”。进一步经由类比而把告解/书写、神修、神秘主义等等视为同属性意识机制的不同“技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肉欲根源，面对或试图解决的其实是相同的问题。借此而把“形上形下通通打成一片”。而当代台北华靡的都会文明之万般色相及各个层面，恰可类比于性意识机制之无穷转化。推而广之，文明的高度发达其实同步的蕴涵着人类欲望的永不满足，所谓的艺术、宗教、文化等等无不隐含着生物种种的人类的性面向。所谓的升华，不过如此。

（三）色情乌托邦：十八世纪以降，寄存于联姻机制里的性意识机制，脱开生殖的制约、使命、契约，一径强化肉体锐度，不再有性别之异。“性离远了原始的生殖功能，升华到性本身即目的，感官的，艺术的，美学的，色情国度。”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和自然彻底决裂，性由于远离了自然（生殖）的限制，同时也等于告别了人间（把性生殖功能化）的伦理道德的制约而仿佛获得了它自己的主动性，如黑格尔体系中

的“精神”，有它自己的意志及实践的目标。然而，它的实践必然以肉身为道场，这是否意味着人的终结？而作为“亲属单位的终结者”——负载性之幽灵之巫者——“我们”是否正处于人类物种灭绝的“断崖”（63—65）？

如此而把傅柯的历史论述的时间性去除，共时化、结构化之，再把逻辑推到极端，因而可哀可怜的“同志”的存在仿佛便是人类物种灭绝的征兆，“无后为大”的承担人类绝种的大罪。一如所有的乌托邦文学的共同点不在于乌托邦，而在于它们的反乌托邦，朱天文的“色情乌托邦”也毫不例外。在人类的断崖上她发出“警世之音”：

我站在那里，我仿佛看到，人类史上必定出现过许多色情国度罢。它们像奇花异卉，开过就没了，后世只能从湮灭的荒文里依稀得知它们存在过。因为它们无法扩大，衍生，在愈趋细致，优柔，色授魂予的哀愁凝结里，绝种了。

而让全书着上一层启示录色彩，而为道德寓言、警世之书。她想象那可能的无穷多连神话都留不下来的灭亡的古文明，是否均为殷鉴？而加重了告解者族类的罪孽。他们负担着人类

已灭亡古文明的历史大罪。如此看来，救赎岂非难若登天？然而极难即极易，否定即肯定，唯“书写”而已。朱天文让告解者克制情欲，专情于书写，在回忆、在重新经验过去、在忏悔、在思辩中，在书写完成时救赎也不知不觉完成了。修行、救赎、书写原来不过一回事。

于是在叙事即将结束之时(第十三章)，告解者以文字遍历世界上各尚存的古文明和它们的过去的遗迹，特别是它们的庙(祭场)：如日本、印度、埃及、尼泊尔——同时反省文明的存续以为存在求证，至最末章，叙事与论辩都必须做总结，乃巧妙的把十四章未竟的印度之旅延伸至此。那是一趟朝圣之旅，救赎与修行，文字的观光旅游。别有用心的把叙事者的排遣寂寞的印度之行、阿尧之焚化和佛祖释迦的修行与开悟相提并论，详细的叙写想象中释迦得道的过程。先绝食十日苦行，不成。向俗依食而住，坐菩提树下，从否定之否定，否定存在开始而“悟得了宇宙最后方程式”，一转而为更高层次的肯定。把佛家之道接在李维史陀的线路上：“符号的，众生……然而众生，成，住，坏，空，众生是一部毁灭史。能趋疲，entropy，熵，数千年后史陀说，人类学可以改为熵类学，一种探究最高层次解体过程的学问。”(211)从广义的人类学观点来看，文字无疑也是那样的一种学问，只是

它透过感性的方式。在这里朱/荒人为人的存在及书写找到了绝对价值，死亡，衰萎是此在之必然，那源于时间之不可逆，肉身之脆弱。唯有书写可以抗拒它，因“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因此书写，仍在继续中”（218）。犹如弗洛伊德之释梦，夜梦虽已，在析梦谈论之时，梦却以他种形式繁衍延伸；在我们讨论荒书的同时，书写亦自行增殖，意义播散在差异的主体与主体间。在作者完稿之后，它的存在便转移到读者身上。另外，“凡不可逆者皆可逆”正是胡兰成“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之一（胡兰成，[1979] 1991：38、39），而能达成此一原则的“书写”于焉便吻合胡氏的五大“宇宙最后方程式”之一，而获得了超越的价值。

在这章里，有意的把阿尧得爱滋垂死的惨相和苦行的佛祖销毁的色身类比等同，把同性恋故为道场的肉身往上超越，而赋予了宗教性/神性，原先不救赎的，在朱天文丰饶的书写中，借由李维史陀的人类学及她自己的阴性美学、对佛学的美学化理解，不只获得了救赎，甚至赐肉身以道——道成肉身？然而，在她把世俗神圣化的同时，却也似乎把神圣世俗化了。试看下面两段文字：

我看见雪山六年，释迦骨销形散一如爱滋患者。（尚



未得道时)

焚余的阿尧的喉骨：

其形，倒真像一人在那里打坐。

禁欲的修行与纵情色欲的色情消费耗散，在朱的感觉逻辑里被等同起来了；前文中荒人的自罪自责，一如阿尧临终前之皈依基督那般毫不费力的突然获得了信仰的背书。美学法则最终还是居主导的作用，真的告解者是否就此获得救赎大有可疑，倒是荒人的这个绵长的修行之梦暂已，是可以确定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朱天文的美学救赎既然不是以灵肉、天人之间的激烈交战为焦点、不采取戏剧冲突的处理方式，那她的“救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如何定位？是否只是一种抒情式的升华而已？朱天文自己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这一点。在《〈悲情城市〉十三问》里朱天文回答风格上的询问（“抒情的传统或是叙事的传统？”）时，大量的援引陈世骧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意见，相当明显的坚持着古典中国诗学的立场，明判中西文学传统的根本差异，认为以抒情等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在呈现人世风态上原就和西方文学不同，

借以说明以承接抒情自居的她自身的美学立场：

诗的方式，不是以冲突，而是以反映与参差对照。既不能用戏剧性的冲突来表现苦痛，结果也不能用悲剧最后的“救赎”来化解。诗是以反映无限时间空间的流变，对照出人在之中存在的事实却也是稍纵即逝的事实，终于是人的世界和大化自然的世界的这个事实啊。对之，诗不以救赎化解，而是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朱天文，1989）

也许可以这么说：《荒人手记》中的“救赎”也不过是一种诗意的咏叹，因而所谓的“书写，仍在继续中”或也可理解为是“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所以这样的“救赎”仍然是不完足的，一种无奈，但也非如此不可的替代罢了。因为那样的诗学只容许那样的（解脱）形式。

## 七、神姬之舞

人生实难，死生亦大矣。救赎或修行，往往是后半生事，也往往是在后半生收拾处理前半生的种种。亲朋戚友的丧乱

死生在不可逆的时间中持续上演，自身也渐渐得面对死亡，而不由得不去思索此生的意义。朱天文的“后四十回”基本上把焦点都放在主体上，认为个体的生命思索具有无可质疑的优先性，因而书写/修行于她便是一个不断自我清理以求证悟的过程。对于一生平凡枯淡的人而言，似乎难以区分前/后半生，即使区分了也不具意义；反之，有者前后半生有极大的起落反差，继续之迹昭然，红楼前后四十回，便是那样的写照。《荒人手记》开章破题，有以下一段后半句华丽词文：

（弘一法师）用他前半生繁华旖旎的色境做成水露，  
供养他后半生了寂无色的花枝。

不管原文的上下文如何，这正是修行的典型写照之一。繁华落尽见真淳，返璞归真，如此人生便是一番艺境，便是一种美学上的完成。而这，或许恰可以做为胡兰成给予朱天文人生教诲的一个“摘句为评”罢？而这一句话脱胎自胡兰成一篇写于一九四四年的文章《随笔六则》，论李叔同与废名：“一个人可以后半生做和尚，靠着前半生绚烂的余情也润泽自己，到他坐化时还不枯竭。”（胡兰成，〔1980〕1991：237）该文主要在论升华，认为“升华的东西还是有它的根。倘若根被

丢掉了，升华的东西就只靠自身的水分来供它，鲜艳也只得一时”（236），而以现实人生为其根方能久长云。就《荒人手记》而言，当她把所有的资源都化为感觉材料，正是以她所能掌握的水分，来供养一瓶末日之花。如果没有养分，也就没有升华。胡兰成的诸番教诲，在朱天文的后四十回中，也都一一现形为养分。

朱天文所言寄身于《荒人手记》中的《日神的后裔》的创作“意念”，就其残存的篇名就可以看出，它应该和胡兰成给予的文化教养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甚至标志着它整体的回归。首先，“日神”的名号来自于日本《古事记》，为日本文化艺术的创造之神，是为太阳女神，屡屡见于胡兰成的著作中。从“日神的后裔”这样的修辞中也可以约略看出朱天文的企图，她在美学上的自我认同——自比为（精神上的）日神的后裔。前面提到的一篇胡兰成的文章〈来写朱天文〉中，针对朱天文的少作胡兰成即已提出相当具有预言性或指导性的意见，他说朱天文的小说（一些少作）使他想起“日本神社的风景”、想起“神姬之舞”（胡兰成，〔1980〕1991：263、264），所谓的“神姬之舞”指的是“日本神社巫女的舞”，在同一篇文章中胡兰成解释“神姬之舞”的源起，他说：

其后读古事记，始知舞的出典，是天照大神因为气她弟弟，躲入天之岩户中不肯出来。天照大神是太阳女神。外面诸神要哄她出来，由天钿女来舞。(270)

因而今之神姬之舞的舞者，莫不就是日神的后裔？而在《荒人手记》中日本的文化意象或美学视景一再出现，重要的如第十一章谈日本的天皇制，追溯它的起源依爱制至天照大神，而把日本比拟为女人国，认为“日本文学的底蕴，原来是宫廷的女人文学，与民间的女人歌姬”。化为祷文：“稚冲天皇，妇人颜色，倭国梦土，艺术造境。”(159)（胡兰成：“日本文学是人世的风景不足，而以艺术的境来代替。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艺术的境。”〔(1980) 1991 : 21〕胡氏在其他文章中曾强调日本民间遍在的少女美境。《日本是女人的文明》《日本是天照大神之国》〔胡兰成，1991〕)第十三章之叙述日本的花祭：“凡花皆祭，四季必祭，无一物不祭，即物即神即象征。所看见的即所存在的，此外别无存在，女人爱祭。”（胡兰成：“日本人的爱花，爱祭祀，为世界第一，那都是女人的……”〔(1980) 1991〕同章也花了一些篇幅写神巫之舞。下面我把胡兰成《来写朱天文》中的相关文字也罗列出来，以让幽灵



现身。

神姬此时穿的是千年前奈良朝皇女的装束，广袖豁裾的襦裳，金冠，白麻缀垂发，执扇障面，递次由右陞升殿，凡二人或四人。在大鼓与吹笙的催乐里神姬升殿时的小趋步，急促的，繁碎的，有着灵气拂拂里潮汐初上的感觉。她们俩俩来至正殿上向神前俯伏，起身执铃而舞。铃有柄，系着一条阔阔的长长的飘带。是先铃舞，后扇舞。

却说神姬伏拜了起来，右手执铃，左手揽铃柄的飘带，右左开张地齐肩擎着，那立起身的姿势与右手执铃一振对着神前开始舞的姿势，只觉其大，真的如山如河。……（胡兰成，264）

十七岁，十九岁，巫女穿奈良朝皇女装束，白襦广袖，朱裳阔裾，金冠，垂发缀白麻。巫女俩俩执有柄的铃，柄上系长宽带。右手执铃，左手揽带，左右开张擎与肩齐，鹤翅般，欲飞的，立起身，右手铃一振泼刺飞起，应着鼓和笙笛，对神而舞。（朱天文，195）

胡兰成写神姬之舞花了三个大段落，十分仔细的写其服饰、神态、舞姿、配乐、色泽及观看者的自我感受等等，我的引文省略了近半，所引的部分是和朱天文的“巫女之舞”相关的。须知胡兰成此文是为日子正当少女的朱天文而写，她那时正如神姬的青春美丽，因而写神姬即是写朱天文，是对青春之美的颂赞。胡兰成所迷恋的那套以《源氏物语》为宗、为川端康成所发扬光大的大和美学，向以少女的美为其极致，青春的身体如一树初绽的樱花，易朽，无知，是以通天地鬼神。祭花即祭人。两组引文稍加比对即可发现，虽然彼详而此略，而大意犹存。朱天文的文字更文言，然而关键处亦步亦趋，虽简约浓缩之，踵迹之迹犹昭昭然。换言之，在步入中年的此际，朱天文悄悄的穿起少女时期的神姬之服，幽幽的为她的兰师重新跳起巫女之舞，是礼敬，也是对他当年期许的一个回答。而逝者已矣，唯巫者可以借舞以沟通幽明。朱文最末句“对神而舞”也是截自胡文：“神姬是为神而舞，不是为观众而舞。”(264)“好的文章亦如神姬之舞的唯是对神，不是为对读者。”(26)此神即超越者，美、或阴性之本体。甚至对朱天文而言，此“神”即“兰师”。

以此为出发点，朱天文不仅从胡兰成那里习得神姬之舞而已，而是学了一整套的世界观、认识论，它提供了一个整

体的观照，包含了文明/文化起源观、历史观、美学观等等——在它的核心处，可以姑且称之为“阴性本体”——它的枝节在《荒人笔记》中随机闪现，易于被忽略，唯断片与断片间却经由她的感觉逻辑有理由的联结。

首先从神话的终止与历史的开始之际谈起，企图以感觉和想象来考古那也许盛极一时的女性文明。她说：“神话揭示出隐情，自然创生女人，女人创生男人，然而男人开造了历史。”“男人于是根据他的意思写下了人类的故事。”“是他，开始二元对立的。是他，开始抽象思维的。”“他建造出一个与自然既匹敌又相异的系统，……男神篡取了女神的位置。女神的震怒，遂成了人类的原罪。”“女神背转身走入了神话的终止里，让位于社会秩序登场。”这一大段文字虽然掺杂了李维史陀的某些论点，整体而言，仍是“兰师遗教”。胡兰成有许多文章论女人，都提及近似的看法。他的基本看法是：“史上是女人始创文明，其后是男人将它理论学问化。”（胡兰成，〔1981〕）他在一九八一年发表的《女人论》中再度重申斯意，他说：“原来当初新石器文明是女人开的，女人与太阳同在，是太阳神，因为稻作是女人发明的，要水与太阳。”（〔1980〕1991：279）其原型正是《古事记》中的天照大神，他说“于是男人来把至今女人所发明的东西来说明其故，做成了理论

体系化的学问。”(280),而女人的文明若没有经理论化则会自行衰萎(胡兰成,[1981]1990:115)。朱天文的呼应:“我们的阴性气质,爱实感,爱体格,爱色相。物质即存在,此外别无存在。不冥想,不形而上,直观眼界里所看见的亦即所存在的。”(100)如此的阴性气质却“缺少育养天性,也无厚生之德”,因而无以构成知识以资流,而注定“绝种”。所谓的“色情乌托邦”于焉便是史前最大规模的阴性文明的重演,由此论题而延伸出的系列相关论题如阴性体、雌雄同体、阴性特质、异性恋的同性变化、无性爱时代的来临等等,就其消极面而言,似乎又重演了史前的灭亡。然而,就在胡兰成那里,即已预言一个新的阴性时代的到来——条件是必须把学问理论以资流传。胡兰成在《女人论》中展示他的推理:“新石器时代女人的发明,都不靠理论,而靠感。”而今男人的学问却已衰疲,由于失去了“感”(281)。所以“今是要女人再来做太阳,使人类的感再新鲜了,才可使一切再活过来,连学问也在内”(282)。而胡兰成对朱天文的期许:“中国有汉朝以前的女子,日本则奈良朝的女子,你却是新石器女人文明时代的。”(1980:9)他早已给她再造文明的使命。在这样的上下文中让我们重读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那末几句最被称道的《女性主义宣言》:

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朱天文，1990：192）

胡兰成所允诺的日神世纪的复归，正从他强调的阴性/女性的本能，而在男性理性世界里失落的“感”那里让文明重新开始。“感”即“兴”（赋、比、兴的兴），也就是重新开放主体的各种官觉以直接对应客体世界，而摒除了知识体系的中介。然而那除非是重新回到创始的、历史之前的神话场景，否则就只能以现有的物质为其感觉材料，以阴性的“感”重构之。这也正是《荒人手记》所实践的，所有的理论（包括胡兰成的“遗教”在内）都被化为她的感觉材料，而“予以重建”。在《荒人手记》内仍存在着对《世纪末的华丽》的回音：“生活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现代人，香味无疑是使其统一的妙方。”（162）做为“感”的具体内容的嗅觉、视觉、听觉等，自然的摄取都会中现有的物质表征以为其内容，身在大都会，所面对的“自然”已非“新石器时代”的那种以金木水火土为构成要素的原始自然，而是浮泛着商标、品牌、保丽龙的（后现代）自然。“物质即存在”，“直观眼界里所看见的即所



存在的”犹如都市之栖鸟以现代文明碎片筑其巢，日神的后裔也不能免俗，“去圣逾邈，宝变为石”<sup>①</sup>？石兮宝兮，宝变为石，石亦可变而为宝？

正是源于神姬之舞的肃穆庄严，“对神而舞”的写作心态，朱天文对于写作并不讳言她所抱持的价值立场，即使因而被目为“保守”亦在所不惜，求仁得仁，如此而已。她所坚持的价值表面上（或表征上）和现代主义或存在主义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而被某些论者归为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展现（杨弃，1994；刘亮雅，1994）；然而或许也正如杨照指出的，朱家姊妹早期作品中强烈的情爱浪漫倾向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和琼瑶、小说族没啥不同，支撑其行动底层的世界观和人生信仰却别有来源——胡兰成的“息感”美学（杨照，1994）——朱天文近期作品中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表征或许也别有来源。花的形貌或香味也许类似，然而假使是开在完全不同种属的树上，或许也不能轻忽其根源罢。

不管怎样，胡兰成的文化教养和她们写作起步之初给予的期许都没有白费，朱天文天心都从“前八十回”一路写到

---

<sup>①</sup> 朱天文朱天心常用的典故，包含两层意思：一、昔日的辉煌（如古典中华文学）而今已成往迹；二、残余的宝光仍偶或在留传至今的石头中迸现。见朱天文，1989：17；朱天心，1994（后文以同一个今古生灭的比喻谈同时代人的政治失忆）。

“后四十回”，各自透过书写去“修行”，也正如胡兰成所预言的，她们二人开出完全不同的“后四十四”景观；在朱天心以写作（不限于小说）积极的介入当代的意识形态争议以致浑身硝烟炮火的同时，朱天文毋宁是缄默的，《荒人手记》对她而言已算是介入最深的了，看来她的关切也不在这些易逝的、流变的“现象”，而是一些更为“本质”的事物，以超脱于俗世。尘世虽浊，一场大雪之后，“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荒人手记》的华丽符表正宛如一场畸色的大雪，以华靡素朴，洁癖的叙事，森严的“宝石切割原则”。书写的物质性于她，华丽洁净为其本体，《荒人手记》因而犹如一座精雕细琢的神殿，她以信仰的虔诚去构造之。古中国文化符码、中国文字、日神信仰，共同构成了她这一支神姬之舞。其色相，其身姿，犹如老中华远古部落的图腾或纹身。而她所引述的《忧郁的热带》中关于部落纹身一段评注恰可看做是她的“神姬之舞”的风格宣言：

卡都卫欧妇女的图画艺术，它最终的意义，神秘的感染性，和它看起来无必要的复杂性，皆为的是解释一个社会的梦幻。一个社会渴望要找一种象征，来表达出

此一社会可能或可以拥有的制度，但这个制度却因迷信的阻碍而无法拥有。现在，美女以她们身体的化妆来描绘出社会集体的梦幻。她们的纹身图案乃象形文字，在描绘一个无法达成的黄金时代。她们用化妆来颂赞那个黄金时代，因为她们没有其他符号系统能够来表达，所以那个黄金时代的秘密，在她们袒裸其身的时候即已显露无遗。(44)

纹身、文字、图案——身体与书写，书写与服装与制度（象征系统、政治）、欲望、梦想，都有着隐喻及象征上的联结，它们不过是神话思维逻辑的不同展现。做为朱天文早期信仰的隐喻式再现的书写实践从而便是对一已逝的黄金古典——“日神时代”？“伟人时代”？——的召唤，但也源于她个人存在之必要。

## 八、结论：化石，还是神像？

前面以相当大的篇幅进行芜蔓缠绕的讨论及“溯史”，为的是站在理解作品及尊重作者的论释立场，尝试勾勒出朱天文本身赋予作品的有效理解脉络，以做为任何可能的外加议

题的参照。而所谓的“溯史”其实是借由追溯朱天文创作的历程以理解她作品中的个人思想史、个人思想的渊源、世界观、美学观的基柢等等，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作家而言，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因为它们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决定或制约了她的书写形态和表征。有趣的是，在“溯史”过程中其实找不到本文第一节所假设的（世界观断裂的）“化石见证”，找到的却是足以证明作家信仰的一尊神像：胡兰成。换言之，尽管历经政治解严及大环境的急遽变化，朱天文的世界观并没有象朱天心那样产生严重的断裂，而是不断的借由书写来强化及精粹化她的早期世界观。这也可以回头解释何以胡兰成并没有对朱天文提出他对朱天心提出的“后四十回”的问题：始终在胡兰成的人文体系中安身立命的朱天文，一直都恪守着胡兰成一直强调的“礼仪之美”（胡兰成，1991：125）而“不逾距”，并没有因人世的变迁而陷入信仰上的危机。胡兰成的“先见之明”终因弟子之“谨从师教”而得以证其为真。

当她受教时正值青春期，而已近晚年的胡兰成对她而言不啻是智慧老人：饱读诗书，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传奇的身世（甚至曾经和她父亲口中的创作女神张爱玲有过一段情），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化为一颗种子，历经一段长时间的抚

育，一直到《世纪末的华丽》及《荒人手记》才见其规模，各具格局，终于绽放为一树繁缛之花。分别而言之，《世纪末的华丽》只让人见其诡秘璀璨之色相，论者仅就表相立论，莫不奉为当代台湾（后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经典，殊不知它别有幽深的文化根源——一种反西方的、与西方的什么主义无关的中国文化中心论下的美学逻辑。《荒人手记》中一再宣称的雌雄同体、它的阴性论述在容格的血肉下也深深的埋藏着胡兰成的骨殖。由于《世纪末的华丽》用言方式的特殊（基本上是对象语言），不易穿透，唯有经由《荒人手记》中的论辩才得以见根核，从前数节所引胡文与朱文的对照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们在文本及观念上是多么的血肉相连，多么的亲密，因而《荒人手记》其实也就是朱天文对于“兰师”的致敬致祭之文。所谓的“对神而舞”的“神姬之舞”，它所“对”的“神”不是别的，即是胡兰成。然而也正因为朱天文太过遵循胡兰成的教诲，使得像《荒人手记》这么一个同性恋题材的具体的肉体色相及具体的做爱细节、其体液、气味、声等等都被阉割、净化，以美学为其遮羞布，情欲之实相于焉不见。做为告解者之忠实倾听者的朱天文，在掌握了这根笔权杖之后却一跃为神父，赐予罪而轻易的借由美学让他获得救赎，在操作上，显然置同志的主体性或对象性于不顾，而



阉割告解者的性倾向 (sexuality), 而“我写故我在”, “我”的观念、感性、意志凌越了一切。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危机的征兆, 因为她已毫不保留的摊开了底牌。是持续开发胡兰成留下的精神遗产, 在他的神殿旁建立一座自己的楼宇, 还是跳完这一支舞之后另起炉灶? 会不会从此格局已定, 难创新局?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然而, 一个有信仰的写作者, 亦如任何形式的信仰者, 选择了怎样的神, 往往也就选择了怎样的庙。

(本文作者为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九九六年

## 引用书目

- 王德威, 1993, 《华丽的世纪末——台湾·女作家·边缘诗学》, 见《小说中国: 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 麦田出版公司。  
朱天文, 1977, 《乔太守新记》, 皇冠出版公司。  
朱天文, (1979) 1989, 《淡江记》, 远流出版公司。  
朱天文, 1981, 《传说》, 三三书坊。  
朱天文, (1983) 1989, 《小毕的故事》, 远流出版公司。

- 朱天文, (1984) 1989, 《最想念的季节》, 远流出版公司。
- 朱天文, (1987) 1989, 《炎夏之都》, 远流出版公司。
- 朱天文, 1989, 《悲情城市十三问》见《悲情城市》(侯孝贤电影, 吴念真、朱天文剧作), 远流出版公司。
- 朱天文, 1990, 《世纪末的华丽》, 远流出版公司。
- 朱天文, 1992a, 《日神的后裔》, 《联合文学》第八卷十一期, 9/1992。
- 朱天文, 1992b, 《自问》, 《联合文学》第八卷十一期, 9/1992。
- 朱天文, 1994a, 《荒人手记》,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 朱天文, 1994b, 《奢靡的实践》。朱天文, 1994a。
- 朱天文, 苏伟贞, 1994, 《情欲写作: 身体像一件优秀的漆器》,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0/11/1994。
- 朱天心, 1994, 《去圣邈远, 宝变为石》,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1/1994。
- 朱伟诚, 1995, 《受困主流的同志荒人——朱天文〈荒人手记〉的同志阅读》, 《中外文学》第二十四卷五期。
- 李盐冰, 1994, 《朱天文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中国时报·时报百万小说奖特别报导三》, 13/6/1994。
- 李维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1989, 王志明译, 《忧郁的热带》, 联经出版公司。
- 林文珮(记录), 1994, 《寻找今天的红楼梦/走入长篇小说的殿堂——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决审纪实》,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0/11/1994。
- 胡兰成, 1980, 《新版代序》, 朱天文, (1979) 1989。
- 胡兰成, (1954) 1991, 《山河岁月》, 远流出版公司。
- 胡兰成, (1959) 1991, 《今生今世》, 远流出版公司。
- 胡兰成, (1968) 1991, 《建国新书》, 远流出版公司。
- 胡兰成, (1979) 1991, 《中国的礼乐风景》, 远流出版公司。
- 胡兰成, (1979) 1991, 《禅是一枝花》, 远流出版公司。
- 胡兰成, (1980) 1991, 《中国文学史话》, 远流出版公司。
- 胡兰成, (1981) 1991, 《今日何日兮》, 远流出版公司。
- 胡兰成, 1991, 《革命要诗与学问》, 远流出版公司。
- 施淑, 1994a, 林文珮记录, 1994。
- 施淑, 1994b, 《文化工业下的个性店》, 朱天文, 1994a。
- 袁琼琼, 1984a, 《天文种种》, 朱天文, 1984。
- 陈万益, 《说贾宝玉的“意淫”与“情不情”——脂批探微之一》, 《中外文学》第十二卷九期, 2/1984。
- 张爱玲, 1944, 《自己的文章》, 李凤仪编, 《张爱玲散文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 张爱玲, 1983,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李凤仪编, 《张爱玲散文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 张诵圣, 1994, (高志仁、黄素卿译), 《朱天文与台湾文学及文化的新动向》, 《中外文学》第二十二卷十期。

- 张诵圣, (1988), 1995, (古佳艳译), 《袁琼琼与八〇年代女作家的张爱玲热》, 《中外文学》第二十三卷八期。
- 张启疆, 1994, 《“我”的里面有个“她”——专访朱天文》,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4/6/1994。
- 黄锦树, 1993, 《从大观园到咖啡馆——阅读/书写朱天心》, “第二届台湾研讨会论文”, 中正大学, 5, 6/11/1993。
- 杨照 (詹恺苓), 1991, 《浪漫灭绝的转折——评朱天心小说集〈我记得〉》, 《自立副刊》, 7, 8/1991。
- 杨照, 1994, 《两尾逡巡回游的鱼——我所知道的朱天心》,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 21/1/1994。
- 杨弃, 1994, 《知识论述与生命的奇奥对话——读〈荒人手记〉》,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3/11/1994。
- 詹宏志, 1990, 《一种老去的声音——评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 朱天文, 1990。
- 詹宏志, 1994, 钟云整理, 1994。
- 刘大任, 1994, 《逃不出的荒原——我读〈荒人手记〉》,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2/11/1994。
- 刘亮雅, 1994, 《朱天文近期作品中的国族、性别、情欲问题》, 《中外文学》第二十四卷一期, 6/1995。
- 钟云 (记录整理), 1994, 《在孤独的月夜里歌唱——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荒人手记〉、〈沉默之岛〉新书发表会座谈记要》 (詹宏志、朱天文、苏伟贞等),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9/11/1994。
- Foucault, Michel,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Language, Counter – Memory, Practi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29–52.

## 朱天文作品出版年表

乔太守新记	小说集	1977	皇冠	
淡江记	散文集	1979	三三书坊	(1989 远流)
传说	小说集	1981	三三书坊	
小毕的故事	散文集	1983	三三书坊	(1989 远流)
最想念的季节	小说集	1984	三三书坊	(1989 远流)
三姊妹	散文合集	1985	皇冠	
炎夏之都	小说集	1987	时报·三三	(1989 远流) (2001 上海文艺)
恋恋风尘	电影剧本	1987	三三书坊	(1989 远流)
悲情城市	电影剧本	1989	远流	(2001 上海文艺)
世纪末的华丽	小说集	1990	远流	(1993 香港远流) (1999 四川文艺)
朱天文电影小说集		1991	远流	
下午茶话题	杂文合集	1992	麦田	
安安の夏休み	日译小说集	1992	筑摩书坊	
戏梦人生	电影剧本	1993	麦田	
荒人手记	长篇小说	1994	时报	
好男好女	电影剧本	1995	麦田	
花忆前身	小说集	1996	麦田	
世紀末の華やき	日译小说集	1997	纪伊国屋书店	
极上之梦	电影纪录	1998	远流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英译《荒人手记》)		199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千禧曼波	电影剧本	2001	麦田	
花忆前身	散文集	2001	上海文艺	
Anthologie de la Famille Chu (法译《朱家选集》)		2004	Christian Bourgois	
画眉记	小说集	2005	广州花城	
最好的时光	电影作品集	2006	山东画报	
荒人手记	日译本	2006	国书刊行会	
巫言	长篇小说	2008	印刻	
剧照会说话	图文集	2008	印刻	
朱天文作品集		2008	印刻	